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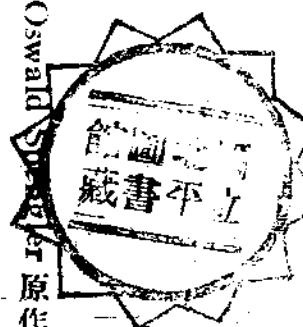
11 JUN 1934

國際時報

六卷二期

凱撒的再來

(Oswald Spengler 原作)



太平洋上暗雲中之兩道光線
蘇俄階級制度之復活
東京漫談

不勝今昔
之感

東京漫談

列寧傳

托羅茨基著 韓起譯

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 國際書局印行

實價一元五角

二十世紀是傳記的時代。而現代負有國際聲名的歷史人物，國內除了有過甘地傳，慕沙里尼傳，馬克思傳之外，其他名人傳記有如列寧傳白里安傳等，至今尚付缺如，本社有鑒及此，特約專家家翻譯，以收稿遲早為序，編為本社國際人物傳記叢書。本書係出自被蘇聯放逐之要人托羅茨基手筆，國內讀者有讀托氏自傳者，當知托氏文筆之秀美豪放，善於舞文弄墨為不虛。書分上下二卷：從托氏在倫敦認識列寧起至一九〇五年革命止，夾敘火花報時代，與蒲力汗諾夫分裂等章，是為上卷；下卷則敍述十月革命以後，而解散憲法會議，而建立新政府，至列寧死為止。書末並附有大文豪高爾基所作列寧之為人一篇，尤多動人之語。文長約二十五萬字，凡五百頁，並附有不可多得之名貴插畫二十五幅，凡欲研究各人私生，藉欲明瞭時代與個人之關係者，不可不入手一覽。現已三版。

第三期要目

中國今後所需要介紹之西洋思想 宏之

論治哲學（與某君書） 熊十力

意大利國會海軍提案宣言并書後 聶雲台

柏溪隨筆 百海

嚴格軍訓下之廣西學校與學生 谷人

成都教育界片斷（成都通訊） 李安德

客家的婦女 泰史

紹興人的生與死 張載人

每逕一
日其日
均有代
售各大
埠各大
書店均

二 鐵馬集 陳夢家作詩第一種

此集係作者近二年來之新作，清新飄逸勝于『夢家詩集』內附『在前線』一卷，係作者親臨上海中日之戰實地的描寫，尤為難得。作者具有豐富之宗教情緒，其心中熱誠的至善之信仰，發而為勉人忍苦盼候之新希望，吾人讀此可助長自己向上奮進之激勵。

上海開明書店代售，實價洋半元。

國際譯報六卷二期要目

凱撒的再來

Oswald Spengler
陳汝衡

下次世界混戰中歐洲局部的觀測

國家主義狂流中美國的外交政策

太平洋上暗雲中之兩道光線
W. E. Borah
仲 蘭 譯

日本今後對外應取的策略

F. L. Schuman
羅慶那
芳澤謙吉
律

德意志再造霸權的雄圖

亨利·施密特
聖那

慕索里尼的黃禍論

哲夫 譯

巴黎暴動之真相

綺仲 譯

蘇俄階級制度的復活

董樞
Béroud
仲 蘭 譯

蘇俄人民日新月異的奢侈

路易·費舍爾
黎 威 譯

尼采的性格

亨利·萊希特
尼
麗
H. Lichtenberger
六三

人類的社會與螞蟻的社會

John Landon-Davies
張左企
董 威 譯

彗星與我們的地球相撞時怎樣？

左企
董 威 譯

天真爛漫的愛因斯坦

悟
日
九一

斯大林運籌帷幄的生活

谷崎潤一郎
哲夫 譯

辛克萊的轉變

九七
九八

最近蘇俄遊記

Maurice Hindus
素
春
一〇〇

各國賣發財票的實況

鈞
達
一一一

各國教師的減薪苦

悟
日
九一

「肅清」了的德國音衆

禹
一二六

泰戈兒提倡印度都市應表現本邦的文化
各國國民的負擔
不寐四十年
一隻死鼠的代價——三萬五千元
白肉強食

二七
三九
四五
七八
八一
八七
九〇
九九

半月來的世界

一

國際譯報編輯部啓事

近接收外界紛紛來稿，並函詢本報是否容納外稿及投登辦法，本報于外稿向極歡迎，際茲內容日在刷新擴充之中，尤盼各方多切實指教，並寵錫鴻文，皆虛心審閱，斷無抹煞之理，爰訂左例規條爲投稿者之參考：

一、本報取材或自單行本或自雜誌，但普通書報文字，往往拖沓蕪雜，若非特別佳作，不須逐字全譯，祇領會其精義，儘可刪繁就簡。

二、唯恐譯者疏忽，刪繁反致漏去精義，一篇文字未譯之前須先作簡括之綱目(outline)，與譯稿同交到，綱目雖不刊登，但字數亦計稿費。

三、來稿每篇至多勿逾五千字。（特別佳作，自在例外）

四、於每篇中要旨所在，旁加密圈，綫索呼應處旁加密點。（勿

濫）

五、譯稿每篇前須作百字內容精要的介紹。

六、譯稿須附原文。

七、文稿報酬，悉視內容及譯筆之價值而定，每千字自二元至五元，揭載後每月底結算稿費。

八、來稿經預先聲明，並附足郵資者，如未揭載，可以退還。

九、來稿請寄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國際書局轉本社編輯部。

本報投稿除翻譯外，參考書報自撰亦可。

投稿各欄舉例如：（一）國際形勢（二）各國內部現況（三）各國民族性與文化（四）人物研究（政治家，社會事業家，詩人，文學家，思想家等等，不論過去的或現代的）（五）文藝（詩歌，短篇小說，獨幕劇，書翰，隨感小品等等）（六）書評（有價值之新舊各項著作，介紹及批評）（七）各種軟性文字

凱撒的再來

Oswald Spengler
陳汝衡

Oswald Spengler 歐洲人目之爲『二十世紀的怪傑』，他的『羅成名』，由於在歐戰方酣之中他却靜悄悄的欲「窮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而寫成『西方文化之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一部巨著，出版後轟傳於世。書中大旨講每個文化有它相當必經的過程，現代西歐文化——他稱之爲浮士德文化——學藝燦爛的時期已告終，行見一個相當於希臘之亞歷山大羅馬之凱撒而更偉大的獨裁者出來號令全歐，造成政治上大一統的時代，再日趨於崩潰，乃爲整個有機文化之崩潰。書出傳譯歐美，羣受震動，有屬望之若天人者，亦有醜詆之爲江湖行騙者，但總歸於其才力之不可測，氣魄之雄渾，渠有一言發表，即集首傾聽，資爲談論。

此篇係其最近發表之作，一本前書的意思立論。方今世上最使人發懼的，就是一班人標奇立異，思想和方法太多，結果徒治絲愈棼。Spengler 認爲這都是一般人不能把握現實，且害怕現實，迷亂濫發的遁辭。事實是太雄壯嚴肅了，他們是幹不了的。不久就要產生快刀斬亂麻的人物，把世界奠定，爲歷史必然的結果。篇中許多驚人的言論，幸讀者耐心索解。我們最詫異的，就是上次歐戰告終，世界輿論方以爲民主主義可普遍抬頭，孰知全局形勢轉變有如今日者，Spengler 見於未萌，難道他的預言竟要逐步實現嗎？篇中好幾處更可使我們中國人發深省。

凱撒的再來

凱撒的再來

方今白色人種裏，能有一個人，看清世界大勢嗎？能把潛伏在各民族中間重大的危機認清嗎？那些都市裏已受或未受教育的民衆，讀新聞紙的人，投票選舉的人——選舉者和被選舉者在質上講來實在沒有什麼區別——我都不願提他們，我所要提的，是指那些沒有毀滅的白色國家裏的統治階級，和活在世上的政治家；以及在政策上，經濟上，軍事上，思想上一班真正的領袖。我要問一聲，可有一個人對於他的時代，他的本洲，他的國家，和他自己活動的範圍，能透視一切嗎？

我們生在極重大的時代。當前歷史時代驚人的動力，不但把歐洲西部的浮士德文化（The Faustian civilization），並且把整個世界的歷史，都造成最宏大的地步，實在要比凱撒和拿破崙的時代，格外偉大，格外怕人。可是被這偉大命運激盪的人類，却是盲目不過，一任命運的升沉和毀滅！這裏面有誰對於他們內外所受的影響，看得清楚，並理解其意呢？也許有的是明哲的中國或印度的老人，心裏有了上千年積累的智慧，正在那兒默然會意的注視着世界大勢罷。

至於歐洲西部和美國的判斷和方針，是多麼的膚淺，狹隘啊！美國西部當中的居民，除掉紐約和舊金山以外，還知道什麼？不必說法國的鄉曲，就像一個中等階級的英國人，對於大陸上政治潮流，又有什麼概念？對於他命運進行的方向，有誰知道什麼呢？我們所有的祇是許多荒謬的標語，好像『戰勝經濟危機』，『了解各民族』，『國家的安全和自足自給』等，想舉這些標語口號，在一兩代

(generation) 時間以內，藉着『繁榮』和軍縮的方法，去戰勝禍患。不致受國外的反響。

一般人害怕現實(dread of reality)，這點我們白種人是全有的，不過很少自覺或全不自覺罷了。這是高級文化裏面辛苦工作的人精神輕易的表現，這種人住在城裏，和農民鄉村隔開，因此對於命運，時間，死亡，也不能獲得天然的經驗。而且思想過分敏捷，慣喜對未來和過去爲永久的沈思，而當前目覩的事物，以及不得不覩的事物，反弄得不能忍受：比如種種不愜意的事件，慄理的機緣，和許多世紀以來發生的慘酷歷史真相皆是。

這種地方便是住在城市裏的人最不能堪的。因要逃避歷史，便有遯世不問的，有熱心信仰一種主義的，也有自殺的。好像一隻怪異的駝鳥，他把頭埋在空想和怯懦的樂觀(cowardly optimism)之中：事實雖然如此，可是我們不當這樣做，做了便是錯誤啊。黑夜我們在樹林裏唱着歌，原因就是我們心中害怕。同樣的城市裏怯懦的人，因着恐懼，反而大聲疾呼的對世界表示樂觀起來。事物的本真，人們如今不復能忍受了。

未來的事是不容易知道的——與其他文化互相比較得來的，祇是未來事實的一般形式，和在各時代裏的進行而已——這是確切不移的了；可是操縱未來的勢力，還是過去的勢力。這些勢力便是：強有力者的志願，健全的本能，種族，權力和佔有的欲望；至於正義，幸福，和平——這些夢想，始終

亂世的導來

是夢想——好像在上面徘徊，不生什麼效力的。

進一步說，自從十六世紀以來，在我們文化裏，大多數的人對於世界政治經濟複雜的情勢，已不能獲得普遍的見解，或將裏面的動力和趨勢把握着。真正的政治家愈過愈少。晚近數世紀歷史上大部分動作，實在是半瓶醋的專家和清客們的成績，邀譽成名而已。然而他們常可依賴人民的本能，做他們的後盾。到了現在，這種本能已變成軟弱，盲目的批評，又大逞其辭辯，結果則真正的政治家，雖然通達，也不能對這種本能加以接受——縱然勉強去容忍的話——並且因了一班自以爲「有智識」的人全體反對，應該去做事也不能做了。

佛雷德立克 (Frederick the Great)便經驗過前一種的反對；俾斯麥差不多經驗過後一種的反對。祇有後代的國民纔能瞭解這種領袖的偉大和他們創造的天才。要知道德國人對於創造的行為，一向是喜歡懷疑，批評，和否認的。像與英國生活挾以俱來的歷史經驗，以及習慣的力量，他們簡直沒有。德國原是詩人及思想家的國家，如今漸漸成爲胡言亂語和迫害者的國家（按此處係指德國迫害猶太人）。

我們還生在唯理主義時代 (the age of rationalism) 裏，這個時代自十八世紀起始，現在快要結束了。不管我們知道不知道，或是願意不願意，我們已做了裏面的生物。唯理主義這句話雖然人人熟知，可是裏面的含義有誰明白呢？我認爲這原是都市智識階級的倨傲，他們忘了根本，沒有堅強本

能的指導，因此對於過去磨練的思想，和古昔農民的智慧，都抱着輕視的態度。現在是人人會讀會寫的時代，所以個個都要發表意見，自以爲『有智識』。這種人的心思迷因於許多概念——那些本時代的新偶像——並且就這樣遠在瞎操心思起來。他們說：『這個世界不好，我們要把牠改善；讓我們擬一個計劃，去建設一個較好的世界罷！』

這班智識階級，認爲天下無難事，世界上一切總可以實現，一點可以無庸懷疑的。並且提出『人類進化』的標語，現在竟然異口同聲起來。凡對於這點懷疑的人，他們便目爲守舊派，邪教徒，或是缺乏民治精神的人：快快滾開去！這樣，『智識』的倨傲，掩蓋了恐懼現實的心理，其流弊全由於不灼知人生的一切，以及精神的貧乏，缺乏敬仰，脫離了現實世界的癡愚所致——像這種忘記根本的都市的『智識』，再沒有比牠更蠢笨的了。在英國的公司裏和俱樂部裏，稱這種做常識（common sense）；法國的沙龍裏，稱牠做生氣（esprit）；德國的哲學家研究下來，又說牠是純粹理性（Pure Reason）。這種文化上費立斯頓（cultural philistine）的淺薄樂觀主義，對於基本的歷史事實已經無所顧慮，反開始加以蔑視起來。每個『有智識』，自作聰明的人都想把這些歷史事實吸收在他的計劃裏（實際經驗是沒有的），使這些事實在理論上比原來格外完備，精神上又驕喜其隸屬於他自己，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並不會活潑地體驗過這些事實，祇憑玄想妄測罷了。

這種理論家，因爲缺乏經驗，或者缺乏造成經驗的能力，牢牢的守着理論，結果文字上的表現，

凱撒的再來

競標的再來

便是無數的政治社會經濟的計劃和烏託邦，實際的表現，便是熱烈的組織團體，而這些團體，自身成爲目的，因此產生了『分部政治』，『專家政治』，縱然不因自身的空洞不實而崩潰，亦必把目前的秩序摧毀。唯理主義說到究竟，祇不過是批評，批評家正和創造家相反；他解剖了又去拼合；根本不知有孕育和產生。所以他的工作總是矯揉造作，缺乏生命，一經和真正生命的接觸，便把生命賊害了。一切的制度及組織，全是紙上的產物；他們雖然井井有條，却是荒謬不過，僅僅存在於所寫的紙上而已。在盧騷和康德的時代，這種程序已經起始，他們運用了哲學的理論，結果則失於籠統；到了十九世紀，便化身爲科學的假設，附帶了許多科學的，自然的，達爾文的方法——社會學，經濟學，唯物史觀的歷史——結果到了二十世紀，又在許多問題小說和黨政計劃的文字產物裏，迷失了道路。

三

可是我們不要弄錯；唯心論和唯物論都是裏面相等的部分。他們一直都是唯理的，康德和福祿特爾(Voltaire)哈爾巴虛(Holboch)一般，諾瓦利(Novalis)和普魯德洪(Proudhon)無異；解放戰爭(wars of Liberation)的理論家與馬克斯正復相同；再說到唯物史觀，不管牠的意義和目的是『進步』，技術，『自由』，『最大多數的幸福』，或藝術，詩歌，思想的昌明，總和唯心的史觀很相類的。在唯心唯物兩種理論裏，他們共同的缺陷就是不曉得歷史的命運全仰仗於剛強的魄力。人類的歷史，乃是戰爭的歷史。

浪漫主義，因為缺乏了現實的感覺，也是唯理一流的表現，正和唯心唯物論一般。事實上他們都有密切的關係，無論在政治的浪漫主義者或社會的浪漫主義者裏面，這兩種思潮的分界線，是不容易發現的。在一個很顯明的唯物論者裏面，會隱藏着一個浪漫主義者。浪漫主義者對於別人冷酷，淺薄，有條理的意向，雖加以嘲笑，可是他自己也有同樣的意向，同一的倨傲。浪漫主義實在不是強有力本能的表現，反過來說，乃是軟弱的與自憎的智力。這班浪漫主義者全是幼稚不過；他們長遠是逗留在兒童時期（或許永遠如此），沒有力氣去批評自身；惟受了不健全的改革社會觀念的促進，社會是太雄壯嚴肅了，他們是幹不了的。而且要圖改革，他們又不是用着刀和手槍去幹，祇是靠着唱高調和詩的學理而已。

許多自強不息的青年（原文作 *everlasting "youths"*），著者係指一班好談政治的活動分子，頗示譏諷），入世尚淺，沒有絲毫的經驗，或許連求經驗的真正欲望都沒有，祇在那兒對政治作空談，舞文弄墨，受了徽章制服的激動，瘋狂的堅持着一種理想。有一種社會的浪漫主義，存在於唯情的共產主義者裏，又有一種政治的浪漫主義，把選舉統計和國民大會中演說動人，認做赫赫的事業，還有一種經濟的浪漫主義，遺下了許多病態心理的燦爛學說，簡直對近代經濟的內形一點都不知道。這班人只能打總混在羣衆堆裏有感覺，爭求道夥，道夥一多，就可麻木了自己虛怯的感覺。這就是他們所謂的『戰勝了個人主義』(*The Overcoming of Individualism*)。

凱撒的再來

凱撒的再來

他們溺於情感，有如街市流行的小曲，正和一切的唯理主義者和浪漫主義者一般。就像『民約論』(Contract_Social)和『人權』(the Rights of Man)兩種著作，總是情感時代 (the age of sensibility) 的產物呢。反過來說，柏克 (Burke) 算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家，他曾經力說，『我們要求我們的本分不為我們是人，乃為我們是英國的人。』他這句話是很對的。要曉得這才是實際的政治思想，不是那種縱情任性的唯理主義。近兩世紀來的思潮裏——像自由主義，共產主義，和平主義——都潛伏着這種情感的放縱 (sentimentality)，一切的書籍，演說，革命，係從精神的散漫，個人的輕易，和以往嚴格風尚訓練的缺乏，而發源。什麼『布淇洼』，什麼『平民』，無非妄立名詞而已。對於人事，歷史，政治的命運，都從下脚看上去，就是從地窖窗子，市井，文人的咖啡店，國會，方面來看；不是從高處看，從遠處看。凡屬偉大的事物，有管理權的，優秀的，高出一切的，都遭他們深惡痛絕；所謂建設的意義，是指把一切文化產物打倒，令舉小百姓齊平，除此以外，他們就不瞭解了。方今『人民』一語，就是這樣解釋，因為在一個唯理主義者或浪漫主義者的口裏，『人民』一語，並非指組織完善的民族許多世紀來受着命運的支配與形成，乃是指的一部分愚魯無定形的羣衆 (dull formless mass)，自普羅階級一直到全體人類，個個人都可視為平等。

這種無本的市井智慧快要覆滅了。對於世間事物作最後如實之認識，將湧現斬截的『懷疑者』——對一切理論揣測之意義與價值，它們是否能靠着空洞的煩瑣的徒事批駁的方法，而達到什麼結論

，什麼進步，根本加以否認；這個『懷疑者』是歷史方債才的匱乏，是自由和重申，方證詞固有其利，悉人類實情的炯眼中，他們只告訴事實過去怎樣是怎樣，將來怎樣得怎樣，却絕不齒及什麼『應怎樣』；這個對歷史俱真智識的懷疑者並將開示說，過去文化中亦有相當時期，紛紛羣議具有無上的氣炎，却時期一過便寂無影響了；這個『懷疑者』將力挽人們去尊重世變之事實，現在那事實還是個秘密，只得天生有力的人——他們自身就歷史非他們不成——深心已把握住，他們對種種濫情的計劃和學說系統感難受得夠了。對本世紀將臨到的歷史事實，艱苦地認識，是軟弱而未經鍛鍊的心靈所不堪的。他們憎恨倡說的人們，稱他們爲悲觀者。可是，這堅強的悲觀，絕異於那些瑣屑萎靡的心靈，害怕生命對事物之本真不敢正視，所懷胆怯怯的悲觀。他們那班人所但願的和平快樂，隔絕危險的生活，才是厭倦而疲敵，且只堪想像決無實現之可能。

四

說到方今的國際大勢，我們實在認識不清了。自從美國南北戰爭（1861—5），普法戰爭（1870—1），及維多利亞時代以後，白種人中間的生活和進步，已到了極端和平快樂穩健的地步，在以後數世紀裏，要想有類似的氣象，是不會找到的。凡是生在那時代的人，或聽人講過那個時代的，一定以為那時代合乎規矩，像現今的不靖，全由於破壞了這自然狀態，巴不得再度那樣日子。可是大謬不然，那樣日子也決不會再見了。究竟怎生造成這種不可能的氣象，我們還不曉得。

凱撒的再來

長期的戰爭會把人們的心靈墮落，這句話如屬成立，那麼長期的和平，也沒有人忍受得住的。一八七〇年到一九一四年的大戰時期，就連這時期的追憶，却已經把所有的白種人弄成貪求無饜，缺乏理解，不能忍受逆境了。其結果便是烏託邦的理想，和相互的挑戰，成為今日每個政治煽動家計劃的一部分；所謂挑戰，是指對時代，國家，政黨，實際上對每一個人，都是如此，至於實施起來，可能的範圍，前後的責任，全不去留意。

我們生在一個偉大的時代。在過去和未來的西方文化裏面，這時代是頂大不過。那由 Cannae 到 Actium 的古文明時代 (the Classical age)，從前產生過 Hannibal, Scipio, Gracchus, Marius, Sulla, Caesar 偉大人物的時代，正和這時代相當。過去的世界大戰，不過是未來雷霆裏第一次的電光碎磚，而這預定的雷霆，正在這世紀通過呢。以往在 Imperium Romanum 開始時是怎樣，方今世界的形式，也正在那兒根本改造起來，至於大多數人的志願，以及牲犧者的人數，那是不管的。

可是有誰了解這點呢？有誰去問呢？有誰以為生在這個時代，目擊一切，引為榮幸呢？這時代誠哉偉大，然而裏面的人民，却是微末不過。他們不論在政治舞台上，或是實際生活裏，不再能忍受不幸的事了。他們是疲憊可憐不過，眼巴巴的想在這些無聊的新鮮玩意裏，獲得一個圓滿的結果。可是以往把他們投在太平時代的命運，現在却捉住他們的衣領，不管他們願意不願意，是要順着必然的趨勢向他們硬幹。一九〇〇年庸夫的保障已沒有了。

危險的生命，就是真正歷史的生命，又臨到世間。每一件事物好像已在那兒錯過，凡能冒着危險，鼓起勇氣，看出事物的本真並且加以接受的，這種人纔算有價值。現在時代快來了——已經來了——思想情懷軟弱的人，是沒有插足的餘地。那數世紀來潛伏在盧比文明 (*rupee culture*) 下面的原始野蠻行動，因着文明 (*culture*) 結束，文化 (*civilization*) 開始的緣故，又覺醒起來；尚武的精神，要把唯理主義的舞弄文墨時代棄如敝屣，那始終一貫的種族天性 (*race-instinct*)，要創立一種新生活，與書本的生活大不相同。在歐洲西部的農民裏，這種精神依然發旺，美洲的沼地，和產生征服世界者的亞洲北部大平原，那兒也有這種精神。

五

凡不能經驗逆境和忍耐逆境的人，不配在世界上有名望。除非這個人能經驗歷史的實況，他纔能創造歷史——所謂實況，就是崇拜功利者眼中的無意義，無目的，無規矩，淒慘可憐，以及受命連支配的種種不良現象。人世的高下之分從此開始了。個人的生命的價值是要自身肯定的：其中的關鍵，就在他是否願意逃避歷史，或投身於歷史。歷史對於人類的邏輯是不措意的。雷雨，地震，鎔岩：這都與世界歷史事實最接近的東西。國家或許沉淪，文明久遠的古城市或許焚燬，可是地球還要圍繞着太陽行走，行星依然走他們道路。

人類是肉食獸。這句話我要反覆申說。一班類似的道德家和社會倫理者；祇是斷了牙齒的肉食獸凱撒的再來

凱撒的再來

，他們厭惡旁人，是因為人家的攻擊，而他們自己聽胡不過，會避免這種攻擊的。你們試瞧他們一下。他們沒有氣力去讀戰爭的書，可是羣聚在大街上，要目觀那不幸的事，讓呼號和血液在他們神經裏流動。

這點如屬言過其實，他們可以在影片上或畫報上，去飽覽那種奇觀。我講人類是肉食獸，我是侮辱人呢？還是侮辱獸呢？要曉得大的肉食獸乃是高貴的生物，在同種中算是頂完美的，像人類因弱點而生的道德上之虛偽，他們是沒有的啊。

人們大喊着『不要再有戰爭』——可是他們希望階級鬥爭。一個殺人的人因犯罪受刑，他們是氣憤之至，一個政治上的仇敵被殺害了，他們反暗自喜悅。像共產黨的屠殺，他們有什麼反對嗎？鬥爭原是人生的根本事實，牠就是人生，那頂可憐的和平主義者是不能將他自己內心好戰的快樂根本剷除，這一定無疑的了。至少在理論上說來，和平主義者要和反對和平主義的人開戰，把他們殲滅。

所以我們愈進到浮士德世界（Faustian World）裏面，在歷史事實上誰爲刀俎，誰爲魚肉，便愈覺分明。近數世紀來，一班世界改良家（World-improvers）已到了窮途末路，留給世間做紀念的乃是無數的字紙。凱撒行將出來接替了。高壓的政策，就是一種可能的技術（The art of the possible），便要重立永久的威權，牠不受一切制度和學說的束縛，自身便是事實的裁判官，藉了這些事實，牠便能統治一切，整個的世界緊緊夾在牠的雙膝之中，好像一個會騎馬的一般。

——譯自 The American Mercury 二月號——

下次世界混戰中歐洲局部的觀測

Drieu la Rochelle
人

從前我們談到時世之推移，茶餘酒後，往往程度很飄灑只感覺是一件散心的事。當時生活較平靜而單調，談到未來根本用不到認真。世界局勢日趨緊張，稍有思想者腦裏亦引起急劇變化，今日直問未來如何，那總是嚴重的，使人頭痛的了；欲事解答，再不能徒恃想像，須切實的分析，估計，求焦點，推測最大的可能。

Drieu la Rochelle 是法國戰後很有權威的作家，他最近興趣轉注於世界政治經濟的研究，在本篇中測度歐洲戰爭的危機，很短的篇幅中却論盡了各方面的形勢。他預料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鬥爭，更也許加入新民主主義之三角鬥爭。靠蘇俄的地帶必被赤化；法國初則協助俄國，而最後則必轉向法西斯蒂。他更推測歐洲的戰禍只是遠東更大更早爆發的戰禍之蔓延。世界大混戰的結果，行見最強大的民族起來獨霸，其他的民族都失去自由，（正如今日各個人之在有些國內早失了自由），一聽它的主宰。

本篇原題為『下次世界大戰』，因論歐洲方面特詳，改今題。按 Drieu 論世界大勢如此，我國所處的地位也就不難想見。這片廣土這個沒有組織的人民，也許有人想因為無從參加現代戰爭而一方面受犧牲輕些，這却是沒有想到現代世界作戰如著一局圍棋，總要全盤走盡了子，然後加緊的殺。不見我邊疆自己不管，人家却已代爲一着着的在布置了嗎！

下次世界混戰中歐洲局部的觀測

下次世界混戰中歐洲局部的觀測

卷六第

一

大戰將在五年之內爆發。德法相猛撲，法國獨自應戰，則必敗無疑。試看今後數年，德法實力之比，有一個年少的法國人，就有兩個德國重行武裝的壯丁。所以，同時必有旁的國家參戰。

英意是不能坐視法國難堪而不救的。英國自知其超然離立的形勢已成過去；所謂大不列顛帝國，若從政治上經濟上着眼，還只是夢想中的烏托邦，欲憑歐洲以外的力量來抗拒德國大陸上的稱霸，是不可能的。奧地利亞，加拿大，非洲南部，都太遠了，且他們各有自己的正經。日本在太平洋上掀風作浪，或印度免不了的革命一旦發作，則上述三片領土都會兀兀搖動。那麼英國勢必和同種的美國聯盟，美國也時時探視太平洋那一岸驚人的發展而擔心着呢。並且，日本的橫衝直撞第一個要使全世界冒起火來，歐洲很可能只是被燃着吧了。再談意大利，他是決不會站在德國一面的，明知即使幫他勝利了，難道去做他的藩屬嗎？

再看那一邊，波蘭的行動如何？或謂波蘭是一定反德的。這不然。我發此問，我還看得遠些。試問蘇俄怎樣呢？蘇俄在下次大戰中，無論與日本接戰或否，他的大軍是必向德國進攻的，德國在希特拉之類的人統治之下，在蘇俄感到總比任何別國是一個更大的威脅。以德國跋扈的氣焰，加上工業技術的發達，總是咄咄逼人。而況在德國法西斯黨的半社會主義和蘇俄共產黨的半法西斯主義兩者之間，簡直繼續着兩國帝室時代相互的猜忌與仇恨。我們看雙方都深懷着本國無上的信念，都欲圖擴大宣

傳征服世界，當然都是大戰之煽動者。

爲這個決鬥，蘇俄得厚蓄他的全力，在遠東方面力求避免爲帝室時代所掠得的一些土地輕於作孤注。曩昔所犯的大錯他還切記着，他再也謹慎休將他總共的武力遠越西伯利亞從事殖民地的鬥爭。在那一邊取守勢足矣，得待美國方面的救援。萬一日本奪下沿海省，蘇俄也只在西伯利亞佈置應戰。

蘇俄是必然率全力進攻德國的。無論波蘭與德國同道或否，蘇俄總先侵入波蘭的國土。就在這裏，可決定下次大戰之性質。蘇俄將不管結好或結怨，跨過波蘭及諸斯拉夫隣國的邊境，入據波羅的海沿岸諸邦。在這些地方，或由於莫斯科的命令或否，必然建立蘇維埃的政制。

蘇俄此舉得勝是意料中事，因爲波蘭一九一八年所包攬的土地太多了，隣俄諸區多是烏克蘭，白俄及林沙的民族。炮聲一起，這些人民馬上會叛變的。蘇俄儘可從工業的軍備的見地說他弱，他強却強在充滿少年奮發的精神。

蘇俄軍隊進佔羅馬尼亞是更容易。那麼，他會不會長驅而至巴爾幹半島，直搗中歐呢？事前，各方面的反攻亦起來了。

波蘭和羅馬尼亞會日與德國接近。東歐資產階級寧願受德國法西斯的征服，却害怕赤化。

戰事一起，德國最吃緊，吃緊至少不減一九一四當年。他決保擋不了羅馬尼亞和波蘭的全境。這時他才得感謝凡爾賽條約，給他預備下緩衝的小國，先一抵擋共產主義的狂流。德國處理自身的防禦

下次世界混戰中歐洲局部的觀測

下次世界混戰中歐洲局部的觀測

雖非易易，在歐洲資產階級的心目中他却做了排開共產主義的長城。事先，定可看到歐洲各處——連法國，興起法西斯的爲德國助聲勢的團體。

一般人果把社會階級之區別看得比國族之區別還重嗎？我們不久就要看個明白。再次歐洲大戰比諸前次當更確鑿是社會間並且民族間的爭鬥。

二

下次大戰當是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間拚死的決鬥。這個爭鬥，將使夾持在反民主的莫斯科和反民主的柏林間的西歐資產階級不得不將民主的招牌從此拋却。既拋却民主招牌，那麼他們選擇做準蘇俄的共產黨，還是做準德國的法西斯黨呢？德國屈伏於西歐的資本主義者，同樣亦會屈伏於蘇俄。西歐的軍隊而進佔德國，德國馬上就要赤化。西歐軍隊必肆猛攻。但究竟他們是否能持久戰是問題。法國的資產階級對德國深惡痛疾而必欲置之死地，難得自身爲共產主義擴張聲勢不成？

設使法軍及其聯軍把德國打敗了，進一步必併力直攻蘇俄。其時對德國全國的敗兵化什麼工夫去整理？且保得自己國裏尤其是有色軍隊不鬧亂子嗎？法國而與蘇俄聯絡打德國是冒險的，打勝了危險反而更大——簡直全歐洲連英法兩國都有赤化之虞。那麼，法國的資產階級不是要和波蘭的資產階級一樣，雖則震於希特拉上台時的威嚇曾和俄國簽過約，終究還要改向和德國親善嗎？

法國既知聯俄攻德苦苦的爭持，結果還只落得赤化，那麼，他是否會冒險竟和德國聯盟？難道他

就忘記了傳統的敵意，民族的忠貞，犧牲了辛苦得來並維持至今的與諸小國的友誼，而嘗試在歐洲，在非洲及亞洲的一部份，共德國分享統治的權威不成？這樣不要反受德國的箝制？所冒的險却比赤化更快在目前了。

與德國聯盟的危險，並非我故甚其辭。巴黎方面非待紅軍已臨柏林城下，不會和德國合作的。

目前在法國，聯德聯俄兩種空氣都存在，使大家感到又驚惶又迷眩。人民分敵對的兩派，這樣，很容易在這平靜了好久的社會裏掀起風波。法國的共黨向來是軟弱的，也許因引進它夙向所欠缺的東西——激烈的民族主義的情調，而轉為有力。另一方面，法國的資產階級反而將次發見民族主義並非可專從其中取得生命的呼吸。他們將出於左翼諸君子意料之外，一旦竟然對德作絕大的讓步。這種種眩亂的情勢中結果將轉出一個詭怪的歧途：法國人還是寧做共產黨以免受德國的主宰，還是寧聽命於德國而免做共產黨？英國意國恐亦難逃同樣的遭遇。

三

這個歧途是否已竭歷史轉變的可能性了呢？也許還沒有。也許歐洲有第三個黨團可存在。這一個黨團若成立，必把握住這歧義的困難，而建築在東西新舊民主政體之調協之上，就中亦必包括入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他比希特拉政策之在德國顯然要溫和得多。這個第三黨團將對抗莫斯科並對抗柏林。加入的各分子都須得到相當的處置：諸如斯拉夫諸小國及波羅的海沿岸諸小國，他們對俄對德本感

下次世界混戰中歐洲局部的觀測

着同等的可怕；英法兩國，是不消說的；意大利，他與其助德寧可聯法，對柏林的得勢比巴黎的得勢更惶恐的多。

可是要達到這個目的，法國必放棄新與蘇俄的締約。英意兩國也再不可取遊移的態度。時已太晚嗎？骰子已擲下了嗎？法國不是已犧牲了對波蘭的關係嗎？英意兩國是否還要爲希特拉助威呢？

我們已逆觀這個威嚇歐洲的再次大戰之三種可怕的特徵。第一，這個好像是三種不同政統之排鬥：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和民主主義。其實在明眼人看來，其間兩種是酷肖的且在一起進展的。莫斯科的共產社會主義反對民主，與法西斯主義相同。羅馬和柏林力爭推進國家資本主義，亦正爲趨向社會主義加緊步驟。顯然，迫於事勢，法國的民主組織亦不難一變而爲社會主義的法西斯政統。那麼，再度大戰無非各種牌子的法西斯主義爭相跌仆，各爲其本國的死門。

這次戰爭中每個強國最後都要轉向最初與之似有聯合可能的強國搏鬥——意大利對德國，法國對俄國。再，這個爭鬥將陷世界於大混亂，從劫灰裏湧起一個最強的民族出來專制稱霸。這個稱霸的民族將所向無敵；將權力鎮壓住自己和各國的劫後的領土。民族從此在歐洲更無自由，正如個人則早已失却自由。末了，第三件恐怖就是未來戰爭中所使用軍器之猛烈；單想像這個已使人慄慄危懼。

——譯自 *Living Age* 二月號——

國家主義狂流中

美國的外交政策

W. E. Boran
仲足

本文為美國上議院外交委員會委員長波拉氏於本年一月八日在紐約外交協會中的演辭。大意謂華盛頓傑斐遜所遺的政策，至今仍有存在的價值；他力斥過去的「逃避外交」的無恥。他又以為在今日，國家主義仍佔着世界的大部勢力，愛國心仍不失為人類最高尚的感情。一切的國際主義都不是以國家間的友誼合作為根據，所以它的基礎顯得很脆弱。同時他又聲明他們的政策並不是「孤立」，而是要和一切國家保持和平，通商，友誼的關係。他以為這是美國最精密良好的傳統政策，誰也不能否認的。案波拉為美國有名的雄辯家，他的言論是很有影響的，演辭既布，美外交季刊即為特出號外，其重要可知。我們若把這文和拉迭克最近發表的蘇聯外交政策的基礎一文同時閱讀，（該文在大公報經羅君譯登，）就可見出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外交政策不同之點。

——譯者誌

一切革命的狂潮，完全在破壞着過去。新的世界正待去創造，新的開始應當去努力。前代人們的思想，不復是重要的了，也許甚至有害的。他們的努力，他們的犧牲，也都被視為沒有多少的價值。甚麼那和人民智識道德交錯着的傳統政策，甚麼風俗習慣，甚麼那以鮮血和金錢造成的制度，在革命

美國的外交政策

美國的外交政策

的時候，都當棄若敝屣，而且永遠棄去的。這就是革命的理想。幸而，這種理想是永遠不會實現的。幸而，那經過許多世紀的努力而聚集的產業——物質的，道德的，智識的——是不能破壞的。任何的革命運動決不能完全逃出活潑的過去。傳統觀念決不服從於革命的法令。事物的反映和堅固聯系把人們拉回去檢取破碎的線索，修補脫斷，保留菁華，把臨時性的事物從永久性的事物中劃分出來，然後本着這種堅忍的建設前進，那才是最真實可靠的方法。

華盛頓在他不朽的訣別演說中說：「我們的外交所當遵循的重要法則，就是向別國擴充我們的商業，而盡量限制和他們政治上的繩結。歐洲有着某種的利益，這和我們並無關係，即有也是甚微的！為什麼要捨了我們自己的國家，而伸足於外國的地方呢？為什麼把我們繁榮和平的國運滾入歐洲敵視猜忌的紊亂漩渦中呢？」傑斐遜（Jefferson）也主張同樣的原則，他的解說更為簡單：「和各國保持和平通商及最高尚的友誼關係——不與任何國家訂結聯盟。」

當時這樣宣告的政策在百二十幾年來，仍不失是我國無可駁難的偉大的政策，近年來雖然也有不同意見的興起，但是我敢說誰也不會疑問這個政策的智慧的。沒有這，我們萬不能抵抗立國初期的阻礙。牠和獨立宣言，和平條約，以及合衆國的憲法，實構成確保我們的獨立自由的最重要元素。

在這個政策之下我們充實了力量，解決了國內的問題，登我們的民衆於衽席之上，同時又取得各國的尊敬。在這個政策之下，我們宣布了中立的要旨。我們宣布了門羅主義，立刻獲得國際的尊崇。在

內戰中，我們嚴厲斥責那干涉我們內政的國家，我們的地位也因了採取對外不干涉政策而大大地加強了。共和國勢力的蔓延全世界並不由於海陸軍的威力，却是這個政策所發生的效果。

大戰的爆發招致了對我國外交政策廣泛不同的意見。其要點，大致以爲在大戰所造成的形勢中，我們歷來的外交政策已不適用而應當放棄了。對於世界事件，我們應採取和從前所持相反的態度。不但歐洲遠東的問題，就是遠至天涯地角所發生的一切國際問題，我們也當負責參與。我們決不採「不道德」的中立態度。當是時，國家主義的狂熱減到了最低限度，國際主義成爲至上，統治了全世界。這正像其他的革命一樣，牠完全破壞了過去的一切：牠的傳統觀念，政策，和偉大領袖們的箴訓。

在這個革命運動中，有二派的主張——主張雖不同，目的却一樣。一派深信這條新路徑是最高的、最有益的路徑。深信大戰已深切地改變了人民的心理，而他們正預備接受國家主義的新學說。那學說就是戰爭把人民間結成更和善親愛的關係——換句話，人民已在血的洗禮中獲得了新的生活，而因此受一種新的精神領導着。還有一派，佔其中的大部分，他們願意放棄我們的外交政策，但又並不十分願意，坦直言之，他們顯然懷着遲疑不決的態度。

由於他們這種躊躇政策的結果，他們參與一切國際事件，完全出於「不相干的旁觀者」(uninterested observer)的態度。他們常是從政府中派了一個調查團，像國際間諜似地到各國去探聽關於「別人事業」(other people's business)的一切，我說「別人事業」者，因爲假如這是我們的事業，

美國的外交政策

我們的政府就該授權專員，和其他關係者負共同的責任的啊。這種的舉動實玷辱了我們政府的聲名，受世界的非難結果便使華盛頓偉大的政策遭了萬分的屈辱。如果將來再要有事，我們當根本放棄這種恥辱的逃避的外交政策。如果我們有所經營，我們當以完全的關係人自居而和其他關係者去負共同完全的責任。

那以大戰能賦與我們一個新世界的希望，終於成爲泡影。一個曾懷着這種希望的人，最近說：「當一九二〇年時，我嘗堅決地確信在各方面，世界將經歷一個偉大的國際合作的時期……看看今日的世界，也許仍有人會這樣希望着，但是對於一九二〇年幻想的真實，卻必然地起了疑問了」麥唐納(Ramsay Macdonald)在不久以前的演辭，也說得很明白，他說他正「看着那舞台上的幕後活動着的把戲」。——「一種充滿着黑影的模糊不祥的背景」。他又說國家間相互的信任從來不會像今日這樣的缺乏。講到國際的事件，世界不會變換，遠東不會交換，歐洲也不會變換。各國在平時的擴充軍備，從來不曾像簽訂休戰條約以後的十五年來這樣的劇烈。每年從貧瘠的人民那裏幾乎要吸取五兆的金元以爲下次戰爭的準備。國界在準備着作戰線。舊日的均勢制度又復支配着歐洲。波蘭走廊，上西里西亞，少數民族，遠東的滿洲，凡爾賽和約，國家的不平等以及國際法的基礎等等的問題，促使歐洲加緊武裝警備，而一再地警告着我們國際主義統治的時機還沒有到來。外部的世界是不能解決這些問題的。但爲了求解決，又將點燃火藥庫了。

科學發明的進步和交通方法的改進，使各民族結成密切的關係。歐洲亞洲簡直就在我們的門前。因此我們不能漠不關心他們的問題。我們應當注意關於他們的一切，「接近」使他們的事情成為我們的事情。但是「接近」不能產生公共的利益，或公共的目標或友誼的關係。牠不能消融國家的個體性或增強合作的精神。不能使他們因了接近而減弱了愛國的精神。因此，牠不能消滅戰爭或甚至減少戰爭的可能性。

這是世界的光榮：我們有着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政治概念。標準化只適宜於各種牛，豬和羊等畜類，可不能應用於人類，因為這是背乎神聖的經濟法則的。

反對國家主義的鬥爭已趨消滅了，這是必然消滅的。這簡直是反對最強烈最可貴的感情的。攻擊那種感情是上帝賦與人類的，沒有這文化就將趨衰微以至于滅亡。人類也將降退到野蠻人的水準。人類的個性是那普遍的自然法則的產物。牠交織着無數精密的活躍的力量。任何權力不能變更它講到國家，也是一樣。國際主義，即使它的意義有深于各不同的，完全獨立的國家間的友誼合作，它的基礎終究是錯誤的。

國家主義是國家的驕傲和愛的感情，為任何人所不能避免。從事破壞它的簡直是瘋狂。順着高尚的忠實的和平的途徑去栽培牠，撫育它，像華盛頓，傑斐遜，傑克遜，Jackson 林肯他們所昭示的先例，那才是最遠大的使命，最高貴的職務，這裏以公眾事業聯繫着的男女纔能專志努力，在這裏——

美國的外交政策

個自由的民族纔能確定他們的目標，顯示他們的力量。

像宗教一樣，國家主義的支持，會犧牲了不少的鮮血。它會遭受一切非言可喻的苦痛。但是這種犧牲都是十分值得的。試從紛繁的歷史中抽出一頁去問問波蘭人。腓特烈大王 Frederick the Great 紿福祿特爾 Voltaire 的信說：「現在已以一些墨水和筆桿把波蘭解決了，『百科全書』是不能攻擊圖利的刦奪的。」那是正當他們瓜分波蘭的時候。但是一些墨水和筆桿終於不能解決波蘭的。波蘭雖然亡了國，牠民族的精神却仍存在着。他們雖無家可歸，但在青天之下的任何地方，無不有波蘭人為求自由，反抗壓迫而奮鬥着。波蘭雖沒有了自己的國土，但濃郁的愛國精神仍舊礪礪於各民族的中間。

一百二十年來，波蘭的繼續奮鬥宛如沉沒于政治武力羅網中的生物，終於在歐戰停止時破網而出了。我們也望學掠奪波蘭者的所為麼？就是我們用了滿海的墨水和無數的筆桿吧，我們也不能破壞國家主義的；我們所費的力正和他們一樣的徒然。戰爭誠能施展他破壞的威力，牠卻不能動搖國家主義的精神。

這是毫無疑義的，現在是一個熱狂的國家主義的世界。愛國精神在任何地方流露着。如果對這些國家主義的國家，採取了不適合於他們國家主義的外交政策，那就會遭逢阻礙的。日本採取了這政策他受到反抗了。任是遠東或歐洲，那裏能容受那以國際主義為根據的外交政策呢？魯爾科夫 Corfu 的侵入，滿洲的佔據，都有力地說明着一切的國際合作的策略必須適合國家的實利。以過去察未來，

這將常是這樣的。歐洲在這方面也不會有改變，而我敢說這種不改變於文化上是有利的。歐洲的國家主義的發展，固然替將來投射了許多黑影，但是如果沒有這愛國的精神，歐洲就將陷於不可救濟的無望。其實，國家主義並不一定就是武力主義或戰爭，我們的歷史可為證明。

我向來對於內政問題比對於外交事件還注意，雖然外交政策儘能妨礙我們的內政問題。可是我們的內政問題實在很危急，牠不僅影響於經濟的枯萎，而且對於我們整個的社會和政治的組織有着根深蒂固的關係。舉幾個例，如我們鉅額的公私債款，我們經常增加的稅負（地方的，州郡的，以及國家的）銀行制度問題，貨幣問題，以及財富的平均分配問題等，現在都待我們去設法。世界上沒有方策能使我們達到永久的滿足和永久的繁榮，除非我們把這些問題解決了。

雖然有着這許多的問題待我們去解決，雖然有某種勢力威脅着我們的組織，但我們國家的效能，威名，和強力卻有幾個聰明的領袖和一個一致團結的聰明的民族確保着，那民族，不僅是以憲法和旗幟聯繫着，同時也以精神和高尚的目標團結着。總之，我們國家力量的源泉就是那人民，如果那源泉而缺乏判斷力，熱誠和智慧，那就會不可避免地反映在脆弱的政策和愚笨的法律上面的。因此，我們的外交政策應當精密策定，要使牠能以全國和個人職責的良知灌輸給我們自己的人民，而使他們在道德上，精神上，經濟上團結起來。最近幾年以來，我為我們的各種問題打算着根本大計，我不僅從事救濟政府，也救濟衆生；不僅從事保留現組織，也保留人類的自由；我將宣揚那國家的目標和理想，我

美國的外交政策

將重興那最偉大的真理，就是說民主組織是國民的個人自由和威嚴的唯一希望。我將根據這偉大的目標製定各種法律，形成各種外交內政政策。如果我們希望對內團結一致對外獲得尊敬和權力，除此之外，簡直沒有別的方案。

臨了，我深信那種各國保持和平，通商及最高尚的友誼關係而不與任何國家有政治繩結的外交政策，不特在事實上尊重別國——國無論大小，尤其是洲的國家的主權，同時也嚴禁有類似向別國主權挑戰的文字或行動。但是，一面對我們自己的人民確認重大的義務一面對外國懷着正義而武裝，却是必需的。這樣，對於愛好和平的國家固然仍可保持着和平，但如果有人不要和平，在這種的環境之下我們便有恃而無恐了。

我們並不恐懼，但是我們不能漠然無視。出於人們良知統制的信仰之權，爲了種族從壓迫中求解放之權，都是政治自由的一部，也是民主政治生活所必需之血。這一切，以及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等，都爲個人神聖不可侵犯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根據。也就是我們所根據的。我深信我們是不會不能維持牠的。前顧後矚，深覺我們的過去之可驕傲，我們的前途之有把握，我們將以傳移這種原則給後世作爲的人類和平世界——不僅限於我們的民族，——作爲我們最大的任務。這就是我們至上的義務，我相信華盛頓，傑斐遜和林肯的外交政策將最能使我們擔負起這種的義務，因此，在任何时候，不論其爲亂世或平世，我是始終主張維持這個政策的。

也許有人說這是孤立。這並不是孤立，這是行動的自由。這是判斷的獨立，這並不是孤立。這是自主政治——假如人民不能自由決定究竟將和外國戰爭隔離或竟參加戰爭，就不能有這所謂自主的政治與人締結了盟約或是放棄了戰爭時中立權的人民，也就放棄了他們所有的管理權。在商業和貿易上，我們向來不會成爲孤獨者，而且永遠不會的。在財政上，我們不會成爲孤獨者，也許永遠不會的。當世界有地震饑饉或其他災難發生時，我們就去訪問各種的人類，我們不會爲孤獨者，而且永遠不會的。在促進和平，頓睦友誼，消滅人類疾苦凡一個自主的獨立的民族所當與問的一切事件上，我們不會成爲孤獨者，而且永遠不會的。可是涉及政治的一切事件，不論其爲何種性質，只要能影響我們自由的行動，拘束我們任意的判斷，則我們是自由的，我們是獨立的，我們會成爲孤獨者，而且，我相信，我們將永遠是這樣。

——譯自Foreign Affairs號外——

泰戈兒提倡印度都市應表現本邦的文化

泰戈兒在加爾克答市府年刊的第九期上投寄一文，裏面有一段說：都市是文化有機的表現。印度有許多城市隨着歐風的東漸而變化着，結果在外形上表示十分複雜的狀態，有的確與印度的本來文化相襯影着，有的則完全做徹着歐化了。我們現在要造成一種都市，他恰恰是反映着本國的文化以及藝術觀念，我所希望於加爾克答未來的發展即在於此。

日本今後對外應取的策略

日本今後對外應取的策略

芳澤謙吉
文聖律

本篇中，可看出日本老外交家鑒於日本居今形勢之危險，精心密慮的為國家各方面作打算。外交家的話本來是很難捉摸的，本篇却是對國人竭誠欲打動轉移其心理，為整個國家政策做後盾，語語無虛發。

今日日本在世界上的立場，是非常重大而困難的。以故，我便想檢討日本在現代政治和通商的關係下面是站的什麼立場的問題，同時並想闡明日本應付上述問題的方策。惟在檢討問題和闡明方策之先，我還想有關於處理國家難局之外交工作的根本精神的話說。

我相信今日日本國家的狀態，決不能視為日本國家危機的所在；即使將來或有危機的到來，而亦可于此時講究避免或緩和是種危機的種種方法。講究這種方法的，不待說當然就是日本的外交界了。現在世界各國均在困難之中，日本也有種種的困難。此等困難，既非一舉可以消除，則日本當尋自然之道，發展國力，方為合理，同時這也才是一種安全無缺的方法和手段。對於這種方法和手段，如不幸而有外國來反對，攻擊，或借思想及其他無形手段來侵略日本的時候，日本當然要採取種種適當而嚴厲的措置。所謂戰爭，即其措置中之一種。惟在和平手段未盡之先，吾人決不可以戰；蓋不如此，

不但有背日本武士之道，同時更與第三國實收漁人之利的機會。因為這個原故，所以最近對於日俄與日美關係，世間雖有種種有害事實的謠說；但日本政府，即宜以和平手段處理國交呢。

今試以日俄關係來看罷：在日俄之間，現在果有必須訴諸干戈方能解決的重大問題的存在嗎？不有不有，即以一般人最重視的北滿交涉而論，日本也不過是立于滿洲國與蘇俄聯邦之間服其所謂產婆之務罷了；而况日本外長，近復有北滿交涉即將重新開招進行的表示和言論呢。固然，在這交涉之中，當然含有種種重要的要素；但畢竟則無戰爭的必要。北滿交涉如此，其他交涉或問題亦如此。

但是，在日俄兩國之間，其最難解者究爲什麼問題呢？關於這個問題，不待說當然是要以兩國國體及思想着有差異之點爲其答案的了。現在世間因爲蘇俄抱有種種陰謀，企圖實行世界革命；所以日本國內，便有主張日俄不應兩立的人。這種主張我認爲是一種錯誤。因爲現代的國家，乃是形形色色的，各各都是以其利益爲出發點而言交際的，即云日俄國體思想相違，而亦不無樹立邦交的必要。而且蘇俄之與日本，近在咫尺，如以遠處美洲的美國最近猶與蘇俄恢復邦交的事爲借鏡，則日本與蘇俄的國交，更應繼續無間，非至萬不得已時，不可稍有變更。又在日本國內，還有『蘇俄共產黨則以赤化世界爲目的』及『蘇俄爲達成赤化世界的目的所逐漸進行的五年計畫一經完成，則必針對各國實行其赤化政策』等等的傳說。此等傳說，即令真實無訛，我以爲日本政府在決定政策時，也應以日本國家的利益爲前提，不宜專門注意共產黨的赤化。這就是說，蘇俄的五年計畫，即令成功，蘇俄對於日

日本今後對外應取的策略

本，即令抱有強行赤化的陰謀，日本也可在物質上鞏固其必要的國防，在精神上採取其適當的措置以對抗之。這樣，則豈蘇俄不足畏，即世界任何國家，也沒有可畏的地方了。據此看來，可見日俄之間，現在並沒有什麼嚴重難解的問題，而所謂國體和思想，要亦不過言論戰的題材罷了。

其次我們再來研究關於孕育着一九三五—六年危機之華盛頓條約和倫敦條約的新海軍軍縮會議罷：所謂華盛頓條約和倫敦條約，均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卅一日為滿期之日。惟華盛頓條約，日本政府在本年十二月卅一日如不宣告廢止，則亦可以繼續若干年之久。而且就是倫敦條約，也已決定在一九三五年中召開會議了。在這種情況下，所謂海軍軍縮會議，明年當然是要召集的；而在召集會議之時，日本政府也應十分注意其立場，或國際關係的。關於海軍比率問題，日本海軍當局會有種種不滿意從來比率的聲明；同時，美國海軍當局，據說也有固執從前五·五·三比率的意嚮。這樣，則明年軍縮會議時，日美兩國全權果各以其海軍當局態度為態度，至死不變其主張，其結果，會議必致決裂無疑。到了那個時候，樂觀論者必然這麼地說：會議雖然決裂，戰爭也不至於發生，即造艦競爭，也不會在世界不景氣的現況下惹了出來。果事實而能與樂觀論者的見解相符合，那自然是我們手舞足蹈的；但如由悲觀方面來着想，則亦未有不發生難解的問題呢。這就是說，會議決裂以後，戰爭即令不起，造艦競爭必將猛烈發生，其結果，各國對於日本將愈多猜疑，愈感不安，尤其英美與日本，更將入於勢不兩立的狀態。職是之故，所以我便以為與其特別開會而獲得列國關係惡化的結果，毋寧始終不

開會議爲宜。而且所謂海軍軍縮會議，乃是根據條約而召集的，如在召集以前各國即開始進行其必要的交涉，同時并得着協定成立的結果，即明年軍縮會議停開的結果，則亦可於正式開會時避免着烈國間感情的惡化，即日本方面，也能免掉各種難於解答的問題的發生。

其次須得吾人考究的，便是明年軍縮會議中是否還有遠東問題的提議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在第一次華府會議時，即已有了很嚴重的議論；從而在明年軍縮會議中，當然也有提議的可能。到了那個時候，我以爲下列理由即可充分成立，就是：維持遠東治安的責任，既由日本担负，則軍縮會議，當無議論遠東問題的必要，尤其此次會議，既基於倫敦條約，其於遠東問題，更無議論的理由。

其次則爲南洋委任統治的問題。明年三月廿七日，即爲日本退出國聯名實相符的第一日。那時日本在南洋諸島的地位是否發生變動，現在是不能保證的。如不幸而發生變動，則日本儘可以法理爲爭論的根據。這點也是日本政府所應從長考慮的。

據上所述，可見明年的日本，雖不能說是危機四伏；但外交上却有許多重大問題的發生，這是可以預想得到的。但是日本政府對於明年所將發生的種種重大問題，究應怎樣準備應付呢？據余意，則應一面充實國防，一面進行外交上必要的工作。比如在明年軍縮會議中，其議論海軍比率問題時，日本方面便可竭力主張增率，以副倫敦會議時日本所提出的『一切討美七成』，『八吋砲對美七成』，及『潛水艦維持現有實力』的三大原則，而保國防的安全。惟此三大原則，應由外交當局努力而實現。

日本今後對外應取的策略

日本今後對外應取的策略

而完成，故外交當局對於軍縮會議，實不能不早充分準備。

復次，在日本對外關係中其含有非常重大性的，則爲通商關係。最近各國的財政經濟政策，莫不以其本國的繁榮爲目標，而忘却通商的相互關聯或連環性。明白些說，各國的財政經濟政策，最近已由國際主義轉變而爲國家主義，同時更進而樹立了一種統制經濟的政策。此種鎖國主義的統制經濟政策，自渥大瓦協定以來便愈益強化。以故，日本現在的立場，便益感困難。但雖如此，在一方面，日本製品，既美且廉，且爲世界各國需要者所歡迎，故在現在情況之下，雖則不能恢復自由通商的原則，而日本政府也可與實行統制經濟政策最激烈的國家締結一種以保證一定輸出額爲基調的條約，以擁護日本當前的利益。在他方面，日本政府更可在亞洲諸國，非洲，南洋及南美等處開拓其新天地，以打破日本當前的殼局。本來所謂對外貿易，乃是日本國力發展最重要的因素；故日印會議，雖不能盡滿人意，但可以其爲一轉機，以謀與英帝國其他領土順次進行其圓滿的交涉，而樹立一種完善的通商政策，這是我所最希望的。

最後我還想進一步的，就是滿洲國成功與否的問題。這就是說，滿洲國如果建設成功，不但日美關係可以改善，同時就是中日問題，也未嘗不可迎刃解決，這是我所最願的，也是日本國民所最希望最祈禱的。

德意志再造霸權的雄圖

Friedrich L. S. Gruenau
繆慶邦

本文作者為美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彼在歐勾留八月之久，專事考察德國之現狀，故篇中剖論德國外交內情之透澈，迥非普通雜誌對德作泛論的文字所可比擬。

我人要知道任何國的革命並不能將過去的傳統全部破壞，尤其關於外交方面的事。國社黨領袖在德握得政權後，於國內雖不斷的擾亂着，但他們對外交上的主要目的，在實質上與從前毫無異致。德國自來外交政策的決定，乃根據德國地理的形勢，統治階級的個性及一九一九年後在國際間所獲得的地位。在過去一年中，國際聲譽雖受到嚴重的打劫，可是大陸各國與德國的關係確並無劇烈的變易。現在國社黨的政策所不同於戰後德國的，在國社黨具有進取的新精神新策略及改變了的東進政策。假使德國要恢復在大戰及和會中所失去的威權，這種比較進取的政策是極其須要的。德國外交政策的目的與各國相同，無非要再國際關係中增高優越的地位。一九一九年協約各國想盡方法：限制德國的備軍，剝奪德國的殖民地；課以經濟及財政上的負擔，強之承認其他足以桎梏復興的條款。結果德國一變而為毫無能力的國家。德國在巴黎和約後外交中最重要工作，即在設法打破戰勝國所造成的。

德意志再造霸權的雄圖

德意志再造霸權的雄圖

軍事上及政治上的優勢，企圖獲得權力平衡的境地，從此可以恢復既失的領土，形成新的歐洲形勢，自身重登國際間強國的地位。這是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三年間德內閣政策共同的目的。

德國從前的外交家認外交是和平手腕的運用；但國社黨秉政後鑒於國內暴力手段的成功，認為什麼事都可用暴力完成，於是認過去外交家的格言完全錯誤。彼等認為一種要求沒有充足的實力為後盾，即只有失敗及屈服。德國過去的外交缺乏有力的後盾，於是產生了羅加諾那類的條約。斯蘭撤斯曼必須先接受了德國西疆永遠不變的條件後，方能獲得國聯常任理事，在歐洲始得到強國平等的待遇。尤其德國十四年來和平政策的運用，對於軍事上及領土上的目的確毫無成功之處。這種失敗使幾百萬的德人懷恨着一般政治家的無能，於是國社黨乘機利用人民的心理，興起國家社會主義的狂潮。

國社黨現在不願藉國際組織與各國交往，爭取戰前一般的直接會商及祕密外交。他們示意法國及波蘭，希望開始直接談判，他們小心的祕密的增加軍事設備。他們慾惠羅馬及倫敦當局，企圖組織英德意大同盟，以對付法國。他們和緩的增加海軍設施及運用殖民政策，唯恐引起英國的反感。他們聲明對南梯老爾(South Tyrol)毫無企圖，以和緩意大利的憤怒。

國社黨的政策有如上的更變，而目的方面亦有新的增加。國社黨人員的理想非但要使德國回復到一九一四年的地位，並且要建築一個龐大的大德意志帝國。這計劃的初步，首先須完成德奧的合併，然後併合捷克斯洛伐克，巴爾幹沿海各國以及其他東南地區；只要認為與大德意志有利的，統統要聯

合起來。要達到大德意志主義，其唯一方法要擴張法西斯蒂的勢力，即達到泛法斯蒂的目的（Pont-Fascism）至於策略方面，對國內的猶太民族俄國的波爾雪維克法國波蘭，小協約國的民主政治，加以死力的破壞；對意大利法西斯蒂日本的半法西斯蒂（Semi-Fascist）及匈牙利波爾加利亞等國反政府派，則抱可能的合作態度。這種未來的企圖在演說中報紙上是沒有顯露的，可是他們已將這種大規模的運動滲透到文學裏面去。

這種野心的企圖在德帝國時代早有存在，終因外交的孤立，而一事無成。試看：法國與她東隣協約國始終抱合作靜觀的政策。半死的軍縮會議全部宣告破滅，英國對德原有的同情完全消滅。慕索里尼對德奧合併計劃既不同意，且甚憤怒。奧國在一年前本有願與德國合併的意思，今則視德無異世仇。小協約國加緊相互間的團結。波蘭與羅馬尼亞犧牲與俄爭執的計劃，而簽定俄波俄羅的不侵犯條約，李維諾夫利用了法西斯蒂對世界的威脅，代莫斯科在外交上獲得了無窮的勝利。一般國社黨的外交家處於如此場合之下，一切有效的外交運動完全停止。

於是德國對外交事件只得取雙重的行動，結果形成了德國外交政策的新結構。這種雙重外交的運用，自一九三三年三月後在希特勒政策裏面可以得到許多憑證。希特勒每次公開演說總表示希望和平，希望國際的諒解及協調。可是在他演說詞的後來，處處在打破現存的國際組織。阻礙國際間的可能。合作——退出國際勞工組合大會，拒絕參加國際法庭，脫離軍縮會議，放棄國聯的會員資格。在十四

德意再造霸權的雄圖

年前希特勒等所發表的論文雜誌及報紙中的工作及目的，自國社黨握得政權後，已一一的完成。當然這些預定的工作及目的在過去的一年中決不會變更的。外交上最重要的原則，在一種事件未到它成熟的時候必須嚴守祕密；一待環境已經成熟而有利時，馬上就要使牠完成。

國社黨外文政策的真面目在外長牛賴資的談話間及希特勒的和平演說中是觀察不出來的。我人必須認清羅孫堡的東進政策是包含些什麼，明白國社黨員對世界法西斯蒂抱的什麼遠大態度，然後才能有清楚的認識。國社黨在過去外交政策的運用中，確產生了許多外交上的不良結果。要使這種結果不再延綿，國社黨領袖遂援用二種方法：（1）在國外組織廣大的宣傳機關，而以法西斯蒂及他國反猶太集團為基礎及後盾。（2）藉外強凌之詞以團結國內民族精神；引用國家主義的心理並整備物質原料品，以促成軍事上的優良設備。

羅孫堡主持的外交行政局非特監視外交部在外代表的行動，並且為博得各國對德好感的宣傳機關。希特勒對外宣傳的焦點是英美，對外宣傳的內容是反共產主義及反猶太民族。反共產主義在各國沒有多大的效果，反猶太民族反使西歐民主各國對德的好感完全消滅。各國對德表示友誼程度的深淺，完全要看彼對反猶太民族的態度如何而決定。國社黨過去的外交步驟，使德國條約的主張失去了自由派及其他不滿現狀的人的同情，且引起十數國中的保守分子的注意，認為那種步驟全屬悖謬，其結果陷德國精神上之孤立與外交上之孤立相同。

國。流。血。國。社。黨。運。動。在。國。內。成。功。的。程。度。恰。與。在。國。外。失。敗。的。程。度。相。同。同。時，整。備。大。量。的。物。質。原。料。品，創。設。最。近。的。軍。備。因。為。關。於。這。方。面。的。活。動。全。守。祕。密，德。國。現。在。究。有。多。少。的。戰。鬥。力，沒。有。精。確。可。靠。的。統。計。可。是。魯。姆。(Roehn)將。軍。曾。公。然。宣。佈，除。掉。國。防。軍。外，在。他。統。制。下。的。「政。治。兵」(Political Soldiers)已。多。過。法。國。常。備。軍。的。五。倍。這。些。軍。隊。當。然。不。是。爲。了。要。消。滅。共。產。黨。而。存。在。着，因。爲。共。產。黨。在。去。年。春。季。及。冬。季。早。已。肅。清。這。種。新。式。武。備。全。爲。對。付。未。來。的。外。敵。的。但。在。目。前，德。國。軍。隊。還。及。不。到。法。波。及。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強。大；因。爲。她。還。缺。乏。重。砲，唐。克。車，充。分。軍。火。來。源。毒。瓦。斯。戰。鬥。機。以。及。熟。練。的。後。備。軍。一。般。國。社。黨。人。關。於。這。些。缺。點。天。天。在。國。民。耳。裏。叫。號。着。

因。爲。軍。事。設。備。還。不。足。以。爲。德。國。外。交。的。武。力。後。盾，因。此。德。外。交。政。策。的。當。頭。任。務。必。須。求。得。軍。備。上。的。平。等。權。利。國。社。黨。領。袖。主。張。法。國。軍。隊。必。減。至。與。德。國。相。等，才。是。最。公。平。的。辦。法。因。這。種。要。求。很。合。裁。軍。的。原。則，於。是。彼。等。一。變。而。爲。擁。護。軍。縮。的。有。力。人。物。

國。社。黨。領。袖。是。否。真。有。減。縮。軍。備。的。誠。意，實。是。個。疑。問，彼。等。皆。爲。頌。拜。馬。基。維。里。(Machiavelli)克。勞。斯。韋。(Clausewitz)及。俾。斯。馬。克。(Bismarck)的。信。徒，彼。等。認。外。交。裏。面。就。含。有。戰。爭。的。性。質，戰。爭。不。過。是。外。交。的。實。現。的。另。一。種。方。式。彼。等。深。信。沒。有。武。力。後。盾。的。外。交。要。求。是。沒。有。結。果。的。因此。彼。等。現。對。法。國。的。要。求。必。被。法。國。拒。絕，必。要。時，法。國。爲。了。其。本。身。的。及。其。協。約。國。的。安。全。計，會。用。武。力。來。拒。絕。國。社。黨。員。

德意志再造霸權的雄圖

認為要使德國軍備優於隣國，只有重振武備一法。去年六月戈林爲飛機問題而提出的抗議，同年十月牛賴資向西門要求的軍備平等，皆未能得到滿意的答覆。德國於是只得退出軍縮會議及國際聯盟，威脅各國，各國或許會略有讓步，以引誘德國重返日內瓦。可是這種預定計劃未能事實化，而最近的直接交涉亦無絲毫結果，這使國社黨人大爲失望。

法國及其協約國間已形成一個維持現狀的集團，深認現在任何武力的報復及制裁是不可能。在危險性尚未達到最高潮時，德國祕密擴張軍備還不是目前緊急的問題。不過危險性確是存在着。在時機須要的時候，比利時、法國、波蘭及捷克斯洛伐克等國瞬息間可發出四千架的戰鬥機到德國領土，同時可有數百萬的武裝車隊衝進德境。這種危險一天沒有消滅，柏林的發言人一天不能說強硬的話。假使德國得不到軍備平等來消滅這種危險性，那麼希特勒的預定計劃是無法實行的。必須要有幾年的整軍經武，德國才有侵犯隣國的可能性。最近要求三十萬現代武裝的國防軍，這是德外交企圖軍備平等的開始。雖然離這種目的的完成還遠，可是從國社黨其他政策的觀察，這目的非完成不與的。

從上面的敘述看來，知道歐陸的戰爭在本年或者後年，以至再後年不會發生的。有人說戰爭在十年之內確有暴發的可能；就是當國社黨的外交後面已具備充分的武力，足以與他國抗衡的時候，戰神即會光臨到我人目前。一般德國軍事領袖整天的計劃着以應付將來的大戰。因爲德國佔據着優越的地

中的德國戰士實是世間從未見過的最富能力的軍隊。他們成功的地方已留給德人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一般德人深信國社黨的宣傳，謂大戰中德軍的失敗完全受了後方共產黨搗亂的影響。德國未來的新軍隊，抵禦敵人時，其戰鬥力決不致比從前的軍隊爲差。訓練他們的軍事領袖已計劃着一種機械的速度，以克服敵人。國社黨領袖念念不忘完成德意志的世界帝國，而把國民訓練得個個寧願榮譽的死，不願屈服的生。可慮的，不要就是這班勇士殉葬了歐西的文明。

——譯自Current History二月號——

各國國民的負擔

英國財政部最近發表一九三三年度每一國民平均所納國稅之數額爲十四鎊十先令六辨士，同時引述其他數國國民應納稅捐數額，以資比較，計：美國每一國民每年應納美金一八・四七元（按每鎊合五・一元計，等於三鎊十二先令五辨士）；法國每一國民應納一一〇五・八一佛郎（按每鎊合八十四佛郎計，等於十三鎊三先令三辨士）；德國每一國民應納一〇・九九馬克（按每鎊合一三・七馬克計，等於七鎊十四先令九辨士）。

慕索里尼的黃禍論

威脅歐美的黃禍

慕索里尼
哲 夫

一個多月前報紙闢傳慕索里尼作黃禍之說，茲覺得其全文遂譯之。日人聞此說，朝野掀動，紛紛猜測慕氏用意之所在。篇中更極言中國人前途之偉大性，揶揄耶？誠意耶？請讀者自答之。

蘇聯外長李維樂夫氏十二月二十九日在莫斯科的演說，可說是遠東情勢底警鐘。

這演說威嚇地而且明白地是對東方西方兩個假想的敵國——日本和德國——而發。

蘇聯外長說：

「蘇聯兵力是在陸續增加中！」又說：

「蘇聯對任何侵略者，可以使他們這種攻擊企圖，他們這重起的野心斷念。」

李維樂夫更明白，論及日本：

日本底政策現時顯現出國際政局上最濃的烏雲色彩。但日蘇關係至今能保持常態，全賴蘇聯默認日本完成「滿洲軍事工作」之故。

他還說：

「我們久已承認和平工作須基于國際協調，但不得不承認獨有日本一國在侵害它。」

在這次演說中李維樂夫更繼續非難日本破壞即由華盛頓條約，國聯盟約，凱洛公約及北京條約所鞏固的卜資茅斯條約。

李氏舉出日本對蘇俄中東路權的不正當行爲以及移軍俄滿邊境的事；在這裏，他力稱日政府底非法達于極點。

李氏陳述「國境上千真萬確的威脅」後，就說明俄國採軍事應付方法的時候是迫不及待了。但日本以為，不，日本「軍事投機家」自以為日本是孤立的；因而竟對於與蘇聯無好感的各資本主義國家也馬上抱敵意，這却不能不說是完全失算。

俄滿邊境既有兩軍對峙的情勢，其中自然就嚴峻地存着戰爭的危險。這事態決不僅是日蘇兩國間的問題，其間充分有直接把中美兩國，間接把英，法，意，荷都捲入旋渦中的危險。

說不定就在明日，全世界會變成一個大戲台，在光天化日之下可以欣賞這大活劇的上演。

無疑地，日本現在正經過「躍進的帝國主義」時期。日本雖有數世紀著名忠實的傳統，可是從一八六〇到一八七〇之交，它是把西歐文明完全吸收盡了的。

日本今日的工業設施，正是西歐最進步的國家也羨慕的。非常藝術的日本民族，具有堅強的好戰

慕索里尼的黃禍論

道德和無限的犧牲精神。日本兵力，海陸共計，擁有龐大的人員和資源。

如此說，那麼中國正在等待着怎樣的命運呢？在現瞬間，中國實在只有作孤注一擲的效用。雖然，中國却是保有不可捉摸的偉大性的民族。我信得中國一切事物都在發酵中，一旦那些有了個人名譽財產的將兵們不斷的小接觸或戰爭告終之後，中國人終究要團結起來；只從它大衆的數量上看去，就可以構成龐大的兵力集團。所以說，最近的將來，中國可以實現中央集權化的強國。

受過兵役訓練的中國人，我常常相信他們可以成為良好的兵。

所以今日遠東的白人文明，白色人種底將來以及太平洋底命運，是懸在現世紀中國底舉動上。中國民衆是永遠反日的呢，還是在幾個長時期中如此的呢？這許多假定不能說都不合理。但在這些假定中，我們豈不可以想到中日和協這事情麼？

誰能說這種和協不是反歐反美的呢？誰敢把這種可能性置諸度外呢？從我個人底體驗中，我感到中國是苦痛地感到受了欺騙的。歐洲是繼續着旁觀，國際聯盟，所弄的那些報告書，以及派遣聯盟委員等，都暴露了它底無能。至于美國，只不過在新聞主義立場上發幾個宣言而已。俄國對日本由李維樂夫表現出要求以「商業上的正當」代價出賣東鐵。苦于國內經濟政治危機的西歐列強，更對這「既成事實」脫身得乾乾淨淨。

羅斯福總統與外長李維樂夫底協調，其自身固有重要性，但只以道義性質為主；這雖是對日本的一個警告，但可相信決沒有包含改變「既成事實」的使命。

即使萬一在日本攻擊蘇聯，並進一步征服中國的場合，俄國國民和美國國民也不能認識共同對付

日本道信念約

日本現在已經不受各種國際規約底制肘了。已經保留下和與戰的自己決定自由了。所以選擇權是在乎日本。

對付日本人，無論是沈侵于軍國心理狀態下的民衆，或確信好戰精神為民族道德最高峯的支配階級，一切世界輿論底壓力恐怕決不生任何影響。

我們豈難看出征服滿洲後日本底態度是在再蓄積它底威力靜待時機嗎？

我們對於亞洲歷史之不可預測的轉變，無疑地只是個旁觀者而已。

東洋與西洋。世界史上永遠的主題！這種接觸只感到是一種威勢。東洋就突然和我們接近了。對於滿洲原野的巨大砲聲，歐洲同時不就忽然起了反響嗎？

滿洲砲火，感到特別是打近我們身邊來了。世人現在是重新叫「黃禍」了。這比數十年前初叫「

基索里尼的黃禍論

慕索里尼的黃禍論

「黃禍」時之詫異要減得多。

在目下，政治軍事性的「黃禍」並未存在。所存在的，是歐洲聯合，在全世界市場中對日本作逼迫的競爭。

在羅馬汛亞洲會議上，我曾對亞洲各國底學生演說，考慮過東西兩方多求諒解，並組織各種協會。但我想，要使雙方民衆有了解，必先使大學教授和學生間相互有了解。

使全球各民族真正的代表聚於一圓桌是可能的；世界交通益發達，天涯咫尺，我相信我們羅馬願意並且能夠如過去一樣，來考慮成這美事。

——譯自 New York Times ——

電術分解精液

雌雄可由人定 試驗家兔已獲成功

蘇俄衛生委員會附設實驗生物學研究所所長科耳卓夫教授聲稱，該所已有一萬分重要之發現，即該所研究人員已能用電解術，分解精液，將陰陽性成分隔離，故對於動物性別，已能人為鑒定並調整之，精蟲得用人工培養法分解之，得隨意應用，該所於實驗兔時已完全成功，現將由該所領導，在伏洛格達·奧倫堡格·皮蒲耳打仗等處，作大規模試驗，調節牛與豬之性別云。

巴黎暴動之真相

綺仲譯

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巴黎發生了一件震動世界的大暴動，美麗的協和街變成了混亂的戰場。暴動民衆，數近五萬。結果，死傷人數達四百餘人之多。事後法總理達拉第引咎辭職，前總統杜邁格，繼起組閣，收拾殘局。至於暴動之起因，係由於巴央納市營典當之偽債券而起。禍首為一入法國籍的俄人史達維斯基，他僞造了六億四千萬法郎的債券，做了一個巨大的詐騙。這犯罪行為，牽涉大臣，新聞社社長，代議士等數人，引起多數民衆的憤慨，致使法國政潮激起巨大波濤，最後卒釀成空前的巴黎的大暴動。本文係根據數種外國雜誌記載，對於巴黎暴動之前因後果，以及法國政局之內幕，皆有詳晰之敘述，為關心世界潮流者所不可不知。

一 巴央納舞弊事件

地中海的西班牙附近處，有一個小都市名叫巴央納，是一個有名的避暑場所。該地的市營典當，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發覺了六億四千萬法郎的舞弊案。這舞弊案中的要犯，為入法國籍之俄人史達維斯基。他是在該典當中做司庫的。

史達維斯基生於俄國之蘇瀋脫加，父親是牙醫。幼小時隨父至巴黎，就在巴黎長大的。當歐戰之時，因入籍法國之故，得免兵役。平時，是一個有名的犯罪家，曾於一九一六年因為濫用空白委任狀

巴黎暴動之真相

巴黎暴動之異

而受過六個月的禁錮；在某劇場做會計時，又據騙某女伶的貴重金飾。一九二一年，又因犯罪而拘囚一年。出獄後，化名作事，又在錢商那裏捲走數百萬法郎。他的父親，因其屢屢犯罪，異常悲憤，遂臥軌自殺。

他好結識權貴，借了權貴之力而自營舞弊。凡是政府要人，大半與其相識。屬於社會急進黨的代議士的巴央納市長格拉，即其知友之一，故彼得任事於巴央納的市營典當之中。去年七月七日，工商部派遣檢查官查檢該典當之賬目，結果，賬目十分清楚，證明該典當的營業狀態，很是健全。

在法國，典當是政府獨占事業之一，巴央納市營銀行既由首員證明營業狀態安全，又因那裏地方和西班牙接壤的關係，西班牙因革命之故，一般富豪貴族，大都以寶石及貴重金屬等質入該典當，所以該典當發行之債券，極得人民的信仰，而債券之價格，也就突飛猛漲了。

在閑僚方面，勞工部長達利米哀者，當該典當發行債券之時，爲之發出函牘數通，勸各保險公司及社會保險局購買此項債券，而勃倫脫新聞社的主筆台白利，也爲此項債券鼓吹，不料閑僚達利米哀，市長格拉，以及新聞界之台白利，均爲這過去犯罪重重的史達維斯基所利用也。

因爲市營典當國家及巴央納市之監督的關係，現在既有官員之證明營業安全，加之勞工部長之勸買，新聞紙的鼓吹，故各保險公司競相購買。史達維斯基乘此債券突飛猛漲之時，即暗中大批僞造，一面收買勃倫脫新聞紙，一面再賄賂政府大官，因此，僞造之數，竟達到了六億四千萬法郎之鉅。於

是各保險公司，均受到極大的損失。

這件舞弊案，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發覺了，史達維斯基感到自身的危險，因而預備逃亡國外。在這個時候，勃倫脫新聞的主筆台白利和警察總監夏浦均有了祕密的會見，史達維斯基就在二十五日向巴黎逃去了。

聖誕節的晚上，巴黎的街市，異常的美麗和熱鬧，輝煌燦爛的燈光，照在每一個人的歡笑的臉上。在這個時候，有一輛速力很快的汽車，車內坐了一個年約四十而沒有鬚鬚的巴央納舞弊案中的要犯史達維斯基，還有一個是勃倫脫新聞紙的營業部長裴兀妙，兩個人一同向巴黎郊野往東南的黑暗中遠遠地隱了。他們是逃避了，逃到何處去呢？看來似乎往西班牙去的。

在烏脫衣亞縣的塞爾烏峙地方，有一個裴兀妙自己的別墅，他們兩個人在那裏潛伏了兩天，想不到發生了意外，就是別墅中裝置的汽爐破壞了。在這寒冷的冬天，又是窮僻的山野，禦寒的裝置破壞了，這是極討厭的事情。恰好，裴兀妙別墅的近旁，有一所杜塞克斯夫人的別墅，因此兩人到那裏去借宿了。當他們倄搬進杜塞克斯夫人的別墅時，她早在新聞紙上見到了這件新聞，知道這位史達維斯基是驚人的巴央納舞弊案中的中心人物，因此就向警察署裏去報密了。

警察當局得到了密報，即從巴黎派遣兩名刑事警察，前去緝拿。可是，裴兀妙已歸巴黎，而史達維斯基則又坐了汽車向威恩納去了。因此警察也只好徒手而返。

巴黎舉動之真相

巴黎暴動之真相

事有湊巧，警察又得到傳聞，說是孟佛蘭山麓有一個有名的別墅裏，裏面有了人煙，認為和這逃犯一定大有關係。一月八日下午三時，一隊警察，突然闖進這一個別墅。住在裏面的史達維斯基，把門嚴扃着，因此警察就不得不破門而入。正當在破門的時候，室內砰然一槍，接着又聽到人物倒地之音。追警察破門入內，則驚人的舞弊事件的要犯史達維斯基已經用比斯脫爾的子彈在頭蓋骨上自右向左的貫了過去，頭向汽爐而倒臥地上了。午後四時光景，請來孟醫生來急救，但不久就氣絕了。別墅中的桌子上，僅留有史達維斯基給妻子的遺言。這驚人的犯罪大家的一生，至此也就完畢。

二 法國的閣潮

在法國，內閣更迭之頻繁，這是有名的。從一九二八年之六月，至一九三二年之一月，在這時期中，內閣之迎送，竟有十次之多。這種情形，在世界各國，實是少見之現象。在這國際關係極複雜的時代，右翼的政治家處處暴露出了腐敗，對外強硬政策，招到了極大的不安，自從在國際聯盟中心的和平主義中出來後，益加感到國際地位的孤立。鑑於意大利既有墨索里尼之獨裁，英國又產生了舉國一致的凡爾，德國又有希特拉之獨裁，所以法國不能不拋棄了古舊的德謨克拉西而樹立以急進黨為中心的內閣。但是，法國在議會內差不多有一人一黨主義的現象，所以每次選舉，各政黨互爭甚烈。一九三二年的總選舉，左派聯合而得到了三次的勝利，但因削減恩給，官吏減俸等問題而受到三次的推倒。後來旭當組閣，因了國際情勢之逼迫，利用國民對於下院不信任之空氣，通過了減俸等案。可是

旭當內閣的壽命，也僅僅只有兩個月而已。爲了巴央納的事件，在一月的下旬倒了下來。

自從巴央納舞弊案發覺而史達維斯基於一月八日自殺於孟佛蘭山麓的有名的別墅中後，旭當內閣，爲應付反政府者攻擊起見，特於一月八日召開閣議，討論此案。討論結果，大家一致承認了殖民部長達利米哀與此案並無嫌疑。達利米哀之沉冤既白，即提出辭職，以緩和反政府者攻擊之空氣。九日，巴黎有二千市民，爲巴央納案在衆議院附近舉行示威運動，反對旭當內閣，竟與警察發生衝突，雖爲警察驅散，但反對旭當內閣之空氣，並不因之而稍減。十一日衆議院開始辯論此案時，議場中之擁擠，爲五年來所未有。議場之外，示威羣衆，又與警察發生衝突，甚致流血。衆議院開幕後，急進黨領袖赫禮歐提出對於政府信任之案，以爲辯論基礎，經了兩日的討論，因了旭當之善於應付，以三七九對一九六票而政府得到了勝利。但這一個勝利，不過旭當內閣暫維其壽命而已。因爲大家對於社會急進黨中心的左翼內閣不能有所諒解，所以形勢就日見險惡，於一月二十七的晚上，旭當內閣全體辭職了。

三 達拉第組閣

旭當內閣倒去之後，一月三十日達拉第之內閣組織成了。達拉第內閣的組織，係受左翼各派的議會政治擁護之壓力，所以閣員方面，對於右翼人員，特別減少，一反過去之情形。但自一九三二年總選舉以後，左翼方面已經維持了兩年，而目前法國內外的情勢，與兩年以前完全不同，右翼政黨，縱

巴黎暴動之真相

於世界恐慌之日趨深刻化，自己又未能握取政權而深感苦痛，因之對於達拉第之內閣深為不滿。

二月三日，達拉第內閣為巴央納事件之善後問題開閣議，罷免警察廳長夏浦之職。此事頗引起各方的討論。從五日起，巴黎的街上，已滿佈了殺氣，內亂之孕育，似已到了成熟時期。達拉第為內閣之生存而奮鬥，派遣警察憲兵及軍隊三萬人，準備鎮壓任何騷亂。二月六日，衆院開會，會場無虛席，旁聽席亦患人滿。當閣員入場時，內有數人，左黨高聲歡迎而右黨加以叱辱者；但另有數人，右黨高聲歡迎而左黨加以叱辱者。當議員魚貫而進時，社會黨與急進黨議員數人，攻擊右黨議員數人，會場衛士，費盡氣力，始將雙方分開。當達拉第宣讀宣言之時，甫十分鐘，會場中已喧囂大作，致總理之言不能使人聽到，故不得不中止。此種情形，實為法國國會歷史中所僅有者。迨秩序恢復之後，達拉第重復入席，畢其宣言，並僅允反對黨四人提出責問。末以信任案付表決，以三〇〇票對二一七票而得通過。可是達拉第雖獲勝於衆院，確失敗於街頭，二月六日晚上之大暴動，達拉第閣員就於七日全體辭職，內閣之壽命，計僅一週而已。

四 巴黎暴動

二月六日，巴黎全市的空氣十分緊張，在薄暮時，巴黎的職工陸續離其辦公所和工場，一小時後，街上已站滿了示威者，道旁羣衆，復燃爆竹以助其勢，保皇黨，共產黨，社會黨，為暴動者之主腦，先於市政廳前，羣衆高呼「打倒政府」「打倒夏浦」的口號，各商店也就紛紛閉門。最初警察還善

意維持秩序，後來，共產黨縱火焚燒，形勢轉緊，於是衛兵等不得不出刺刀向暴動者衝鋒。但終以寡不敵衆，向後退却，被暴衆佔了優勢。協和街和王街，戰鬥最為劇烈，在那裏之海軍部，被暴衆放火，各處消防隊聞警馳至，已燒三十分鐘，燬屋數間矣。

暴動之後半部，為退役軍人與共和保衛團之互鬥。退役軍人於九時四十分列隊蒞場，立即鬥毆，街上之汽車被熊熊之火燒着，竟無人顧問。滿街盡是鞋帽破衣以及玻璃器皿器，美麗的協和街，彷彿似戰場一樣。據警察廳長估計，暴動民衆，數近五萬，從各街上破壞情形看來，可知當時之劇烈。至於死傷字數，計平民死六人，衛兵失蹤三人，平民傷一百七十人，警察傷一百八十人，衛兵傷二百三十人，其因微傷而在家裏治者不計其數。被捕者凡三百五十人。

暴動以後，達拉第內閣為免再度流血起見，於七日午後全體辭職。於是，前總統杜邁格以費鐸老翁，繫隅隅之望，出而收拾殘局。八日組成之杜閣，凡全法第一流政治家而曾任閣揆者，赫然皆在新閣名單之中。九日及十二日，雖仍有示威運動，勞工總聯合會舉行和平的總罷工，以抗議「法蘭西之希特拉」與「民治之寇仇」（意指二月六日達拉第的流血政策）但均能安然無事，誠如暴風雨過去之後而又雲開日現也。

——輯譯自三月份之日本中央公論，改造，經濟往來三雜誌——

蘇俄階級制度的復活

蘇俄階級制度的復活

Béraud
董 樞

志氣如神，於富貴無所容心，惄然視淑世仁民爲己任，此豪傑之所以爲豪傑，而非可責之於常人。常人在社會效不齊之功能，理應有其不齊之地位與報酬，觀於此篇知蘇俄社會階級之實況，固不能自外於人類者必至之勢，度以正義的目光，就是階級有合理不合理之根本區別，爭問蘇俄目前究竟是否打倒不合理的制度而形成合理的就是了。

一

最初，無疑的，共產主義的信徒，原夢想要實現其絕對平等主義，以實施「各盡其能各得其用」的原則。但是生活的機能，人世的運轉，偏自然而然地會造成社會上不平等的狀態；凡到過莫斯科的人，都可以在那一邊清貧的狀況中，看出許多社會上不平等的特徵來。

這可算是蘇俄施行五年建設計劃的當然結果了！因爲依此計劃的實施，遂不免造成了發令者與聽令者的區別，乃以形成了嚴密的官階制度；而勞心的人和勞力的人在社會上所處的地位，終以功能效率的不同，和所得酬報的差別，遂使舊的階級制度剷除，而又有新的興起。

現在蘇俄共產黨的黨員，月薪俸可到三百盧布以上者，已無須抽捐百分之七五，而只須納所得稅百分之二十就算了。今日蘇俄的社會，較之十月革命時，業已完全改觀；一切全照着：「誰工作得

多收入亦多，誰不工作則被強迫而工作」的原則而改組！這是目下蘇俄革命史中進化得最有趣味的一頁。

蘇俄現在社會上階級的最高層，便是各種專家：如工程師，統計家，經濟學者，高級官吏，企業同盟的經紀人等了。在蘇俄國內的專門人才，很有不少的人，每月可得到八百至一千盧布的薪水，而且尚有賺到二千盧布一月的人呢！至於享用方面，則此輩專家，有他們的特殊消費合作社，內容供應比較完備，且有許多的合作社供給汽車的。

除此高級薪俸生活者之外，自由職業者在蘇俄的生活，也很舒適的；即以作家而論，一個稍著名的文學家，可以靠着他的小說或劇本，每年收入好幾萬盧布！

在蘇俄新社會階級的第二層，便算是勞工神聖的工人了！生活在帝俄時代的工人，是何的苦痛；但是這在今日，已成爲陳迹了。現在蘇俄的工人，依着工作的區別和作品的好醜，每月總有自六十至二百五十盧布不等的收入；而有資格的工人，每月可得五百盧布，也是常見之事。

至於工作的時間，每天只有七八點鐘，而非如昔日之十二小時工作了。除了每工作五天，都有一天的休息以外，而且每年都可得有二個星期的假期。

關於工人的利益和衛生，他們都有工會爲護符；而疾病和失業的恐慌，也有機關代其保險，遇有疾病和失業不幸場合，他們至少可以收到三個月的薪水……此外工人也都有參政和求學的機會，更不

蘇俄階級制度的復活

用說。

居着這新造的社會階級的第二層，就是一般小官僚了。他們的工作時間，雖只自早上九點鐘到下午三點半鐘；但是他們應受着長官嚴格的監察，而且常担着裁員減政的風險；在一九三三年那一年，蘇俄政府又裁去百分之二十的小官僚……獨幸官僚的制度，漸漸兒推廣到國營的事業，這班被裁的人員，尙得到有相當的出路，然而他們的薪俸，每月總不過一二百盧布而已！

在此階級最下層的，却是那一羣經蘇俄政府所認爲非公民的人；他們全靠着小工商業生活着；但是蘇俄國內的合作事業愈形發達，而他們的生命線，便愈形縮短了！考這一班所謂非公民的由來，原是在當初歷史上，有反抗共產主義的事實，而經蘇維埃政府所認爲不革命的人們，所以很不齒於蘇俄的社會；現在蘇聯當局，對於這班人，每強迫他們到北方採伐樹木，擔任苦工。

二

那麼貧富的不均，階級的對立，蘇俄的共產政治，可不是又要重步上資本主義的途徑麼？

但是蘇俄政府雖創立了一種新階級的制度，却也嚴防着新資本主義的復活；牠現用着兩種節制資本的方法：

第一種便是製定法律，使儲蓄和遺傳財產的方法，成爲不可能。

在原則上，蘇俄國家是惟一的財產所有權者；所有城市中人的動產和鄉野土人的不動產底價值，

總不該超過一萬盧布以上的。一個自由農民的家產，超過五百盧布時，他的收入所得稅，便應抽到百分之六十以上。至於社會上最高階級的專家或作家，他們的所得稅底負擔，也極繁重；而且在消費方面，所有食住各費的代價，亦視其收入增進而提高。

但是對於省食儉用的人，法律上也許他有儲蓄的自由；他可以將剩下的錢，存入國立儲蓄機關，或購買國家的債券。——此項公債，計分兩種：一種是年息十厘的，一種是有獎的；獎金約在五十至二千九百盧布之間。

遺產的傳授，在蘇俄也恢復到一部分，但仍以最高值一萬盧布為限。可以接受遺產的人，是：父母，子女，殘廢的兄弟或姊妹。

第二種便是階級的差別，并非如資本主義一樣，在於個人與個人或家族與家族之間，而實在於工作人的種類，和社會經濟組織的單位之間，而此項單位的成因，係由於各方工廠，各地合作社，和各工會所組成。

蘇俄人民的日用消費，完全因其屬於何種的工作，或隸於何等的單位，而大有所區別；所有的食糧，如麵包，肉類，魚，糖等，僅可由政府所發給的一種證卡，方能向合作社中領到。此項證卡，計分三類；第一類為孩童和病人用的，可以領用白脫油和牛乳；第二類為專家和工人用的，每日可以領用八百公分的麵包，每月可以領用六公斤的肉，一公斤半的魚，和一公斤半的糖；第三類為官僚，職

蘇俄階級制度的復活

員，教員等用的，每日可以領用四百公分的麵包，每月可以領用三公斤的肉，十二公兩的魚，一公斤半的糖。至於被政府所否認爲公民的人，那就並無合作社的組織，可以自由隨市購買了。

此種分配不平均的現象，更受着各合作社定價的不劃一而益形嚴重；凡是執有某種職業的人，便應在某處合作社登記，而政府方面所發的證卡，亦只能向這合作社領取物品的。自然的，各合作社的貨料和貨價，也都因着社員在社會上的階級，和工作上的報酬，而大有差別的。

在着合作社以外，也有着一種自由的商店，可以接待任何的顧客；不過店內的貨價，每較各合作社昂貴五倍至十倍，所以只好有餘力的人，才有光顧的資格。

在蘇俄，一個人的生活，完全附屬於所隸的工廠，工會……此種集團的組織，係以替代家庭生活爲目的，而造成合作自治的社會生活。

在蘇俄，每一個工廠，差不多通備有公共寓居的大廈，公共的廚房和食堂，合作社，幼稚園，學校，工人補習科，戲院，影戲場，圖書館，農場，獸棚等等；此項共同的生活，可以使女人脫離了賢母良妻式的家庭奴隸，而從事於社會服務，因而增加全國工作的功能，和提高生活能力的水平線。

關於蘇俄合作社的內容，在莫斯科有所謂『政府之屋』的合作社，由某種委員會屬下的官吏所組織；社員入社納費甚少，社中計備有屋宇五百多間，而其公共的廚房，每天可供膳三千五百客左右。社內更備有可容一千三百人的戲院，存有四萬冊的圖書館，以及其他娛樂品，如影戲場，彈子間，

網球室等設備，更是應有盡有。

此字『政府之屋』的合作社，無疑的，是蘇俄國內最摩登合作社之一；但是此種完備的合作社，却遠到處皆有，而設備亦均甚美好；在喀哥 Kar Khov 的地方，也有一家合作社，名叫『史達林之宮』，是由道路小工們所組織；而內容的完備，且尤過於『政府之屋』；計備有六層樓的大廈一座，可容一千八百人的戲院一所，存有圖書六考冊的圖書館一間。

這種共同住居的制度，原是蘇聯主義的極致理想；所以現在蘇俄政府中人，每擬設一絕大的食堂，可以供給許多工廠工人的食用；而刻下莫斯科方面，已有了可供三萬食客的廚房六家，可供五萬五千食客的廚房一家了。

三

蘇俄人民，對於娛樂的追求，其熱衷亦不下於資本制度下的有閑階級；他們每天下午二時工作畢後，必相率到一種娛樂場所，去參觀種種的雜戲；這種娛樂場的入場費，是規定每季五盧布。到了晚間，則多往影戲場消遣，每場戲價，約在半盧布至二盧布之間。

蘇俄的假期，已將每星期工作六日休息一日的制度，改做工作五日休息一日了；因此每月的休息日，是規定於六日，十二日，十八日和二十四日四天，此外尚有革命的節日，最重要的如：一月二十一日，五月一日和二日，十一月七日和八日，也要休息。

蘇俄階級制度的復活

蘇俄階級制度的復活

在蘇俄治下工作的工人，除了上列的法定假期以外，尚有每年兩個星期的旅行例假；這例假是在遞年五月至九月之間給的。在假期中，每人都往高加索山或是黑海旅行，調換新鮮的空氣。

因為着遊歷地方場所迫仄的關係，在政府方面，乃不得不加以種種的限制，於是在蘇俄新階級上，又充分表現其不平等的現象了。凡是佔據社會上最高層的人，每次旅行的經費，不過是四百五十盧布；而在第二等階級的人，則需用至七百五十盧布；對於所謂『非公民』者，則與外國人一樣待遇，每次須費一千五百盧布呢！

據蘇俄方面人談：這種階級的對立，和不平等的現狀，實是帝俄時代所遺餘毒而生之不可避免的結果；他們希望：能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成功後，消費的物品，可以增多，分配的均衡，可以獲得，到那時，便只剩有惟一階級，一切平等了。

——譯自*Le Revue de Paris*一月號——

不寐四十年

美國有一七十歲的古董商人，已四十年未睡一覺。在此時期內，他不特康健無病，而且從未覺得疲倦過，據他的醫生說，他這奇特的不眠症是由於心臟衰弱所致。

蘇俄人民日新月異的奢侈

Louis Fischer
叔 漢

幾年前還時時鬧麵包恐慌的國民，現在居然也談得上奢侈了，足見運用二十世紀科學的利器，只要統制經營得法，變荒地為繁榮不是多大的難事。醜惡蘇俄者，每謂其人民徒知追求物質上的享樂，（這恐怕是向來這方面生活太偏枯了的結果，未可據為定論，）但觀其年來文化事業的蒸蒸日上，凡歐西精神上的產果恨不得盡量移植之於本土，政府並極獎勵個人才性之發展，以斯拉夫民族性著名之強毅，洗沐前此優美的文化，誰能限量他自身不在文化上繼承前業而作更驚人的創造呢。但我們對蘇俄實際情形究不甚明瞭，若蘇聯以其物質建設發展之速，使民風如本文所云日趨於放蕩，不幸或日趨於淫靡腐化，則蘇俄的前途究如何，對人類究竟負着什麼一種使命，此中大有疑問哩。

蘇俄在革命後最初三年中，政府全部精神都用之於對付外患，對於消費者的好惡當然不能顧及。

自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七這幾年中，一般資本家因在新經濟政策下，獲得相當的自由，於是產生市場，互通有無。但大部分商品的生產權操諸政府，所以那幾年常發生貨物短少的恐慌。至第一次五年計劃開始時情形非常之壞，差不多人民祇要有物可買，至於貨物的品質如何，已顧不來了。但仍有大部份人買不到他們所要買的貨物，於是許多人民，特別是共黨青年團和一班擁護蘇維埃的智識階級，起來倡導奢華是資產階級的特徵，社會主義的信徒對於物質的享樂應該看得非常淡薄云云。結果一般少女

蘇俄人民日新月異的奢侈

蘇俄人民日新月異的奢侈

如果買不到好一些的衣帽就把男子的衣帽穿上，爲安慰自己起見，說這就是「布爾雪維克」的衣帽。一半果然是由於革命以前的風氣有以使然，因爲對於資產階級的仇恨，於是對於資產階級所屬的一切事物都有一種仇恨的心理。樸素的衣服，簡單的生活即由於反對富人奢華享樂而來的。其次，因爲人民的生活簡單，革命的行動比較容易集中；個人祇知道爲本階級的解放而努力奮鬥。

可是在這幾年的苦鬥當中，國家並沒忘掉努力使人民的生活漸漸豐富起來。現在蘇俄到處音樂場跳舞場，以及劇場等等佈置設備之富麗堂皇，簡直世無其匹。全國公園林立，市民可以任意休息。工廠的附近，總有許多花園，爲一般工人所引以爲自豪者。又新建許多偉大的運動場，足供千百萬人的遊樂。但就個人講來，此種豐富的生活並不能完全滿足他們的要求。

新經濟政策已成歷史上的名詞，可惜的新經濟人 Neprmen（即暴發的資本家）在一九二七——一八年間已不見了。現在蘇俄的人民已不知資本主義爲何物，他們之所以要享樂，純粹是爲了享樂本身的緣故。在一九二八——一九三三這五年的犧牲期間內，安適品和奢侈品是很難獲得的因而一般男女求之更切。當第一次五年計劃快完成的一年，一般民衆都發狂似的去找娛樂。戲院裏的指導員儘官在舞台上表露西方，快衰落的資產階級在舞場裏種種腐敗的情形，而民衆去戲院裏的目的，就在愛看這些「狐舞」Fox Trot 和盛裝的美女。有置辦能力的人都向外國購買留聲機和留聲機片。由公園裏的民衆舞一舞而爲每週一次的盛大茶話舞。起先，爵士舞祇是在權貴家裏舉行而已，但不久就成爲社會

上公認的玩意兒。

現在蘇俄的婦女已不像從前，大家都喜歡穿的漂亮些，男子也喜歡她們穿的好些。就是在前幾年貨物缺少的時期，大英皮鞋和絲襪也有在偏遠的鄉村中出現。手藝好些的成衣匠簡直可以向她們隨便討價。最近真理報上有一篇贊美歌女的文字，因為她參加工人俱樂部時，穿的非常漂亮。製衣公司時常舉行時裝展覽會，以備人民的選擇，而公司或商店所製的衣衫，其式樣總是公衆認為最好的幾種。政府已命令紡織業此後應改織比較薄，和織細些的綢緞，以供社會一般的應用。就是棉貨的品質也比較從前好些了。據一家莫斯科的日報說，現在農村裏的婦女不喜歡穿粗草衣服了。伊士凡士亞報且反對以後再製那些不能滿足買客美感的式樣。最近北高加索一處富農的婦女給斯丹林寫了一封公開的信，要求此後多做些令人愉快的貨物。

大概在二年以前，第一次五年計劃尚未顯著成功的時候，大學出版社準備刊行大批名著，如東方夜譚、但丁、荷馬、海外軒渠錄、以及武俠小說如 *Don Quixote* 等等。這些書非常昂貴，但極有價值，現在瘋狂地往書舖購買此種書籍的人何止千萬。且大都係預約買去的。

真理報上曾載過幾個莫斯科工人的談話一個說他希望所有一切用具都用櫟木製造，以資一律，而增美觀。另一個工人說：「我現在已懂得愛聽音樂，對於歌舞會感覺非常有趣而最歡喜的要算『卡門』—Carmen了。」

蘇俄人民日新月異的奢侈

蘇俄人民日新月異的奢侈

總之，現在布爾雪維克的生活，因爲貨物豐富，和文物制度便利的緣故，個人的慾望一天擴大一天。最近真理報載有一篇關於如何豐富蘇維埃人民生活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說及個性的發展，那個人才能，尊嚴等等多方面自由的發展，是創造社會主義者所不容漠視的問題。布爾雪維克認爲個人主義如果不是損害整個社會而獨有造于少數人的話，那末個人主義未尙是很壞的東西。他們又以爲如果自由並不是指使少數人富強而多數人貧弱的自由而言，那末自由也未嘗不值得贊同。如果我們說蘇維埃聯邦的生活是劃一的，那末這種劃一，一定是指貧富的懸殊。自五年計劃成功後，莫斯科城裏各方面玻璃窗也好，只要我們稍稍留心觀察一下，就可以看得出來。商店裏出售的貨品中，他們有好多不認識的。大概質量好的物品，它的生意總是好的。政府製造的東西（如衣服、鞋子、毛氈等）愈好，它的收入也愈多。

現在蘇俄市場上有許多國產去的貨物，如電氣用具，樂器等等。如果我們說國家實行計劃經濟後，消費者就沒有選擇的自由了，如此說果確，那末蘇俄爲什麼不取銷這些本來可以省得的貨物呢？這個答案，當然是因爲他們想使一般人民多享受些物質的幸福。不過這個答案是主觀的。蘇俄在經濟方面所以能夠獲得如許成就，其至要原因還是因爲它的生產力不受阻礙而得無限擴張之故。生產者知道他的生產物出賣後，可以自由換取其他所需要的貨物，在這種情形之下，生產他事業自然會很快的發達起來。貨物的種類愈多，品質愈好，那末生產者愈肯努力工作這是不易之理。如果蘇俄今日限制個人自由選擇貨物，我們敢相信它的經濟一定會停滯不動，更談不到什麼進步。我們應該知道，布爾雪維克並不反對個人私有財產，他們所反對的是把這種私有財產轉變爲私人資本而已，因爲他們深信社會的進步和個人的福利，在社會主義之下比較容易保證，決非私人資本主義所能企及的。

——譯自The Nation | 月號 ——

尼采底性格（續完）

Henri Lichtenberger
尼麗

尼采無疑地是近代一個最偉大的「人」，是極品的詩人，是最深微的心理學家，是炯眼的先知，是新時代的立法者。近代從沒有誰影響人世如他那樣的深澈，惜乎對他的誤解亦多，尤其在我們中國，到現在只有假借他對他贊揚的宣傳。法人Henri Lichtenberger是著名研究德國文化有深造者，他那本*Gospel of Superman*至今被推為尼采最傳神的介紹，本篇係其首章。造次逐譯，敢作為國人介紹尼采的先聲。

三

尼采終生最大的，惟一的情熱就是真理之追求。那麼，我們且看他底此種本能之根柢與其所取的特殊形式。

尼采屬於一個新教家族，這種家族，是既虔敬且開明的，在這裏，強烈的宗教情感與堅決的科學趣味合而為一。他底父親與祖父都是受過高深大學教育以後，又做牧師的；他底母親與祖母也同樣屬於牧師底家族。因此，年青的尼采隨着父親之足蹟而入教會，實是自然決定的事。那些知道他底幼時生活的人可記得在那時候他是嚴肅的，莊靜的，愉快的，專心於自己底深刻宗教思想，不僅在言語上，而且在行動上；在六歲之時，他底同學就稱他為「小牧師」。直到十七歲他行堅信禮之時，他

尼采底性格

尼采底性格

底信仰仍然是整個的；而三年以後，當他離開學校，寫那對於栽培過他底幼年的人們的通常感謝書之時，他仍然是第一感謝上帝：「對於上帝，賜我一切的上帝，我獻上我底感謝之新果；除了我底心底熱烈崇拜，我沒有什麼可以獻上——我底心無時不更為感覺上帝底愛之溫暖——因於此種愛我才有今日，我最幸福的一日。願上帝永遠將我置於他底蔭庇之下。」（尼采之生平，卷一，一九四頁）

然而，在這事幾年以前，在尼采底精神上却有一種改變，此種改變，我們由他底妹妹所發表的文件之中可以確切地探索到一些究竟。新教信徒是比較思想自由的教徒，他們從不以宗教來壓抑科學，而相信在宗教信仰與決然獨立的科學之間有着一種完全的和諧，因此，當他研究自然，歷史與哲學之時，他是可以，甚且高興無所成見而來追求「真理」，無須預先存心要在科學之中為宗教找根據。探討真理之自由，與對於此種自由探討可以自動地歸結於宗教之確信，兩兩相聯起來，就是新教底特色之一，現代德國新教尤其如此。新教，至少在理論上，調和了對神之愛與對真理之愛，它相信對神之愛必能指導我們底整個存在，對真理之愛必為我們整個生命之指導原則。學校時代的尼采底觀點，就是如此。從這時起，他就感覺了一種「非常的慾望，這慾望使他必要獲得知識，獲得一種普通的教養，」他列出了他應當精通的各種學問之名單；但是，在這名單之最末他加上這麼一句：「而尤其是宗教，一切知識之堅實的基礎。」（日記，一八五九年十月二十五日；生平卷一，一二五頁所引）然而，漸漸地，並無多少激動地，此種宗教與科學相和諧之信仰就離開他了。一八六一年，即行過聖信禮後之

次年，他寫了一篇奇異的哲學論文，「命運與歷史」，從這論文之中我們知道他底思想已經測量了那「無涯的觀念之海」，他想要「冒險於懷疑之海中」，然而他也認為一個尚無經驗的心靈既無羅盤且無舵工就去嘗試這樣風波實為純然瘋狂的舉動。從這時起，他見到「所有基督教底一切都是根據於假設：上帝之存在，不滅，聖經之威權，靈感，所有這一切，仍然都成問題。我往往想把這一切否定；啊！破壞是容易的，但是，破壞之後就得建設！就是破壞也似乎較之在現實之中容易；我們底內部良知為我們底兒時之印象與我們底父母與師長之影響所強烈地偏見化了，這些根深蒂固的偏見是不易為論理的辯駁或簡單的意志之規條所排除的。習慣之勢力，理想之需要，與現世界之破裂，不斷地問着人類是否二千年來的幻想底犧牲品之疑惑，我們自己底齒莽與預斷之感覺——所有這些情緒都在我們心中作着決死的戰鬥，直到悲慘的經驗與事實將我們底心引回我們底童年信仰之一日」；假使他仍然是一个基督教徒，則他底基督教必是純然地象徵的。

「基督教，」他又寫道，「根本是一種心之事務；必須基督教觀念在我們身上具體化，必須牠成了我們底感悟之一部分，然後我們才是真的基督教徒。基督教之主要的原理僅僅表示了人心之根本的真實；牠們是一些象徵，正如最高的真理必為更高的真理之象徵一樣。以信仰為手段而獲得幸福祇是一種舊的真理，一種以為給我們幸福的祇是心而不是知識的那種舊真理。上帝化身為人之事實祇是教訓我們人不應當在無極之中去尋求幸福，而應當在地球上建設他底天堂。……在懷疑之苦惱與內心的鬥

尼采底性格

爭之間，人類獲得了其成年時期：人類在其本身之中得見了宗教之始，宗教之中，與宗教之末。」（生平，卷一，三二一頁）三年以後，我們就見到尼采採取了一個決然的步驟。他認定了人得在兩難之間任擇其一：他或則選擇宗教之信仰，無論此種信仰為何，他都得承認；他得在信仰之主觀的現象之中去尋找——而且得到——靈魂之平安與恬靜（無須此種信念來證明此種信仰之任何客觀的真實），或者，反乎此，他可以選擇那尋求者底孤寂而艱難的道路，他所希望的不是平安與幸福，而是真理——不問代價的，甚或可怕可惡的真理；於是，他獨自前行了，他底脚步往往戰慄，他底靈魂煩亂，他底良知苦惱，他底心兒破碎——「向着那真，美，善，之永恆的目標。」（生平，卷一，二一六頁）對於尼采，如此設置的一種兩難是早有決定的：假使他不犧牲那信仰之寬大而容易的道路，假使他不經由自由討探之「英雄的」的道路而鬪爭，則他就是不忠於他底最強烈的本能了，就是反乎他底最為深刻良知了。

當尼采與基督教脫離之時，他是十分明白他底行為之重大意義的。在所有他底作品之中，他都認「上帝之死亡」為整個人類史上最可注意的事變，為整個人類史上最為可怕的打倒，此種打倒在今日纔開始表現其影響，而且此種打倒是幾多世紀也不會完成的。在『歡樂的智慧』之中他對此種觀念作了特筆的表現；他給我們寫下了一個在白日手持燈火而到處尋找上帝的狂人底言語：

「上帝在那裏？」他喊叫道。「我告訴你們，我們殺掉他了，我們，你們與我。我們都是殺他

的凶手！我們是怎樣做了這事的呢？我們是怎樣飲盡了海洋？誰給我們海綿洗去了整個地平線？我們是怎樣使地球脫離了它底太陽？牠是在走向何處？我們是在走向何處？離開一切太陽麼？我們仍然是在繼續移動麼？向前，向後，向左，向右，向着一切方向麼？還有高和深麼？我們不是在向着永恆的毀滅飄流麼？我們沒有見到這無際的虛空之指示麼？夜晚不是變得更為黑暗，更為黑暗麼？我們不應在白日正中之時燃起我們底燈火麼？你們沒有聽到那正在埋葬上帝的掘墓者底聲音麼？你們沒有嗅到那萬能者之腐臭麼？——就是神也沒落了！上帝死了！上帝將永遠死去！是我們殺掉了他！我們將何以慰藉呢，我們這些凶手之凶手？世界認為最聖最尊的人血染於我們底刀下——我們將何以洗清這血痕呢？有什麼水可為我們洗清呢？我們將行何種救贖呢？這一行為底偉大性對於我們不是太偉大麼？我們也配自己作上帝麼？在以前從來不會有過如此偉大的行為——所有生於我們之後的人將由這作為而屬於一種從來未有的更為高級的歷史！」到此，狂人停止了發言，而觀望着他底聽衆。他們也沉默着，不安地對他觀望。終於，他將他底燈籠擲於地上，燈籠破成碎片，熄滅了。「我到這裏來得太早了，」他說；「時候還沒有到。這可怕的事變仍在中途，牠將臨近了；但是牠還沒有達到人們底耳中。要人們見到而且了解雷電與星光是需要時間的，而要人們見到而且了解事變，就是在事變已經成功以後，也仍需時間。這一事變與你們相隔較之最遠的星座更遠——然而你們自己已經把牠作成！」（歡樂的智慧，一二五節）

尼采底性格

尼采底性格

然而，雖然清白地認定了此種行爲之特殊的嚴重，但是尼采之與基督教分裂是並無強暴與裂傷的。他底破裂不是一種反叛行爲；因為傳統的基督教與他底本能是完全適應的。對於他，履行基督教徒之義務是正與遵從他自己底傾向一樣容易而且自然。（Mme. Andreas-Salomé: Nietzsche in Seinen Werken, P.48）而他底理性也無須在他底本能上加上絲毫的壓迫，勉強他棄絕他底信仰。尼采從不曾自動地對於「上帝之死亡」裝作無視，對他底理性強使沉默，而在宗教底懷中尋求躲避。假使他脫離了基督教，那並不是因為他以為上帝是不合理的，而根本是因為他底宗教本能強有力地命令他繼續存在於一種認為是虛妄的信仰之中。尼采實在是一個因宗教情緒強烈極了而產生的無神論者，而因此，他能夠那樣地沒有絕望，沒有道德的煩惱。他說道：「實際上，我們可以見到是什麼東西消滅了基督教底上帝：那就是基督教道德之本身，一種愈趨嚴峻的忠實觀念；就是那種基督教良知，尤其是在悔罪式之中尖銳化了的良知，將其本身改變了，而且昇華了，使其幾乎成了一種科學的良知，以一切代價而欲望着的理智的清潔。」（歡樂的智慧，三五七節）

我們現在可以了解那發生於尼采底靈魂之中的現象。他之為一個善良的新教徒，既相信真理，復相信傳統的上帝，在他底崇拜之中他並不把二者互相分開。但是實際上他底宗教熱情却是向着「真理之上帝」的，而當他漸漸明白他得在「上帝」與「真理」之間任擇其一之時，在實際上，他仍然是忠於他底宗教本能的：他犧牲了一種歷史的與傳統的信仰而維持了一種更為深刻的內心篤信。此種我們

現在已知其根本來源的篇信，就是他底整個思想與生活之指路星：因為尼采並不把他底生活與他底思想分開。他生活在他底無神主義，正如他以前生活在他底基督教一樣。為此種智識的忠實性之強有力的本能所催迫，他將根基於上帝之信仰的舊世界之整個建築一塊石頭一塊石頭地完全摧毀。他不再相信神靈與自然之秩序，不再看見在歷史之中有神聖理性之證明，與道德意志指導人類命運之表示，他不再把人生之事解釋為上帝給人的試驗，或為人所設的救贖之法門。他將許多世紀以來給與人類以慰藉的宗教信仰與其所認定的一切價值，全都加以疑問。決然要將他底思想一直想到最後的極限，他對於道德，甚且對於真理之本身，也都加以疑問：他問他自己善比惡或真理比謬誤為佳之思想，到底是否正確到如何程度。他愈是深入此種消極之境，他就愈清白地發現了他所傾向的積極之目標；而他就愈清白地形成了他個人對於生之意義的問題之回答：「所有的神全死了：現在我們祝福超人之永生。」（查拉圖斯屈拉：贈與之美德）因為失去了他底上帝，尼采發現他自己了。

批評家往往注意到尼采底思想在他生活各時期中的變化；他們研究他底觀念之演進，斷定在他達到他底理想之定型的概念以前他得經過的各種階段。批評家這樣做是很對的。尼采自己也明白這些變化，他往往把自己比作一條蛻皮的蛇。他知道在他離開了信仰之平安的聖殿以後，他得碰到無數的風波：從此以後，生活對於他不再為一種義務，一種事實，或者一種幻想，而是一種在尋找者之手中的實驗物品。（歡樂的智慧，三二四節）他自視為一個不斷地挑戰的冒險者，對於他，失敗正如勝利同

尼采底性格

樣有益；或如一個爬山者，永遠是要再往上爬，冒險於最危險的高峯，無休息地繼續上升，上升，不斷地改變其地平線，決心永不休止，抗戰着寒冷，削壁，與孤寂，而上升到刺人的寒風捲着雪片的地方——更高，永遠更高！

如此，認爲生活必須「永遠超越其本身」的尼采，是相信着變化對於他底存在爲一種不可少的元素的。然而，我們不可忘記，他底生活同時也表現着光輝的統一。他底生活永遠是整個地爲這同樣的本能，這同樣的慾望所控制，要求永恆地忠於自己，以任何代價忠於自己。他底終生是完全地獻奉於這一問題之考察：「既然承認上帝並不存在，則人底生活意義爲何，我底生活意義爲何？」對於這一問題，尼采應用了他所有的精神與氣力：「非人格（Impersonality）無論在地或在天都無價值，」他這樣說道；「對於一切偉大的問題，偉大的愛都是必要的：祇有強烈的，健壯的，堅定的，切實地建立於自己底基礎之上的心靈才有此種偉大的愛之可能。有一種思想家是『人格地』面對其問題，在這些問題之中他發現了他底命運，他底悲哀與他底最大的幸福；而另有些人則『非人格地』處理此種問題，他們祇能以冷酷與好奇的思想之感覺器來攫住而接觸此種問題——在這二種人之間，是有着決然的分別的；而且我們可以預斷後一種人什麼也不能發現：因爲一切偉大的問題，就是假定在牠們讓牠們自己被把握之時，也不會讓牠們自己被小智者與懦夫之流來保留——他們所有的趣味，實際上，不過是一切勇敢的小婦人之趣味而已。」（歡樂的智慧，三四五節）尼采確確實實在從他底生命之出發

時就爲他自己設置的偉大問題之中找到了他底命運，他底悲哀，與他底幸福；他全無畏縮地懷抱着此種問題，面對面地與牠角力，正如以色列人與其上帝角力一樣。而當瘋狂最後來了結了他底意識的生存之時，他已經在唱着他底勝利之歌了。……畢竟，這豈不是最如願的命運？

尼采不僅爲一位思想家；他也是一位藝術家，而且他底藝術天賦也正與他底科學的與宗教的本能一樣早熟，一樣深厚。音樂是他家族底遺傳趣味，而其對於尼采則尤多誘惑。還是小孩的時候，他就熟衷於德國音樂界底偉大的大師：巴哈，悲多汶，莫札爾特，海頓，修佩爾特，孟特爾森，而稍後，還有瓦格涅也是他底熱烈的愛好者之一。在九歲之時，他就開始作小型的樂曲；而即與作曲不久也成爲了他所愛好的娛樂之一；他一任他底神遊之催迫而將手指隨意轉動於鍵上。這並不是說他對於音樂之莊嚴的研究不加注意；反之，以他所固有的真切，他曾真心地練習過鋼琴，而且後來也彈奏得頗好。他讀過許多音樂書籍，後日也研究過和聲學，而且孜孜不倦地學習過作曲學。有一時，他幾乎要專一獻身於音樂；在一八六九年一節日記上，他說假使環境允許，他也許會成爲一個音樂家。雖然他不久以後就放棄了以音樂爲終生事業之思想（實際上他也不大適於此種事業），然而他對於音樂之興味却是終生如一的。他底即興作曲之天才往往驚人，曾經引起瓦格涅夫人底稱讚；一八七七年在魯瑞洛伊之時，甚且使得巴西皇帝與皇后也不勝驚喜。他對於音樂美學之許多曖昧的問題特有興趣，而以哲學家與藝術家之雙重資格把這些問題思索着。

尼采底性格

尼采風格

從兒童時代起，尼采對於詩歌也是頗為醉心。他底妹妹保存了許多他早年的詩作，多半是寫於一八五八至一八六四年的，這些詩歌表現了一種美妙的感情與真實的詩歌天才。

後日，在他底生活之各時期，主要地在一八七七年，一八八二年與一八八八年，他都寫過許多哲學性質的詩歌，在這些詩歌之中我們也可發現許多至高的美。^參

但是，即使他底詩歌之天才從來不會枯竭，我們也可以斷言正因為詩歌寫作之練習使他成功了如此優美的一位散文作家。我深知有些德國批評家反對過尼采底作為文章家之盛名；並且，我承認一個異國人沒有資格來判斷一個作家底文體。然而，我知道今日的德國評壇則幾乎一致地承認着尼采底作品之文學價值。無論如何，以像我這樣的一個法國人底眼光看來，尼采底文筆總是那麼地乾淨而且富於色彩，雄健而且柔和，富於繪圖的表現而同時又有着雕刻的規法——確是特殊有誘惑性的讀物；他底文句顯然是經過刪改，與細微修飾的，直如美術家之筆墨；具有精細的技術，使其所寫者翔蹤如生，而且細緻；然而，他底文筆同時也是自然的，活潑的，優美的，這是我們由法國人看來頗為笨重的德國散文中所稀見的。尼采底文體根本是熱烈的，抒情的：在他底最微妙的心理分析中，在他底最抽象的論理作品中，我們總可以感覺他並不僅以他底理智來思想，而以他底整個存在來思想，而且，在他底每一觀念之中，他都注入了他自己。他不僅是具有亞米愛耳之作風的一位光輝的道德家，比方說，一位公認的警語大師；而且他也知道利用時機而升入最情感的抒情主義。如某些批評家一樣將他底

散文詩查拉圖斯屈拉比擬於歌德底浮士德，這也許是一種誇張；尼采底作品較之歌德底少有「人間性」；並且，我深恐這部作品永遠也不會被一小部份雋雅的人——不滿足的人，也許甚且是墮落的人——以外的人所了解。但是，我想，假使讀者習慣了這一作品之象徵的而且戲劇的風格，與其在最初似可駭怪的語言，則當他讀了這部作品以後，他一定難以壓制一種特殊強烈的情緒，一種直透沁脾的情緒，老實說，此種情緒祇有當我們聽見某種音樂樂曲之時所經驗的情緒才可與以之比擬。在這散文詩歌之中，我們似乎感覺着一位熱情的音樂家正在我們面前演奏——少年德意志音樂派大師之一，斯特老斯（Strauss），就會選擇尼采底查拉圖斯屈拉爲他底最出名的沁芳南和樂之一底主題。

本能地貴族氣質，戀慕着眞理與藝術，是理智的，又是情感的，是剛愎的，又是熱情的；是思想家，科學的音樂家，詩人——尼采在我們面前出現爲一種獨特地豐富的而且複雜的天性。但是，此種本能，趣味與性癖之複雜却無論怎樣也無損於他底人格之根本的統一，這是她與許多近代精神不同之點。將他比擬於海涅是完全不正確的：海涅一生游移於理性與情感之兩個相反的趨向，在理智上是無神主義的，在本能上則是宗教的，在愛情上既是一個信仰者，也是一個懷疑者，在抽象思維上是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的，而在感情態度上，則是極端貴族的。尼采非常明瞭每一個現代心靈之複雜性：「希臘之人是如何單純，」他說道，「他們爲他們自己所造的肖像是如何單純！在人類知識上，我們是如何地超過了他們！但是，當我們把我們自己與希臘人比較之時，我們對於一種精神之概念却是多

尼采底性格

尼采底性格

麼曲折的，複雜的！假使我們願意，假使我們胆敢以我們自己底精神典型來創造一個建築（但是我們已經太胆怯了）我們就應當以迷宮爲模型了。」（黎明，一六九節）更有進者，他也注意到現代精神之複雜性所給與尋找真理的哲學家之大的便利；他將在自身之中發現研究之題材。這題材是更爲豐富，更有趣味的，因爲他底本能是更複雜，更發展的，因爲他底靈魂之迷宮有着更深的迴廊與可供探究的更爲幽邃的寶藏。因此，尼采所要求的就是他能不斷地擴大他底經驗之範圍。他在尋求者之嘆息中強有力地表現着此種情緒：「我底慾望如何之大呀！在我底靈魂之中沒有冷漠——祇有一個貪婪一切的「自己」，這「自己」惟願能借他人之眼來看，借他人之手來握，正如以它自己底眼來看，以它自己底手來握一樣——它決不失去那可以屬於它的一切。啊，那貪慾在我底心中如何燃燒啊！啊，祇要我能重生於許多別人身上！不能從自己底經驗之中了解此種嘵息的，也同樣不能了解求真之熱情。」（歡樂的智慧，二四九節）但是，假使一個人應當利用他底一切本能，無論善的或惡的來尋求真理，假使他應當以他底生活與存在爲實驗之物質，則另一方面他也得注意他底人格之統一性不受擾亂。假使他底中心力——意志——軟弱了，假使意志不足以維持本能之嚴格的等級，假使靈魂成爲了放肆的與盲目的本能之戰場——這人就得遭受無可救藥的衰敗。本能之無政府爲衰敗之最嚴重的徵候之一；此種徵候祇能在非常墮落，走向死滅的人底身上方能表現。至於尼采，其意志雖然發展到非常的程度，然而也底人洛之印證均統一切並不感受教育。我門從未見也與自己開誠，不決，或猶疑。也盡可腹離

，但是他去是一整個的」；「曾想是想可行動的」。——日本大阪工業獎勵會大河原錄錄（四十六歲）之新發明以電波自由運動飛機已完成。於近日舉行試驗飛行，此試驗頗受大眾注目，聞該飛機僅重二十七貫，為世界最初之人造小飛機云。

藝術的天性之無數的仰望，全都具體化了。

（完）

電 駕 飛 機

日人大河原之新發明

尼采底性格

東京漫談

哲 谷崎潤一郎

我雖不懂得歷史，可是也知道東京就是舊日的江戶。那時廣闊的土地上，一眼望去是大草原，要建設像大阪京都那種新市街的確不易。即是勉強造成了道路，但地質柔軟，泥濘極深，雨一下，街路都成了泥溝，冬天則凍開了龜裂。說日本氣候溫暖，風光明媚，東京實在要除外；八月以後，颶風就刮起來。那些關西搬來的紳士豪商之流不免就要耽心。近來各地素封之家，因在故鄉失敗而流來東京的人，我們可以在中野，澀谷，阿佐谷一帶新建弄堂中找到他們的家庭。說句不中聽的話，所有那些偏僻陋巷，現在是再也不感到索落了。但我却相信，這帶地方比北國還冷，在北國，溫度雖低，但擁着火鉢，望窗外積雪，還不失北國情趣。而東京這些偏僻地帶，只有道落底積雪，空中的寒風；房屋既然簡陋，於是壁間的風颶颶地吹進來，夜裏雖然塞上許多布，但風還是止不住要從簷子的合縫中灌進來。京都的房子，外面都裝上一層杉板，而東京的漂亮房子，也不過粉上一層薄薄的石灰，乾了之後，一塊塊裂開來，就像一間破屋似的。街路上秋風一吹，紙屑灰塵通通揚起來。黃昏時候，連熟識朋友的房子都不易找到了。如果這時你在這些屋子底門口彷徨，見到路上拖着鼻涕的小孩在遊玩，不由得心中就要難過起來。你會要問，這些人為什麼緣故到這裏來的呢？從這條街看來，所謂東京也者，豈不是比農村，鄉間，小都會更不如嗎？

是的，東京實在不過如此。就名勝說，春日看花，秋日看紅葉；那些嵐山，嵯峨，高尾，梅尾等山，去過的人，就知道除了雜木林，草原以及那平凡丘陵底連續之外，一無可以賞心悅目的地方。記得小時候學校秋季旅行，到瀧川去，我大驚着所謂紅葉名所就只是那麼一個屋子而已。

此外，所有的名山，名伽藍，也正只是個「名」而已。如果關西人聞名來看，沒有不失望而返的。從這些貧弱的建築中，我們可以想像到，昔日江戶人如何自認此地是將軍家底采邑，如何慌慌忙忙製造名勝的情形。

說到草創時代的江戶，那時是在關原一戰制勝的霸者之都；在殺伐中充溢着活氣。那時流寓此地的江州商人，伊勢商人，三河武士等，也正如今日想從滿洲新天地中開拓自己底命運的人一樣，是雄心勃勃的。他們是剛愎堅忍的，對於生活上的不便，可以用「意氣」去忍耐，并且去征服。一面吸取京阪（京都大阪）文化，一面自誇是征服者去輕蔑他們。記得有個笑話，說有個江戶兒去京都觀光，在妙國寺看見蘇鐵；他說：「什麼蘇鐵！這一點也不希奇，就是我們那裏的山葵。」他們就是這樣，分明自己底東西一點也趕不上京阪，却要用這種威勢的語調來自誇。

但幕末維新以來，這種江戶氣派是因東京而變形了，明治初期中期到末期之間，江戶精神和江戶趣味只存了糟粕，變成了亡國的嗟嘆之音。頹強的江戶兒是很難看見了。我想，原因是草創時代中江戶文化加進了不少殖民地氣分所致；而其後又變成了世紀末的頹廢風氣。所以維新運動一起來，那過

東京漫談

慣了三百年太平生活，遊惰安逸慣了的江戶兒就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通通失敗，京阪是報了關原之仇了。自此之後東北底一切設施都比關西落後。東京人雖只是和東北人同樣的失敗，但意氣更加消沉。大家子弟都因家道式微而現出落魄之象。他們底典型是意志薄弱，以常識豐富趣味纖細自負；在人前言語木訥，雖洒落而拙於機巧，正直而缺少勇氣與堅忍力。這種殖民地人民所必具的闊達，使他們遺忘了昔日江戶兒底意氣，養成了無可救藥的缺點。總之，維新以後，東京人一天天降到敗者地位去；雖然一切日本人底立身機會是平等的，但東京人中就沒有出幾個偉大政治家，實業家或是軍人。同我一樣的東京人芥川龍之介說：「我們都是些沒志氣的無聊人。」誠然不錯。

我底父親就是這種典型：他爲人正直，有潔癖；淡於名利，不願和他人爭勝，不高興應酬。如果去做商人，決不是那種排擠外國人使用大刀闊斧手段的人。老來時，也不煩心家務；常常帶上五角塊把錢，跑到淺草一帶去看看電影，尋點小吃，圖個半日的愉快。除了好酒之外，也沒有多的嗜好；晚上酌了兩杯，便陶然談些人情世事，而慢慢睡去了。他真是個天生的樂天家，決不是拗世嫉人的人。我常說：在東京舊家中，每門必定有一個這樣的老人。雖說不盡和我底父親一模一樣，但大都是容貌枯萎，飄飄然有如市井仙人之態。

因爲他們都是如此隨和樂天之故，所以當京都大阪人還守着先人資產，保着舊家體面與資本主義時勢抗爭之時，在東京下町的舊家已經存留得沒有幾家了。他們大概不是父輩而是子輩，爲了衣食而

寄居在附近卑陋的屋子中。大震災後，都流徙郊外，散諸四方了。復興以來，這一帶也劃入京橋，鐵座，丸之內勢力範圍，高大的建築立起來，從前的小路幽巷早已泯滅無遺，這便是日本橋之兒底命運了。他們底歸宿便是我所說「比北海道更寒冷」的市邊區，或者是遙遠的朝鮮，巴西了。有時我走到那些舊地，望着那高聳的洋房，也不禁生出人生無常之感。

我也許把舊時代的東京人說得太多，可是他們却是真正江戶人底子孫；但現在是已經滅絕，或正在滅絕中，在現今大東京代表市民中，這種人是一個也找不出了。今日東京底代表人物，特別在震災後，我以為就是那日見其多的知識階級男女。在震災前，山之手底住民比下町底住民中官吏，軍人，政治家，讀書人要多，所以他們底住宅大半免了震災之厄；灰燼之餘，他們自然成爲東京底代表，而進化成爲今日的知識階級。所謂「進化」，就是說他們不像從前山之手底住民，無論在服裝，言語，坐立進退上都明明與下町人有個對照，而是包容下町和山之手兩種趣味的。他們富於近代藝術的教養，理解西歐繪畫和音樂。他們底賞鑑力非常之廣，說到趣味比例，山之手五分，下町三分，還有兩分是鄉村的。雖說趣味複雜，但決不是內心的複雜，完全是一種表面的。早晨縱論法西斯政治，稱頌希特勒和荒木，晚上又高談自由了。他們聞一知百，隨處打聽政界消息，就像世界上沒有報紙一樣。她們又知道音樂界的事情，誰人演奏小提琴啦，門票多少啦，都非常清楚，從文化學院的學生到四五十的有閑紳士太太們，大概都是此種程度的通人，他們唯恐落後地走進智識階級底圈子中去。他們說

東京漫談

話中帶着各種不必要的外國字，他們日常生活中有許多不必要的西洋享受，只要看看東京和大阪兩地底西菜館之多寡，就可以明白了。大阪人很少能在妖嬈的侍女前大飲雞尾酒或威士忌的本領，但東京的華族外交官等人却能懂得歐洲古酒底味道，并且褒獎有這種賞鑑力的人。他們寧可多貢小賬，明天沒零用大可不管。這是他們承繼下町人一切弱點的一斑；他如氣質柔弱等，也都是這種傳統。

從職業上說來，他們這階級是非常複雜的：其中有學生，有閑紳士與夫人，銀行公司的重要職員，退職官吏，退職議員等等。此外，他們還交遊些從前屬於下町人的銀座，京橋，日本橋邊商店底主人，俳優，藝人，畫家，小說家等。這種紛然雜沓的集團，然無職業的統一，但在他們面貌，言語，動作上面，却有某種共通點存在。在從前，俳優中，也有新派人和舊派人各各不同的愛好，藝者與貴婦人一見就大有區別，而現在呢，無論電影明星，華族千金，資本家小姐，大旅舍底掌櫃，外交官等，通通是知識階級。久保田可以穿上西裝去拜訪某無綫電台台長，菊五郎（日本俳優）可以教鳩山文部大臣打高爾夫球。這種時勢底造成，不能不歸功於新聞紙底大力。新聞紙上，無論大臣也好，大學教授也好，實業家，藝術家，通通是「時人」。在雜誌上，不論哲學論文，藝術創作，供給興味是同樣的。

因此跟着來的便是輕佻浮薄。記得有次在祇園一個茶社中偶然遇着畫家正宗得三郎，他告訴我最近要到巴黎去。他說：「巴黎和京都一樣，是寂靜的；古氣凜然的。這地方應當去一下。」誠然，一

國文化淵源地，爲地方人士所景仰的地方應當如此。但我們東京却因了地震，終年大風之故，所有建築六七十年就完全壞了。人們只管趁新，也是當然的了。這樣一來，無論文學藝術都無根底。即以小吳爲例，從新內，都都逸，端，嘎直到歌澤，一代不如一代，一代比一代淺薄。回想起歷史來，怎叫人不慨然呢！

——譯自日本改造三月號——

△一隻死鼠的代價！三萬五千元

芝加哥有一女子因在嘴喰水瓶內發見一死鼠，控告經售商家於法院，要求賠償損失費美金三萬五千元。所有損失項目如左：

- (一) 創烈的驚悸，
- (二) 醫藥費，
- (三) 赴歐養病旅費，
- (四) 旅歐期間其女兒寄宿學校中所需一切費用。

△史丹林誕生在一個地洞裏

去年年底史丹林度其五十四歲生辰時，他老人家雖然照常工作，但有幾個美國新聞記者到他家裏去道賀。他有一位老母，今年已七十五歲了。她現在住在前沙皇時代左治亞省長公署的兩間屋子裏。新聞記者給她拍照時，她問他們道：『美國在什麼地方？我只知道它是在大洋以外的。』新聞記者又問她兒子史丹林誕生在什麼地方，她老人家就領他們到了一個地洞裏。這地洞很是寬敞，史丹林的一位祖姑母至今還住在那裏呢。

人類的社會與螞蟻的社會

人類底社會與螞蟻底社會

John Langdon Davies
張左企

自從梅特林克 (Maeterlinck) , 法布爾 (Fabre) 等人貢獻其蜂蟻等生活之研究以後，此等社會性的昆蟲之習性早已引起一般讀者和思想家底興趣，但這興趣通常是帶有欣賞性質的。我們看見那些小動物處處模倣着我們的社會和文化，覺得它們聰明得可驚；我們發見蟻類亦如人類一般役使同類，豢養愛玩的動物，按時播種與收穫，互通訊，互相作戰，以及雇用童工建造家室等等情形——當然要驚奇不置，但是我們並不爲了自身亦有進化成社會的生物可能，而去考察蟻的社會，以資借鏡的。

我們自誇爲萬物之靈顯然是因爲我們把形體看得太重了。我們認爲昆蟲是極下等的生物，殊不知在進化程度上它們是和人類同樣前進的，兩者離開原始的共同祖先的途程是相等的。要是善於應付環境足爲進步之尺度，那麼在許多地方蟻類底生活方式實較人類勝一籌。

說是蟻類底社會形態要比我們的進步多多，我們將來要進於社會的生物還得要拿它們做借鑑：並不是過甚其詞。可是讀者或許要說：蟻的社會是基於本能，而我們有的是理智，二者固不可同日而語也！殊不知我們所稱爲本能的確底行爲實在不過是因行爲沾染日深，而習慣成自然的結果。我們在同

樣的社會的機能上要用理智，也許僅僅是暫時的，是因為我們還沒有「本能地」作事的習慣。我們的應用理智不過是僥倖地能夠使用試驗及辨別是非的方法罷了，等到我們有了社會的生物之充分經驗以後，就要放棄那麼累贅的東西（理智）的。無論思想是哲學，藝術，宗教，科學底本源，在社會的行為之場合，它是一種懦弱與發育遲緩的表現。人類所以還沒有像蟻類一般確定為社會的動物，也許是因為他尚須運用思想的緣故吧。

在過去十年間人類社會化一事已有幾分實現了。以為自由思想與放任主義為社會僅存所必需的利器的民主思想已經漸漸衰落了。在蘇俄，意大利，德意志等處，這思想已被另一種主張所替代了，那主張是：一切社會的行為不應當基於思想，而應當基於以集體主義的或蟻樣的國家利益為條件的反射運動。一個國社黨兒童，法西斯青年，或其產黨青年，並不受思想的訓練，而須受威應旗幟，演說，口號，公式等刺戟的訓練。這當然並無新奇可言，蓋在人類的社會裏，凡是需要社會的行動的場合，我們總教個人要停止思想。紅綠交通燈，廣告，娛樂團體，民衆教育，主義的宣傳——凡此種種活動，我們總希望刺戟立刻引起反應，勿使高等腦神經中樞從中干涉而擾亂行為。總之，我們已接近蟻底社會，而尤以建設集體化國家之今日為然。

然則蟻類倒未始不可以作為吾人未來的發展之實物教材，究竟社會的習性能否使已有相當進步的個體動物（人類）更進步些，這倒是很有趣的一個問題呢。

人類的社會與蟻類的社會

人類的社會與螞蟻的社會

二

蟻類最顯著的一個習性便是那奇特的多態現象。人類祇有男女兩大異態，而此種僅有的多形態對於一種孤獨的動物——貓——同其價值。我們的社會的習性委實幼稚得很，比起那躊躇獨行的貓來並不更「多形態」些。我們的各個的肉體未嘗顯示不同的形態，或其器官發育各不相同，以適應各種不同的社會的機能。

但在蟻類是截然不同的：專司生殖的多形態已躲到了背後去，雖然依舊存在，而站在前面的是別具一態的個體，它們的形態爲了要適應某種特殊的經濟工作而已經改變了的。生殖只是極少數個體底任務，餘者皆須工作，所以它們的身體不受性器官或性慾的妨礙。它們中間有雄蟻和發育完全的雌蟻，但是極少數的；其餘的雌蟻則已徹頭徹尾社會化而成爲無性的勞動蟻了。再看那速成的社會的動物——人類，最近已漸漸將女子社會化而成爲勞動者，可是並沒有改變她們的身體。我們一面仍把她們用作生殖的機器，而一面又把她們改成工業的機器。結果是：家庭與職業的衝突產生了一切社會的罪惡。

要是我們具有蟻底社會意識或社會經驗，我們得先從生理的變化開始，以便必要的心理變化隨後而來。這是我們將來應走的路：我們要使必須勞力的個人不受性慾底支配，以免性慾與工作發生衝突。我們不必等待幾百萬年使這些個人像蟻類一樣由習慣而變成無性。我們將使必要的肉體的變化成爲

正統的兒童訓育之一部分。在蟻類中，本來雌性的個體因卵巢過度勞動，營養不足而致發育不全，終於變成了無性的個體。在現代的人類社會中亦有同樣的情形，女子工作加多的結果往往產了同樣的生理上的衰退。但是單靠這一種變化殊嫌其太迂緩，在集體主義的國家，將以應用內分泌學及外科術補助之。

人類如欲採用社會的多形態（與性多形態有別），可於蟻及白蟻所具的兩種多形態中任擇其一，這是兩類極不相同的社會性的昆蟲；雖然各不相關地獲取其社會的習性，然而是循着同一途徑前進的。在蟻類中祇有雌性社會化而成無性的勞動者，在白蟻中則雌性亦已社會化。白蟻中有女王蟻，雄蟻，無性化的雌工蟻，無性化的雄蟻。美國動物學家惠勒教授（Professor Morton Wheeler）曾謂吾人與其採取白蟻之多形態不若取採蟻之多形態為愈；然而吾人必須承認，人類所浪費的精力大部分在於男子底不生產的性活動。托爾斯泰等人曾經說過，世人甘心做工作的牛馬什九是受這全然非社會的特性之驅使，我們只要看一看街頭商店底櫥窗，其中大部分的貨物無非是用以引起性感的。

三

蟻底多形態不祇產生第三階級即動働階級，更有大頭巨牙的個體，既不擔任生殖的工作，亦不參加社會的工業活動；他們是戰士，完全負有保衛及攻擊的使命。此等戰鬥蟻有時分為兩類，猶諸我們的輕步兵與重步兵之分。這一切形態完全是對於社會的習性之一種反應，是像人類底兩性一樣根深蒂

人類的社會與螞蟻的社會

人類的社會與螞蟻的社會

固的。這些戰鬥蟻底存在頗適切於人類未來的歷史，我們將從此得到許多教訓。此輩巨頭分子生來就只知道戰鬥，因為他們的心理完全為生理所限定而不可變易。動物一經沾染社會的習性，就覺得此種限定是社會的經濟機能所不可少的。假想人類經過三千萬年的自然進化，到那時會有生而為戰士的個體，正和現在生而男子的情形一樣平常；但我們可等不到那時候，集體主義的國家亦必利用內分泌學及基於制約反應 (conditioned reflexes) 的教育來促成此事底實現。

歷史告訴我們，戰爭是一時節的職業。一到冬天，出征的軍隊便要回營過冬。在蟻的社會裏情形正復相同。可是蟻類由其豐富的社會經驗得到一種教訓：要在一年的某一期中有着多數的社會分子戶位素餐，無所事事，那麼社會就要衰落下來了。因此有幾種的蟻採用了下述的社會的方法以解決戰士的過曆問題：當戰鬥季已經過去的秋季，那些空閒的戰鬥蟻暫時被雇為收穫者，種子既經收割，即用他們的巨頭將種子搗碎；工作既畢，由勞動蟻將戰鬥蟻底頭顱一切下而棄屍於巢外。這樣，在太平時節社會可以不受養兵之累了。

我們把這些事實僅僅看做獨立的自然界底奇蹟是不夠的，因為它們對於我們實在是一種啓示。勞働蟻及戰鬥蟻底存在，以及過曆戰士底處置方法，皆足以顯示富於社會經驗的動物之行為，同時亦足為他日人類獲取社會的習性時的一個徵兆。每一種社會的生物，無論其為人類、昆蟲，或其他動物，在獲有充分的社會經驗以後，就會知道社會裏面的專門化的工作是需要專門化的身體的，而這些專門

化的個體在其社會的目既已成就時，社會即不能再事供養他們了。在他們的職務已經完畢而使仍任其繼續生存，這不但是不經濟，而且在心理上足以危害社會的安定，蓋必使全社會底個人底一切感情全皆充分滿足而後社會纔能安定。

不管我們採用何種經濟的集體主義的形式，要知道我們離開社會性的昆蟲所已跨越的途程只差一步了。社會的生活方式不但需要政治的和經濟的獨裁制，並且要使個人在生理上及心理上全行社會化。這一切，社會性的昆蟲早已昭示於吾人。吾人可由此等昆蟲之過去以覘人類之未來，至若列寧，希臘勒，與慕索里尼輩之所為，不過爲人類預備趕上蟻類的地步而已。

丹麥美人魚

造成游泳新紀錄游泳家德努登女士，本日以一分三十九秒半之時間，完成 Crans
式一百五十碼游泳，打破世界紀錄，按本月四日女士業以五十九秒八之時間打破 Crans
式一百碼游泳之世界紀錄云。

彗星與我們的地球相撞時怎樣？

彗星與我們的地球相撞的時怎樣？

左金

彗星會和地球相撞嗎？萬一相撞將會發生什麼結果？這倒是很有趣的一個問題。

想到那近代地質史上的四萬五千次流星雨，想到那成千累萬的彗星依然在太陽系內川流不息，想到那距今不遠的一九一〇年我們的地球曾經通過嚇列大彗星底尾巴，我們不能不承認地球在空間旅行是有幾分危險的。我們不敢担保下次嚇列彗星再度來訪時不會打我們頭上掃過，或和我們撞個滿懷，那時我們會遭遇一羣隕星底襲擊。過去數年中地質學上的發見告訴我們：地球上_面有十幾處地方曾受彗星底轟擊，以致彈痕纍纍，有似蜂巢。

最近的一個發見尤值得注意。據說在不久以前，曾有一顆兩倍大於嚇列彗星的大彗星和地球相撞，地點約在現在美國卡羅來那斯 (Carolinas) 境內，因為事隔不久，這創痕猶宛然存在。原來卡羅來那斯區域內有三千個淺平的地穴，每一地穴都有土牆環堵。較大的幾個地穴竟有幾哩長，一哩多闊。現在人們相信這些地穴是三千個大鐵彈所穿成的。

先是一九三一年美國某航空測量隊在南卡羅來那州內繪製一張航空地圖。有一位地質學家梅爾頓博士看見圖上的黑點，聯想到了彗星底彈痕，同時覺得如有一羣石塊斜刺裏投入地球底面，較大的石塊力猛行遠，所以穿成的洞穴一定要長些。為求證實起見，梅博士約同某教授親赴卡羅來那斯實地

調查。那地圖上的黑點然都是橢圓形的地穴，而且那些橢圓底長徑是東南對西北向，彼此平行的，同時每一地穴底圍牆都是在東南面的略為高些。此外，較小的地穴，果如梅博士所推測，比較大的更近乎圓形。只此數點已夠證明確曾有彗星隕落在該處。

這一次彗星的隕落，照前述兩位兩質學家底推想，大約有如下述的光景：

大約在一千至五萬年以前，卡羅來那斯地方遭了一次可怕的大災難，那時天空忽然火光迸射，嘯聲震耳，接着霹靂一聲，山崩地裂。同時大氣受着極度的壓力，排擠出炙熱如焚的大風，把太平洋裏的水掀上了歐洲底海岸。彗星既着地，巖屑飛射，直透雲霄，水汽的濺濺和塵土的濶卷，像千萬條的龍蛇，在空中飛舞着。巨大的巖石不絕地轟擊着地面，歷十分鐘之久。當斯時也，地陷陸沉，山崩海嘯，被災區域達十九萬方哩之廣。同時在此區域周圍五百哩以內，一切生物不免遭了池魚之殃。彗星所經過的地點留下了無數八百呎深的巨穴，給熔石焊合了起來，上面鋪滿了岩屑塵土，四周堆疊起四百呎高的土牆。那闖禍的隕星已經深埋在離地面幾千呎以下的地殼裏了。

原來彗星底本體是含鐵岩石底疏鬆的集合體，每一岩石近乎球形。當那彗星襲擊卡羅來那斯時，每一鐵球鑽進鬆軟的泥土，各各留下橢圓形的窟窿。同時崩潰的泥土向四面翻滾，堆集在洞口而形成了天然的壁壘。經過了悠久的年代，土牆漸漸塌落，而深穴亦漸漸填平而成淺盆。現在卡羅來那斯境內三千多個淺穴，便是數千年前所受巨創遺留下的疤痕。

彗星與我們的地球相遇時怎樣

彗星與我們的地球相撞時怎樣

假如這次卡羅來那斯的災禍重見於今日之紐約，會有怎樣的結果呢？從琅島到俄亥俄，維基尼亞，及安泰釐阿湖所形成的橢圓形區域內，所有人類底一切工事將化為烏有，全美半數的人口，三分之一的財物將蕩然無存。世界最大的都市一轉瞬間變成了一片荒涼的廢墟。同時在這災區以外，縱橫一千哩之內，壓縮空氣所波及的地方，每個城市，每所房屋都要化為平地，同時熾熱的氣流足以灼死一切的生物。雖遠至歐洲亦不能倖免，凡大西洋沿岸一帶平地，將受巨潮底衝擊，其結果亦不堪設想，那才是，希世的奇禍哩！

強肉強食

南美發現吞蠶魚
瓦鱗南美委內瑞拉國海岸外之特林尼達島東海岸河中，發現有鱗大
鱗長約三十英尺，此種巨物，該處確有之，載於史冊，並有照片，土人呼之為虎拉聞能
食鱈魚云。

天真爛漫的愛因斯坦

恬

誰都知道愛因斯坦（A.Einstein）是近代的一大偉人。他曾做下驚天動地的事業。論相貌，應該是不可一世的英雄氣概，然而他是瀟洒超脫有詩人音樂家的風度。論性格，應該有堅強不拔的意志，然而他是和藹可親，委婉若慈母，禁不起日常與人家有什麼爭執就要心軟下來的。

有一時他曾拒絕參加義務性質的小提琴表演，一則自謙藝術不高，再則恐於音樂專家不利，然而經不起別人的一再堅請，終於登臺表演了好幾次。在某次赴美途中，他曾謝絕過美人給他包定的特別官艙，後來有人把美國人因此而怫然不悅的情形告訴了他，他就接受了。

愛因斯坦雖具有曠世的天才，却絕少涉世的

天真爛漫的愛因斯坦

經驗。他曾將一張一千五百元的支票（是洛克斐勒獎學基金會贈給他的）用作書籤，把那本書遺失了，却想不起是誰給他的支票。他的夫人費了好幾星期的工夫纔弄到一張副支票，設法領到了那筆款子。有一次，愛因斯坦要去晉謁比利時王后，在火車站上沒有注意到歡迎的人員，遂自提了皮包步行到王宮，宮中的主族無不相顧失色。由此二事，亦足見愛氏之洒脫不羈。

愛因斯坦雖然謙虛溫順，但並不因此而降低他的身價。他有高潔的心地，超脫的性格。他不肯做任何卑劣的事情，虛榮不足以動其心，利慾不足以移其志。一九二一年他獲得諾貝爾獎金，完全撥充了善舉。某雜誌以巨額稿費請他做一篇文章，他毫不客氣地拒絕了。後來和該雜誌商議將酬資減為半數，纔算繳了卷。

天真爛漫的愛因斯坦

他最怕商人以金錢為壽，請他替牙膏香煙等商品做保證書，他認為這是行賄，絕對不能接受。愛因斯坦覺得金錢只合施捨的；在一九二七年一年中他曾資助過柏林的一百五十戶貧苦家庭。

愛因斯坦生平有兩種主張最為嚮往，一為和平主義，一為猶太民族主義。這兩種主義從小就種下根苗的。八九歲時見兵士操練的情形大為擔心，要求父親替他想法免得當兵受苦。後來改入瑞士籍，便達到了目的。他始終是一個非戰的和平論者。說到他的第二種主義，也是在學童時代養成了的。有一位牧師拿一只猶太人釘死基督的釘子遞給全班的學生看，學生們看了這遺物憤慨非常，對於猶太人的愛因斯坦侮蔑有加，以示懲戒。他的猶太民族意識就在此時種了因。後來他潛心於科學的研究，曾一度喪失此項意識。但最

近希脫勒到底把他永遠逐出國境了。

愛因斯坦幼時被人認為是一個遲鈍的孩子。

十五歲時跟他父親——一位電氣工程師——遷居到意大利米蘭去，十七歲時進瑞士沮利克的工業學校讀書。一九〇三年和一位女同學結婚，生過兩個孩子，隔了幾年便離婚了。一九一一年又和她的表姊妹愛爾莎結婚，這便是現在的愛因斯坦夫人。

愛因斯坦底賦性不慣於實務生活，曾經當過三次學校教師，每次都在短期間內失掉了位置。

一九〇二年由舊同學之介紹，在瑞京國際專利特許局任特許證檢查員。照例在辦公時間內是不准做私人事情的，但是愛因斯坦却偷偷做着個人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工具簡單得很，祇有一本拍紙簿和一枝自來水筆，他的實驗室就在帽子底

下。他偷偷摸摸地在紙上做着各種演算，看見上峯進來，立刻把那紙張塞到抽屜裏去。

他的大熟年之一是在一九〇五年，那時他是二十六歲，是年發表了五篇重要的科學論文，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是「特殊相對性原理」。這篇論文推翻了幾種公認的宇宙定律，立刻引起了科學界的注意；自然他不久便離開專利特許局而在大學裏當教授了。他的「一般相對性原理」到一九一五年纔發表，但是此時還很少有人知道他，直到一九一九年由日蝕照片證實了他的學說以後，愛因斯坦的名字纔傳誦於世人口中。

愛因斯坦之心地可謂恬甯之至，惟其有這樣平靜的心境，纔能作出那麼偉大的成績。他的工作幾乎全是解決萬分複雜的問題，要經過無數次的錯誤與失望，纔能得到一個正確的答案。

天真爛漫的愛因斯坦

因為愛因斯坦是世界一等人物，各地人士寫給他的信函像雪片般飛來，大都是向他請教文章、政治、經濟、家庭、靈魂等問題的。他復信與否全以自己的興趣為標準。如果是不值他一顧的信，即使是大人物寄來的，亦必向字紙籠中一擲的完事。反之，即使是無名小卒寄給他的信，只要打動他的興趣，他一定鄭重其事地作覆的。曾有一失業工人寄給他一罐煙草，他就回敬他一張韻文寫成的謝柬。愛因斯坦喜歡寫歪詩。

現在愛因斯坦對於偶像崇拜已漸漸受慣了，他已變成一個無所不談的雜論家，大有繼承著伯訥底地位的可能，然而對於世人熱烈的捧他，仍不時要露出不安的神色來。

斯太林運籌帷幄的生活

且

與他國異趣的蘇聯，從革命到現在已有十七八年，國內的政情雖然次第闡明，但仍不失爲謎樣之國。這謎樣之國的主人翁斯太林之生活介紹出來，當然是很有趣的吧！

在莫斯科，有一所六層的大廈，即全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官邸。斯太林每日的大部時光，都在這官邸的辦公室中。這大廈裏，武裝的軍人，查視着往訪者有無黨員的手冊。凡是非黨員，在這所大廈中不得隨便出入的，所以走進這大廈中的人，裏面的工作人員，大都熱烈地高呼着同志。但這在底下的第一層和第二層中，而且不是中央委員的重要部分。三層樓爲中央委員會組織部，專司黨員職務之任免處所，權能很大，能在六層樓上。這六層樓上，還有加額諾維基，巴

及於中央委員，中央統制委員。人民委員會等之成員，每有今天在這裏做着社長的，明天便派去管理村落的文化；今天在歐洲的大都市上握着商務的全權的，明天又改派爲公共食堂的主任了。

在這一層中往訪者不像下面二層之多，而且也沒有高聲歡呼同志，完全改成了低低的私語。這一層中往訪者還是比較容易出入的。上去到四層樓，便是中央委員會的文化宣傳部及其他黨政指導各部。到這一層的訪問者，大都是與黨政治有關係的，以及新聞的主筆，學者，宣傳員，教官等。工作人員，大都是有專門技能的。黨裏的黨書記長及其代理爲最高的地位，所謂黨書記局完全

斯脫維塞夫以及斯太林公務室所附屬之資料室。

加額諾維基及巴斯脫維塞夫之公務室在六層的入口處，而斯太林之公務室在較裏的地方。斯太林之辦公室佔了六層樓的大部分，以前是各室相通的，現在用板隔開了，僅通斯太林心腹之祕書室。這密書，是監視斯太林之官邸和外界的交通的。外面的人，出入於這六層樓的絕少，加額諾維基和巴斯脫維塞夫的訪問者，每星期僅只數十人。訪對斯太林者，則日僅二三人耳。來此訪問之人，都是有相當的要事待決，無意識之訪問是沒有的。訪問者得到了晤會的允許，在指定的時刻之中，從密書處填寫了會見條送進去，然後在接待室中候見。所以一般得與斯太林會面之人，很有些誇耀着自己的有威勢。

斯太林的官邸，在非常廣大而令人特別注意

的資料室中。這斯太林之資料室，搜集有關黨部重要人物之過失及犯罪的祕密資料，作成黨員各個人的素行表。這種關於黨部要人的祕密，用以對於反抗者是一種極好的武器。這種資料，最初由中央監察委員會保管着，現在完全由斯太林親自保管了。在斯太林的官邸中，從全國各地送來的極秘密的報告極多，完全由工作人員作成了細密的有系統的研究而加以保管，他自己僅擇最重要的一讀而已。

斯太林的辦公室，為中央委員會大建築中最神聖的地方。他自朝至暮都在這辦公室中，就是晚上也不大出去的。他在這室中，從接近者那裏聽取報告，考究問題，準備判斷，研究各部人民委員會之總報告。判斷的時候，他自己口述由值日的祕書代筆。他官邸中的紀律極嚴，值日的祕

斯太林這等帷帳的生活

書，靜默着進去，靜默着筆錄，靜默着走出。就是有特別重要的處所也不敢質問。斯太林自己，常因重要的判斷，在室的這一隅走到那一隅，由那一隅再走到這一隅，往來走着而構思着，其情形還遺留着過去的監獄生活的習慣。

斯太林最有興味的，要算在自己手中對外政策的問題之解決。如蘇維埃外交政策的根本轉變，實行謀接近法國之方針而排斥德國的協調，便是他的肚子裏的主見。他想轉變外交方針，還在一年前德國的巴本內閣時代，即訓令外務人民委員會了。當時里維諾夫由巴黎赴倫敦，即由斯太林直接訓令而來的。同事方面對此大加贊賞，里維諾夫也大得斯太林之愛寵。不過，在希特拉政府存在之時，與德親善是不可能的。決定這轉變的根本動機，便是對希特拉的法西斯主義準備敵

意。對於日本的攻擊，極東的防衛，斯太林每說日俄衝突，在蘇聯是最最有利的，所以蘇維埃的外交政策，其基礎完全建在斯太林身上。

現在再來一談斯太林的私生活：斯太林差不多沒有朋友，僅僅是革命初期中的少數的同志。因此，要拜訪他的人很少。他的私邸，可以說是沒有人走訪的。到同事的私邸中去的時間也很少。在家中時，家裏的人都對他要避去的。他的母親，對他有骨肉的關係了，但他對之也沒有什麼，數次到他的生產地，僅與母會面了一次。

可是斯太林雖然性情似乎十分冷酷，但對於高爾基又是例外的。高爾基是現代作家中之有名人物，斯太林常到高爾基的私邸過小夜會的生活。在這小夜會之中，便是斯太林和國民接近的唯一機會。他很有興味的和這位作家近坐着談話

，而所談者大半是問語。他的問語聲很響，可是他自己並不覺得。高爾基將他的問語書出了回答，往往讀了一晚而感得很大的興趣。

斯太林到高爾基的邸宅過座談生活，這是異

可以說是很例外的事。他的全生活，完全犧牲於國家，所以是國家獨一的主人翁。他是萬能的獨

裁者，有着無限的權力，只要小小的一句話，就可以決定了人家的命運。往往昨天是不避嫌疑的朋友人，今天就會發生不測的變卦。可是，已到絕路之人，只須他一句話，也可得到復蘇的機會。比如，有一位某劇作家，因受了反革命傾向的中傷，他的作品印刷局不再印行了，他就陷入窮境，勢將自殺，因此寫了一封信給有相當認識的斯太林，願意受那流刑，以延殘喘。二日之後，斯

太林從電話中對他說了極簡單之約束，立刻消息

傳了出去，昨日的悲哀的命運，今天忽然轉成幸運，劇場裏受到多人的注意，不久被聘入國立圖書出版局，受到各方面作家之熱烈崇拜矣。從這一點，很可以看出斯太林之權威了。

辛克萊底轉變

禹

以「墨西哥風雲」影片事受了許多批判的美國左翼作家辛克萊，最近很快的做了加利福尼亞州的州長。也許這種轉變是驚人的吧。不僅實際做了州長，並且還發表了一篇幻想的文字「The Governor of California」是一篇烏托邦文字。

這篇底大概說他被選為一九三四年底加州州長，他在州長任上的唯一理想，在這小冊子中他屢次說是完成一首敍事詩。他用了全力把它完成了。在四年卸任後，他在播音機中作最後演說，聽衆

辛克萊的轉變

是加州全體公民。於是他就完全完成這敍事詩了。這時地上已經沒有失業者底影子，加州資本家層也因這敍事詩完成之故而絕跡了。這時他便和平地歡喜地完全拋棄了他底欲望。加州地方是在民主黨十分留意指導政策下共同工作的集團，勞農者層是完全支配向工廠農村去了的。所以共產黨等過激派當然走不進來，而且也不需要。根據這種事實，辛克萊曾經在一九〇七年預言民主黨是將來美國有力的政黨。最近他又說：「在羅斯福指導下新生的民主黨，底活動使我滿足。」在數月前，他就脫出社會主義黨，而在加州民主黨中奔走州長候選運動。這小冊子，一半是事實，一半是幻想。他爲了實行理想之故，把加州担保債權所有者中勞動者部分完全償還了；就是那担保品，也「是價格騰高起來。而且加州有資階

級是充份質明的，他們必然高興用這敍事詩代替共產主義。」但這並非實際。有產階級一點也不高興這首敍事詩，並且想妨礙他底運動。有一天，他們爲了陰謀取得辛克萊底妥協，曾送一個金髮的年輕女子到他底辦公處去。但他對於這種策略完全有心得，所以會見之間，他留了個聽差在房子裏。雖然有這段軼聞，但許多小冊子中總是攻擊他，說他只是個社會主義者，毫無想像力；他那本書也只是藝術昧的作品而已。

◎馬斯曼底新作

德國小說巨匠托馬斯曼最近從長久沉默中抬頭來，在 S. Fischer Verlag 出版了一本長篇小說「第·格希登雅各卜斯。」這是三部作底第一部，全書四百頁。以聖經故事中約瑟作主人公

，可驚地應用了一聖經材料創造了新的聖經用語。

托馬斯曼爲了寫這本書構思了十年之久。現在他把那些只讀芳登布羅以及其他抒情作家的讀者通過改變過來，使他們驚異地發現這巨星底新發展了。他也和弗羅倍爾一方面寫了「波華荔夫人」，一方面寫了「薩蘭波」一樣，一方面想起了現代世界和現代文體，一方面想起了古典世界和古

中最深的意義，使用了得最熱烈的語彙，在最廣

大的舞台上向讀者述說了雅各底一生。在四百頁中展開了他底妻子，女奴和他自己底人生神祕等等，可以使人一氣讀完。對托馬斯曼底其他作品無好感的批評家，在這作品之前恐怕要低頭了。因爲目下德奧批評家都說托馬斯曼底作品沒有雄大的想像力呢。

世界最小的人

——高度只十四英寸——

住在小亞細亞安那托力亞地方，有個人名叫韓森貝，年已三十六歲，常常穿得很講究。但他的高度只有十四英寸，堪稱爲世界最小的人。

Maurice Hindus 最近蘇俄遊記

Maurice Hindus最近蘇俄遊記（承接上卷）

索琴譯

Maurice Hindus 是舉世知名討究蘇俄的權威，因為他能不挾成見，就活劇似演變的事實，作平心的觀察，而他同情之深厚，感覺之敏銳，更能達到活劇中每種人心頭作入微的體貼。這是他正當第一次五年計劃告成，第二次五年計劃開始時重遊蘇俄所發表的著作，是一本社會主義偉大試驗最精彩最生動的映畫。

書中描摹出現今的蘇俄，在城市居民，機廠工人，集團場上農夫，種種人腦裏各自活潑的印象。那個石破天驚爆裂出來的新人類，我們所慣設想的家庭，宗教，親族，財產，自由等名詞對他們全失其意義，他們拚着身和心的勞作，定見要實現一個新社會。末章則討論蘇俄世界革命的夢想恐終於是個夢想，值得讀者作進一層的返省。

六、集體農場

一九三一年夏末我漫遊至黑土區域一間村落，在這裏，正開着農業會議。集體農場底領袖，黨書記，蘇維埃官吏，都聚集在這裏，討論目前種植季節之問題。因為這區域是第一次地幾乎普遍集體化，所以此等問題尤其顯得迫切。在這區域裏，祇有百分之五的農民仍然固執於他們底私人土地。其餘的則已把土地加入了集體農場。

議程之中最爲麻煩的是向日葵之種植問題。向日葵這種渺小的種子，在英語國家雖然祇當作一種藐視之用語，但在俄國，尤其在我所到的這一區域，却有着日益增大着的重要性。向日葵子供給一種普遍地用作烹煮與燒烤的油，在動物脂肪極端缺乏的今日，這種油真可說上天所賜。而且，這植物還可以供給家禽底食料。加之，俄國各階級都愛喫向日葵子，認之爲一種奢華。

因爲這一區域有着週期的乾旱，所以在有些年頭向日葵作爲就有破乾焦之危險。怎樣來抵抗此種天災，這是一個實驗農場所要解決的問題。終於，實驗場發現了一種解決方法——假使將農民所慣行的春季播種改爲秋季播種，則向日葵可以增加多的耐旱力。出席這會議的實驗農場代表讀了一篇很長的報告，報告實驗場底發現。當他讀定報告之後，於是徵求討論。各代表全以驕傲與得意來慶祝實驗場底新發現。於是，議決了下來，要大會馬上把實驗場底發現付諸實行。這一議案是全無異議地通過了。

當我觀察這次會議的時候，我不禁想起我在其他村落所參加的會議，比方，要農民們改變其工作方法而增加土地之肥沃的事情。我記得在我落生的那地方的一次會議，討論的是關於輪作的問題。那是在集體化實行以前的時。清楚地而且具體地，而且以幻燈片爲助，一位農事專家想使他底聽衆確信輪作之利益。農民們懇切地聽，但是請他們發表意見的時候，他們則祇是搖頭，說出不甚讀成的話。對於這種計劃，說得最好的祇是這種改革在美國，德國或者丹麥也許可以行得很好，因爲在那種地

Moscow Times 最近蘇俄游記

方農夫們可以有較多的土地，而且有充足的錢買機械，肥料與種子。但是，對於他們，遠在俄羅斯的人，而且在這種特殊的村落裏，則實行這試驗就不免有些冒險。假使失敗了，則何如？比方，草之間題，的確，他們底草原是從來不會播種的，而他們所割的草者是粗而且壞的。但是草是自己長出的。他們從來不會料理牠，而且，就是在荒歉之年，他們也可以得到少許的草。在新方法之下，他們則必須犢鋤艸原，年年播種，然而他們却窮得買不起種子。除此，假使耕長得竟是不好，或者，遭逢了荒年，則又將如何？不，他們是不會改變的，在整個村落之中沒有一個農民接受專家底意見——雖然他們深知古老的，春季作物一地，秋季作物一地，而另一地則任其荒蕪的這種三地制，是俄國農業之顯然的缺點。

有些農民，主要地在烏克蘭，北高加索與西伯利亞，他們從鄰近的地主那裏學會了耕作方法。德意志底移民也是優長的農夫。因此，原來最早被請到俄國來的就是這些德國人。這些農民有機械，而且可以設法從土地之中扭出多量的出產。他們有優種的牲畜，而且知道怎樣照料牠們。但是他們却是爲數甚少，在整個農民人口之中不過百分之四或五。他們多半是所謂的庫拉克。俄國農民中的大多數往往是害怕着對於既成的方法作出激烈變動的。他們記得那些災荒之年，而因此，他們是不願冒任何改革之危險的，怕的是這種改革結果會失敗下去而使他們一貧如洗。

因此，不管你演說，電影，以及豐富的收穫與富裕的生活之應許，他們總是甯可用他們自己底古

種牀。他們對於牲畜之看顧是顯然地錯誤的。在冬天，他們不給，或者祇給很少的穀類給牛吃，因此所得的牛乳也很少，或者竟不能得到一點。他們，除少數的例外而外，多半把牲畜要置在無窗的廄中，一年祇有兩次，最多四次的掃除。他們擠牛乳的設備也是極不衛生的。他們底豬是沒有欄的，這種方法，對於強壯的土種豬雖然可行，但是豬却不會長肉。

無論從那一點看來，許多年代以來爲大多俄國農民所實行的耕作方法都有着強烈的改進之必要。集體化對於此種改進之實行增加了速率，減除了農民方面的無理的抵抗。他們也許會反對，會預言失敗，會拒絕實行命令，但是，祇要結果多少有點好處，祇要結果是好的，他們也不會再來反對了。我所參加的這次會議就是一個顯明的證據，這就可以證明在一種土地統制權集中的集體化制度之下，改革之實行會是如何容易而迅速。假使這一區域底農民仍然是私有土地，仍然是隨心之所好而耕植，那麼，就是要輸入像秋季種向日葵這樣的一種比較簡單的改革也必須有多少年頭之強悍的遠征，而且，就是在多少年之後，也必然還有某些農民仍然固執於他們底老的方法。我們祇須看一看有德國農民居留的區域，觀察一下德國農場上面與當地農民底農場上面的作物與牲畜之差別，則可以想見俄國農民對於農作之老的方法之固執是怎樣不可形容地頑強的。他們就很少利用德國農民底榜樣。

依我個人判斷起來，集體化對於俄國農業確是一件美事。牠剷除了在俄國私有土地制下所不可避

Maurice Hindus 最近蘇俄遊記

免的許多顯見的耗費——種子之耗費與勞力之耗費：人力與牲口力。牠一下子消滅了那種將田地分爲長條之古老的，不合算的分割。在適當的管理之下，集體化可以一下子將古老的耕種方法廢棄，上方所舉的區會議即是最好的明證。集體化可以將土地之肥沃提高到在通常的俄國情形之下所不能達到的高度。

通過着小土地私有之剷除與大規模的農場之創造，集體化使得最優良的現代農業機器之普遍的應用成爲可能。牠提供了一種牲畜底壞種之剷除與優種之代替的一種較爲易行的方法。而超過於一切者，則是牠保證了一種開闊的管理法，在此種管理之下，所有科學與實驗所推薦的一切方法，都可隨時應用起來。作爲一種農作之方法，集體化是如新的學校，工廠與宿舍之建立一樣，在經濟上是極可稱許的。

當然，共產黨在實行此種運動之時還有着更爲強大的政治動機。他們想對於鄉村中的私人企業給與一個最後的打擊，正如在城市中他們所會作過的一樣。他們實行五年計劃就是要爲那沒有私人企業容身之地的新的社會立下基礎，然而在這裏，在農村和整個的鄉下，却有着二千七百萬農民仍然有着他們底土地，牲畜以及工具在他們私人掌握之中，而且威脅着加強農村與都市之鬥爭，而因之，破壞了革命底主要的目標之一。

了供給都市與軍隊底食物，曾與農民作着全國的鬪爭。在個人農場底制度之下，不法的農民往往設法欺瞞政府官吏。他們將穀米與牲畜私藏起來，而使政府官吏空手回去。禁止農民私售穀米或其他出產給商人，並不能使農民把出產賣給政府，尤其在政府出價過低的時候。

而現在，他們是正在進行着五年計劃，有幾百萬的新工人需要供養。這些工人一定要有優良的生活之保證，不然，那些從農村之中出來的人就會又跑回農村，而產業計劃就會遭受影響或者甚且瓦解起來。顯然地，他們是不能遲延了，而且也無氣力來和農民鬥爭。但是，集體化一經實行起來，却為這難題找到了一個簡易的出路。牠給政府保證了農業生產之獨佔權。當農民們把他們底土地與工具，與他們底牲口，合股在一處，而共同工作，則他們就不能隨便欺騙政府官吏。要成功一種陰謀，他們就不免有人太多之顧忌。確實地，他們不能再如土地私有之時一樣來欺瞞政府了。除此，他們還得把他們底出產登記於賬目，而這種賬目是他們不能私藏或者假造的。而最善者，則為蘇維埃官吏，黨之工作者以及農事專家與集體農場中的黨員都可以監督農民，使政府所應得的一份不致被瞞掉。

而因此，集體化就實行起來了，作為一種，將俄國農業從古老的落後之中推進出來的有効的方法，作為完成鄉村革命底社會計劃之大道，作為使政府可以獲得急需的食物以供養產業勞働者之不斷地增長的大軍之一種確切的保障。

但是，對於農民，則集體化却是一種新的事情，一種冒險的，未之前聞的農作計劃，是反乎他們

Maurice Hindus 最近蘇俄遊記

底一切經驗與一切願望的。他們用心地聽着關於集體化底利益與允許之一切解釋。但是他們是觀望的。他們長久地，詳細地考慮着，對於這種連生活都要改變過來的巨大變革不能馬上就給與決定。他們與他們底妻子和鄰舍反覆討論。他們一定要等特別的村落中有人嘗試過，而且看看結果到底如何。然而，共產黨是不能忍耐的。每一天都是寶貴的。五年計劃得推進。產業化得加緊。革命得前進。共產黨不能容忍農民方面的阻撓。於是，當誘致農民加入集體農場顯得失敗之後，強迫就倣之，這種嚴厲的強迫使農民怨恨。假使農民不能安身於他底私有的一份土地，他也不會自願地來幫助這新的運動。於是，他就對蘇維埃反攻起來——他賣掉他底工具，屠殺他底牲畜。牛、羊、豬、馬，成千成萬地被殺掉。於是，強烈的禁止屠宰牲口之法令頒佈了，並且保證農民們假如不願意加入集體農場也可以不必加入，即使加入，也可以自己飼養豬、牛、或雞，自己植自己底菜園，而且加入到集體農場裏面的一切，無論是現金或者工具，戰者牲畜，都可當作能分紅利的投資——是這樣以後，農民們才停止了牲畜之屠殺。

比較康裕的農民，則繼續反抗着這運動，而蘇維埃，爲了收拾他們底反動，則繼續清算他們。蘇維埃對付這些富農是全無憐恤的，正如以前對付城市中的商人一樣。祇有在那些暴風雨之時日到過俄國鄉村的人，才可以想像到這種清算所帶來的人間悲劇。庫拉克底財產不客氣地被沒收了，他們被放逐於家庭之外，被送到一片荒土或濕土或其他的村落之中，讓他們去在那不毛之地謀生。或者，和他

們底家放在一起，他們被擡到擁擠的貨車上頭，有時祇有僅少的食物，被放逐到北面——在那處女地，或伐木場，或其他的什麼建設工程之中，去從新安家立業。俄羅斯是因為這些窮途的人們之喊叫與咒罵而戰慄了。但是，這種刑罰是無法減輕的。他們是在阻撓着革命，是應當不顧一切而被肅清出去的。

當然，我們也不可忘記集體化這一偉大的土地制度之改革所有的無限的困難，雖然個獨的農民是把他們底土地，工具，與他們底牲畜加入了集體農場，共同操作，而且依照着工作之量與質而分配產物。但是他們沒有夠用的勝任的組織者來有效率地管理這些新的農場。他們沒有夠用的農業專家來適當地指導工作。我見過幾處集體農場以水門汀做豬房，而地上不加鋪綴，因此，把許多以重價從英國，德國或波蘭買來的小猪全凍壞了，凍成肺炎，而死掉了。我看見過他們使用巨大的孵化器，但是總不能孵出優良的雛雞，即能孵出，也讓小雞吃壞的食物，住壞的雞房，而死掉大半。我看見他們用種麥的播種來種玉米黍，使得這作物不能長到應有的高度，不能成熟。所有這些類似的錯誤是一言難盡的。

然而，這些錯誤却並不是，集體化之中所固有的。在一九三〇年，集體農場已在勝利之路上了。那一年的收成，是俄國在革命以後所未見的最好的收成。全國的青年是鼓湧着希望。不僅一種新的耕作方法是掃蕩着國境，而且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也產生了。育兒所，學校，俱樂部，實驗隊——這種種

Maurice Hindus 最近蘇俄遊記

都在帶來歡樂，冒險，與希望。無論到什麼鄉村，都可以見到年青的人與少年的領袖們熱情地指示著已經成功的某些可見的成績。Kolhoz 已經成了新的時代與新的報酬之象徵。在新聞紙與談話之間，「農民」二字已不常見了。農民已經不再是農民了，那就是說，當他加了集體農場以後，他已經不再是一個舊的農民。現在，他是一位 Kolhoznik 了——一位有了新的信仰與新的目標，向着新的命運而突進的人。在旅館與酒店裏，菜單上面再沒有「農民湯」了。農民湯現在已經成了「Kolhoznik 湯」。

在一九三〇年共產黨大會席上，一位一位的演說家都認定集體化為革命之重要的成績——五年計劃底超過了預期之一面。現在，政府終於是解決了麻煩的穀糧問題。現在，不獨有了足供國內需用的食糧，而且還有剩餘可以輸出。農業人民委員雅可夫萊夫在一篇充滿着響亮的數字的演說中，證明着在各個區域加入了集體農場的農民就是在加入之第一年所獲的報酬也多過他們作着個獨農民之時所得的收穫。下面是雅可夫萊夫底原句：「我們發現了，在集體農場之中的中農家族之收入超過了上年，而貧農底收入則超過了以前的中農底收入。」他又說：「這證明什麼呢？這證明，大規模的農作就是在第一年也可以使得集體農場中貧農底收入達到以前的中農收入之水準，而集體農場中的中農底收入也可增高。」

根據於他底確有力的數字與這運動底一般的展望，雅可夫萊夫對大會和俄國人民應許着在五年計

劃之末年，國內所產的肉與牛乳將超過於計劃開始之年二倍。全國新聞紙也抓住了大會底精神，發表着整欄的數存與農民底名字，證明着，既有許多農民增加了收入，則集體化之利益就完全顯然了。在一九三〇年，一則也因為適逢俄國革命以後從來未有的豐收，集體化就現得是一種有着無限前途的最大愉快，假使共產黨對於這一運動能加以合理的哺育，而尤其對於農民底需要加以理解，對於他們底不負責的希望加以同情，則他們也許可以無甚嚴重的橫阻而渡過以後的國難之年。但是他們却並不如此。他們急於要完成目前的任務，而對於未來的發展之影響太不關心。因此，在一九三一至三二年間所發生的一切則似乎是聯成一氣而給與了集體化運動以一個嚴重的動搖，而在烏克蘭，此種情形尤甚。

同時，也有着對日戰爭之威脅。蘇聯是不能冒險的，所以就不得不為着準備萬一而動員起來，那就是說，而增加着國家底軍糧之儲備。在五大產糧區域都有着壞的天氣，損害了作物。為了應付國外的約束，得不斷地增加着的米糧之輸出以換取外幣。而同時，烏克蘭官吏對於耕地與生產之誑報也使得莫斯科當局對於烏克蘭加以更重的賦課。在共產黨底隊伍之中，有着政治熱之澎湃，他們猶嫌鄉村中社會主義進展之不足，而決定與以推進。雖然在一九三〇年他們保證過農民自養的牲畜可以不必社會主義化，但是現在他們又繼續將集體農場農民底牲畜強迫社會主義化，轉渡到公共畜羣之中去。農民們提醒他們以前的應許。但是他們置若不聞。於是，為了報復，農民們又屠宰牲口了。較高的當局

於是來調解，禁止強制的社會主義化，但是這並不能使既被屠宰的牛羊和豬復活過來。

加之，當地的官吏也干涉着農民在公共市場中出賣物產之權利。國法所禁止的祇是集體農場不能出賣產物，但是個獨的農民與有賸餘的集體農民却喜歡把賸餘的東西拿到市場變賣。於是，那些當地的官吏就開始沒收着市場上的物產，而且科罰那些出賣者。

使得情形更糟的，還有着急迫的肉物徵集。讀者或許還可以記得那一對老夫妻底牛被當作肉物徵集而被牽了去，以致引起鄰舍之總罷耕的事情。蔬菜，牛乳，以及飼料之徵收也是重的，而有時，無論個獨農民或集體農民都有着缺乏蕃薯，甜菜和白菜之類的事情，在冬天，牲畜也缺少飼料。最壞的就是米糧之徵收。在烏克蘭，米糧之徵收是尤為嚴厲的。從上一章，讀者業已知道農民們請那些徵收員想一想，他們所作的事情，想一想他們是怎樣以他們自己底手毀滅着這個運動。然而，世界上最有的紀律的民軍之兵士——共產黨員——是不留情的。他們知道農民們往往是在等待，而他們更知道他們底黨底紀律——他們是不能辜負他們底使命的。就是他們底生命發生危險，他們也全不退縮。他們知道，假使他們底工作稍有差失，他們就會遭逢如何的憤怒與藐視。

時不可失。米糧徵收之完成期就在目前，他們感覺得如果停止起來而到他們底長官面前訴苦或者再把事情考慮一番，就無異於示弱，無異於自認失敗。因此，他們在一切呼籲與一切訴苦之中反覆見強硬。有時，他們自動地收集更多的糧米。他們是勇敢的，忠實的，他們想要對他們底長官表示忠

誠，證明就是在此種困難時期他們底工作也能超過計劃。但是，他們並沒有計算到這代價是如何之大。

當二月，三月，四月一到的時候，在烏克蘭，人畜底食物都感困難了。在別的區域，在北高加索，在伏耳加上游，都有着米糧，但是黨或蘇維埃或別的人却不能把這些米糧運輸到受難的區域，而祇讓集體農場自己去搬運。忽略了此種與非常時期相適應的運輸之便利，是蘇維埃組織之最壞的特點。

後來，當整個的事實暴露出來以後，在整個烏克蘭有成百的此類官僚被辭職，被訓練，被拷問，被監禁，或者被開除黨籍。最近，在德尼普洛伯特洛夫斯克，在烏克蘭，有三個濫報米糧數字的官吏被槍決了。

但是，對於錯誤的官吏之總的刑罰並不能給受難的農民帶來怎樣大的安慰。他們自認爲是遭逢了一個暗澹的境況，而自動地跑出去尋找麵包。他們往往包纏了所有的一切從農場之中跑了出來。成千成萬的農民跑到了莫斯科，因爲他們知道在莫斯科有着大量的食物。年青的人則撞進了工廠。他們知道工廠之中是不含短少食物的。而烏克蘭，雖有其可愛的土地與可愛的天空，與可愛的白色鄉村，却是被恐慌與不幸所包圍了。在此期間，牲畜因爲飢餓而死亡的，不可勝數。我還沒有見到一個精確的數字報告，但是，此種數目在整個農民牲畜之中一定佔去一個頗爲可觀的百分比。豬與馬都是飢荒之特殊的犧牲品。在我所見到的一處集體農場之中，有五十頭豬死掉了；在另一處，死了十頭；還有一

Maurice Hindus 最近蘇俄遊記

處，死了一百頭；而再有一處，則有二十二匹馬與十頭牛都餓壞了。各處，原因都是同樣——飼料之缺乏，十分自然地，農民們會喪氣了。他們不獨要把自己需要的米糧供給政府，而且，當他們困難的時候，政府官吏却無法立即幫助他們。他們得冒着萬難而自己跑出去找食物。他們在別的地方找到燕麥與玉米黍，帶回來給他們底家人與隣舍。但是這個並不能輕減他們底怨恨。政府提前發下穀種，指明在來年春天應當種植多少田畝，但農民則將種子之全部或一部吃掉。他們不管將來了。他們感覺得他們是被欺騙了，而對於集體農場也完全失却了興趣。

他們時時故意怠工。他們故意地隨意耕田，稀疏下種。他們已經到了居心不望好的收成之地步，一半是由於報復，而一半則由於冷淡。當然，此種情形就是在烏克蘭也不能說普遍，然而，像這樣的情形却是各處都有。在我歷次遊俄之所見，我從沒有見到田地之中像一九三二年夏季這樣長滿了莠艸的。基輔區底甜菜田中，簡直可以說是蓋滿了莠艸。

「有些地方，」卡加諾維支於一九三三年二月對鄉村突擊隊員演說道，「我們有許多的敗艸。我們是將牠們拔出而且燒燬了的。為什麼牠們又生出來呢？因為土地耕種不良！」

在同個會議之中，農業人民委員雅可夫萊夫也述說着他在烏克蘭奧德莎區一個叫作 Peremohetz 的集體農場上的經驗。他說，這農場，正如腴地的一般農田一樣美好——土壤肥沃，氣候適宜，每個家族可有九個公頃的糧田。然而，在一九三二年，這農場却不能納出政府所規定的糧量，就是徵收量

減爲前年的四分之一，農場也仍然完納不出，而且，有許多家族所存的食糧簡直還不夠用。原有的三百五十三匹馬，剩下的祇有五十三匹。有一百匹是餓死了。雅可夫萊夫暗指着那管馬的人，一個以前的憲兵，是居心將馬匹餓死，雖然他也承認這些馬可能得到的飼物祇有一點乾坤。在這農場上面，所有的祇是混沌，紊亂，與懶惰，除了一二勇敢的突擊隊員以外，所有的農民對於工作都無興趣，祇是敷衍了事。換言之，工作意志之麻痺使得這個肥沃的集體農場成爲廢墟了。

這樣的情形雖然並不普遍，但是也不能不促起政治上的反動。那些集體農場中的頑梗份子就有了種新的武器在他們手中。那些一向反對集體化，而僅僅因爲害怕着刑罰與放逐而加入集體農場的農民就可以借事而煽起反動，而他們就馬上煽動起來。他們中間有些人已經做到當權的地位，如集體農場中的主席或經理。既然在廣大的區域之中有着失望之表現，如是，反對派在貧農而尤其在貧農以外的份子中就大有活動之餘地。因此，就有了像北部高加索那種地域之反動，在那種地方，哥薩克雖然會被鎮壓過，然而却從不曾參加過集體農場或者放棄過他們底私人企業。而因此，就有着幾個哥薩克區域之放逐，這放逐，與其說是對於該數區的農民之一種刑罰，勿甯說是對於其餘哥薩克之一種教訓。

顯然地，集體化，尤其在烏克蘭，是需要着一種急切的支助的。在國內其他地域，怨望之聲也同樣高大。在日用物品缺乏之時，在苛重的糧食徵收與過度的肉物徵收制度之下，這種情形是沒有辦法

Maurice Hindus 最近蘇俄遊記

的。爲了緩和此種緊張，蘇維埃不得不取消農民在公共市場貿易之禁令，容許集體農民在市場上以市價出賣他們底任何剩餘產物。同時，他們在工業上也開始了一個強烈的鬥爭，加緊日用消費物品之製造。

但是，這還不夠。我常常感覺得共產黨底組織之大弊（雖然牠也有其目的之統一與紀律之嚴整）就在於牠對於牠底錯誤缺乏敏感，不能將錯誤抑制於開端。無論這是由於單純的官僚主義，或者由於強硬，或者由於因爲有許多嚴重的任務而不聽分心，或者由於這一切之總和，但是結果却總是同樣糟糕的。對於一九二九至三〇年冬天的牲畜屠宰事件，情形是如此的，而對於教育政策，對於藝術之態度，情形亦莫不如此。在每一事例之中，總是要錯誤釀成危機以後官方才加以注意，而給與緊急的對策使其足於顛覆。烏克蘭底酵母已經醞釀了幾乎一年，然而官方却仍然沒有什麼有效的對策。在共產黨底擴大會議之時，全國都屏息以待，希望有什麼好的方法，然而結果却沒有什麼。是直到一九三三年一月共產黨大會之時，有効的對策才策動起來，以想救集體農場所受的損害。現在，共產黨是以所有的，所可運用的一切能力來推進此種對策了。米糧徵收取消了，而代以米糧稅與出產稅。所有共產黨底高級學校與專門學校都改成了農業學校，以造成能幹的領袖。他們更且加緊了消費用品之製造。他們開始了軍隊與工廠份子之遠征，要他們自己幫助生產食物，以輕減農民之擔負。他們擴張着牽引機之網，這樣可以用現代的機械來包羅一個較大面積的土地。在國內，差不多有了三千個牽引機站。

他們遣派了大隊的共產黨員到鄉村之中，去熄滅反抗，幫助秩序，紀律，民氣與信任之恢復。他們真是動員了整個國家——自工會，蘇維埃工廠，黨之組織，以至先鋒隊——去醫治那或由上或由下所施的錯誤的管理所給與集體農場的創傷，尤其是在烏克蘭與北部高加索兩個區域。

然而，莫斯科所最需要的却是對於農民底要求與農民底痛苦之敏感性。顯然地，農業人民委員會對於此一任務是過份失敗的。他們顯得對於農民底羣衆情感太無理解與反應之能力。與庫拉克作戰並不能復活農民底風氣。莫斯科對於農民們曾經有過許多經驗，應當知道當他們一經感覺受了冤屈以後，他們就要拿起行政手段所不能對付的武器而打鬧起來的。當他們一經煩惱而且受難，他們就對於一切全不關心，祇讓一切去自己照料自己，且而，假使仍然今年應許他們可以自畜豬牛而明年又說假使不把牲畜加入集體農場則是反革命，則是庫拉克，假使仍然這樣他們仍然會一直對一切不加關心的。當他們底土地沒有了，而且從集體農場之中得不到充足的食糧與飼料來供養人畜，則他們也是不會顧及到國家底糧食問題的。對於此種特殊的情形之主要的負責者也許祇是當地的官吏，但是這種理由也不能給農民帶來安慰，或者給農業帶來幫助。卡加諾維支在他痛責烏克蘭底共產黨對於烏克蘭農民處置不當的演說之中說得好：「農民們加入集體農場就是爲了可以獲得大規模的農作之利益，然而，假使他們得不到利益，他們自然會自己跑到別的地方去找好處的。」

因此，新組織的許多Politodtely（農場機務管理處之政治委員會）之成立就被認爲一件非常重要

的方策，實際上，這種委員會是較之蘇維埃爲了挽救集體農場之失敗所公布任何方策遠更爲重要的。

這種委員會握有非常的權力，假使用之得當，也未始不可以挽救農民底風氣。當然，他們是不能希望以行政的手段去完成此種任務的。對於農民與他們底煩惱之重員，如果純以強硬的或獨裁的方式對付，是不會引起熱情，而且必然失敗的。我們可以說此種政治機關將無情地與政治上的反動鬭爭，但是牠們底主要任務却是要鼓勵農民借着科學與機械之助力而使土地盡其利，而欲達到這種目的，則祇有對於農民底苦痛加以同情的理解，對於農民的需要給與真正的滿足，而且，尤其重要的，不以空言，而以實行來保證農民底勢力之合理的報償。既然握有着不須誦命高級長官而便宜行事之實權，這些政治委員會也可以糾正當地的與中央的官吏，使其不再作出錯誤，而且可以肅清，集體農場之中迷漫着的不安與混亂之空氣，而對於農民之風氣作出多少彌補。在整個的俄國，沒有一種任務是像這些政治委員會之當前的任務一樣需要着那樣多的戰術，明智與同情的。

然而，我們可以保險的却有一事：祇要蘇維埃存在一天，俄國就決沒有回到個獨的農業之時。我感覺得，就是蘇維埃瓦解了，俄國底農業也仍然會是集體的，不過統制權不在政府而在農民而已。作爲一種農作方法，集體化之利益是無可質辨的。就是現在，在黑土區域與烏克蘭也仍然有着好幾十個非常成功的集體農場。集體化可以將俄國由落後的農業國家而變爲進步的農業國家，這是土地私有制下之不可避免的小面積的耕地所永不可能的。個獨的農民永遠不會有充足的土壤來袒護各種機械之購

置，除非俄國又退回到土地自由買賣之時代。於是，比較有力的，比較狡猾的農民則將併吞較弱的，較無能的農民底土地，有力者底土地擴大起來，可以投資於新的機械，而無力者則勢必連所有的土地也被吞併。但是這就是說回復到地主時代與慢性的，廣大的農奴狀態——而這就正是對於舊制之傾覆給與了那樣強大的動力的同樣的條件。

俄國農業之生機就在於將科學與機械應用於土地，而在俄國底條件之下，此種情形則祇有應用一種合作的農作制度才有可能。假使集體化多偏重於農民之合作而少傾向於政府之統制，尤其在產物之分配上，則肉類與乳類之缺乏均將立時消滅。同時，整個的俄國工業——鋼鐵工廠，牽引機工廠，化學工廠，機器製造廠——也正與大規模的農業互相調濟。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上，軍隊和農業都最得力於第一次五年計劃所造成的科學的與機械的進展，而第一次計劃還祇是一個開端，實際上，祇是向着此種進展之第一個步驟而已。機械與科學，祇要克服了一塊領土，是永遠也不會退出的，無論在城市或在鄉村。牠們甚且成爲了當地底風景之一部份，成爲了牠們所來克服，或者來救濟的元素之一部份。

整個的教育，尤其在鄉村之中，也同樣地最爲側重於集體化，而整個的農業教育也都爲着新的需要而特殊地形成起來。略一考察以前的與今日的農業教育之數字，就可以指示出來，自革命以後，俄國在這一方面是有著許如何偉大的進步。在一九一五年，全國僅有農業大學五所，學生三千三百人，

Maurice Hindus 最近蘇俄遊記

農業專門學校十六所，學生一千六百人；而在一九三二年，則有農業大學，一五二所學生八萬四千人，農業專校九六七所，學生二十萬七千八百人；而革命以前所沒有的農業高等學校則有三二一所，學生二十萬零七千人。實驗場之增加也有着特殊的重要。在革命以前，實驗場凡二百所，但是在一九三二年，這數目，連同支場，已增至一千五百八十七所了！

如果給以適當的管理，對於人間元素加以合理的注意，則集體化之運動是可以成爲蘇維埃底最爲光榮的成績的。

(本章完，全書未完)

國際週報第七卷第三期

日本政黨聯合運動與政黨改造派之抗爭

德國與軍縮之危機

最近蘇俄政局之檢討

四國角逐中之西藏

國聯是否爲達到和平之路？

國際時事

陳次溥

王伯祥

周環

司徒尹衡

葉祥法

本報每份定價大洋五分半年連郵費一元一角全年二元國外加倍（郵票代銀九五折）

社址南京湖南路十八號訂閱者請直接向本社函洽

各國賣發財票的實況

鉤

在二年以前，各國都認彩票為極不合一般倫理道德的舉動，不過是用了極好處的希望以騙取一般工人及商賈的零星金錢。可是二年之後，世界上忽然有三十多國皆有彩票的制度發生。除了英美日本以外，各國政府皆引用這非同平常的赌博，誠實的舉行彩票獎勵。政府除支付得獎的金額外，所獲的無異一筆殊大的稅收。

政府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號仍發行二萬萬法郎的彩票：約合美金一千七百萬元。

這樣巨大的彩票額法國人湧躍承買的情形，使一般贊成發行彩票的人亦驚奇。法人認國家彩票是種極有趣的娛樂，所以當政府發行時，他們以極狂熱的愛國情緒來擁護。一般法國兵士當袋子裏已裝滿着香烟（法國政府對兵士的香烟特設專賣局）時，所有的餘錢很快的去買這種彩票。

以現在言，各國彩票制度最盛行的要算法國，因為法國人民都喜歡節省一部分的零錢，積蓄起來承買政府的獎券。最近因經濟恐慌的壓迫，法國的預算因貿易及稅收不振，發生不平衡的傾向；法政府要尋找開源的方法，於是彩票制度開始引用了。雖然一般保守黨的人極力反對，而法

各國賣發財票的實況

各國賣發彩票的實況

告及漫畫充滿各個都市，一般到鄉下推銷彩票的人總說：「假使你獲獎了，你一切的事都解決了」。有時俏皮的人對小店主開玩笑說：「你的生意恐怕不興呢」；店主會說：「不管，反正我已經買了一張彩票了」。

在法國某市鎮有一個政府書記，買了一張一百法郎的最高額彩票。後來給他妻子知道了，侍女大怒，因為這一些錢是她三十年來在鹽油中節聚起來的。於是她就將半張以五十法郎之價賣給她的鄰居，及開彩時，該張彩票居然獲獎，可得五萬法郎，合美金三千元；這書記對他妻子大為不滿認為夫妻互相不洽，要求法院正式離婚。

法國相繼發行的彩票，皆有良好的成績，至

一九三三年末，政府售出彩票總額及二十萬萬法郎，約合美金一萬四千萬。政府除支付得獎金額

後，尚有盈餘時，以百分之四十之數作為社會補助金及農業救濟。據專家之報告，法國總收入中每年總有約五千萬金元從彩票方面得着的。法國官吏會說：法國彩票所以有如此之成績，因為政府方面將得獎的人數極力擴張，使平均四個法人

中就有一個得獎的人。(Every body in France would have a Friend, who had a Friend)

who knew a fellow who won a prize) 假使有二萬萬法郎可供得獎的人分配時，其分配應該頭獎五百萬法郎一個，二獎一百萬法郎共十五個，三獎五十萬法郎共二十個，四獎十萬法郎共二百個，五獎五萬法郎共二百個，六獎一萬法郎共一千個，七獎二萬法郎共十萬個。

可是法國在彩票成功方面還不是最最出色的國家。巴拿馬才利害呢，巴拿馬共和國自一九

三二年十二月發行彩票以來，每次總是五十萬美元之巨額，雖然美國是禁止買賣彩票的，可是巴國人總帶了彩票在美國沿街市出售。因此巴拿馬在彩票中所取得的錢完全是美國人交納，拿了美國人的錢建築巴拿馬的種種公共場所。

次論墨西哥。墨西哥政府每年必舉行綜額二

千萬美金的彩票。在這裏面政府每年可取得約三百五十萬美元，以作公共事業之用。至於慕索里尼亦日趨傾向於舉行彩票的事，以爲意大利一切公共建築之基金。目前在羅馬納柏爾(Naples)吻尼斯(Venice)等地方，年年有市政府發行的星期彩票，這些彩票的發賣在南美洲很盛行。

德國在過去似乎對彩票制度沒有什麼興趣。自希特勒新政後，最近亦發行了一次國家彩票，作爲救濟失業的基金。希特勒對一般國社黨員說

各國賣發財票的實況

：「每個具有國家意識的公民，我都希望他從遠

的購買這種彩票。」德國頭獎所得額爲六萬九千五百金元，而發行彩票的總額爲五十二萬零五百元美金。瑞典的國家彩票更盛行，政府所得的餘額，大部分資助文學，藝術以及戲劇音樂等工作。

蘇俄所發的國家彩票確並不能引起人民的高度興趣。蘇俄發行彩票的制度與他國完全不同。

所謂彩票就是一種國債票，有一人購買了國債票即與以一張彩票以便未來兌現之用。這種國債票每個工人必須買的，假使一般工人不願承買時，就有扣留飯券的危險——餓餓。當那一個號碼可以去兌現的消息發表後，那般工人很少高興的去發現的；因爲蘇俄制度之下，沒有物質上的豐滿設備須要他們去化錢的。因此在蘇俄彩票局裏面

日本何以沒有彩票的發行，這因爲一般日本思想精巧的人，完全與中國的情形不同，他們對於投機事業很少有興趣，在幾年前，在日本的賽馬亦認爲是違法的事。至於英國，在伊利伯刺時代亦曾提倡彩票的大規模舉行，後來到喬治第四於一八二六年即制定法律禁止彩票之發行。英國所以禁止彩票的緣因與美國禁止的緣因相同，無非要提高公民個人的忠實的道德標準。兩國對於彩票的立法手續亦完全相同。有許多專家認爲這種國家允許的賭博，確有許多誤用及賦弊的地方；他們的論斷，以爲如果取消合法的彩票制度，羣衆的各方面都會好一些的。

在華盛頓時代因爲對付紅種的土人亦會發起過五百萬金元的彩票；於未禁止前，因正當的須

各國賣發財票的實況

，每次總有一千多萬盧布沒有人發現而保存着。

要，亦屢次發行彩票集積大量的基金。皇家學院 (King's College) 及哥倫比亞大學的建立即以彩票的餘額作爲創始的基金的。爲了要修建紐約城市大廈 (New York city hall)，曾發行二次彩票，以募集須要的金額。阿爾白納域 (The city of Albany) 支付法國及印度的戰債就是利用的方法增加大學內高等教育的設備。在巴士頓的汾安爾禮堂 (Fanewl hall in Boston) 被火焚燬後，亦是用了彩票的餘利重新建築起來的。

現在在美國刑法二百十三條則已有明白規定郵局方面亦不準遞寄含有彩票性質的一切郵件。這種法律是否能實行，確是個疑難問題，第一郵

局人員不能一一的將郵件打開檢查，第二假使檢查出來，檢察官的起訴亦不勝其煩，事實上或許

有百分之八十還在幹着彩票的投機事業，監獄裏面或許無法容載。所以這種禁止的法律非但無益，並且還有許多損失呢：

最近作者據一個專門經營外國彩票，祕密出售美人的店主報告，美國每年有三千萬美金承買國政府所發生的彩票。換句話說，美國每年有

各國教師的減薪苦

據國際教員聯合會就各國詳細調查的結果，迫於經濟破局的教員受難劇，差不多是全世界普遍的事實。其大要有者如左記：

德國 德國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就把教員和官吏的俸給，恩給，一律低降了百分之六。一九三一年六月更削減百分之四——乃至八。對這，兩大教員聯合會曾發起反對運動，但沒效果；是

各國教師的減薪苦

三千萬的現金輸送至外國，無異代巴拿馬伊利斯自由邦墨西哥古巴以及南美洲諸國交付了三千萬的稅。有某一專家統計，美國引用彩票方法，每年至少可以增加一萬萬元美金的收入，因要辦理彩票事務，並可以減少五萬的失業工人。

達

年九月，教育經費豫算大削減的結果，無數青年教師遭着失職的苦痛。同十月，普魯士的三個師範學校關門了，其他十個師範專門學校也中止招生。在十二月，其中四校雖使學生入學，但教員退職的年齡却縮短至六十二歲，俸給亦再減少百分之八。甚至合計減少百分之四十的都有。這些算還是好的，在奧登堡竟有數月不發薪者。

各國教師的減薪苦

法國 昨年初，當局爲對年額一萬二千法郎以上的俸給受領者，謀作百分之二乃至八的減給，而引起官吏教師舉行「半日罷業」反對，是周知的事實。赫里歐內閣及彭古內閣於這問題都沒着手，但達拉底內閣時又爲此事件而發生長期騷動，終至內閣倒潰。法蘭西是官員最盛的國家，所以也不能和他國一樣，隨意把他們減薪。

意國 意大利於一九三〇年便把官吏教員的

俸給作百分之十二的減額。

丹麥 一九三二年初，教員失業者爲百分之四四，爾後入師範學校者顯着地減少。

瑞典 師範學生驟減，多數師範學校關門。

埃及 債給減額更甚，如未婚女教師薪給削減百分之二十五。

葡萄牙 多數教師失業。

匈牙利 減薪，且數月不發薪者亦不少。

瑞士 瑞士爲地方分權最的國家，因地方情形不同，勢難一律而論，但根據聯邦補助金六年間削減百分之二十一點，可大抵推測。聯邦政府鑑於時局曾立案將所有俸給生活者的薪金一律削減百分之七，去年五月，徵之國民投票，但政府的希望全不被容納，僅把這相當訂正而實施於一九三四，三五年前度。

荷蘭 荷蘭政府曾作一九三六年所有俸給生

活者減低百分二・五的提案，但教員聯同會把這反對了。更，對於結婚者百分之八，未婚者百分之十五減薪的提案，教員同人曾於首府阿木斯得丹街頭遊行示威反對，結果，昨年一月一律百分之四乃至五的減額事件才被容納，但至六月時，二百三十五所國立學校關鎖了，教員薪俸也臨時

減少了百分之五。

那感 經濟國難是政府和教員方面都同深憂懼的，可是失業教師如是之多，為謀救濟起見，校長協會就有禁止夫妻同任教職，並退職年齡男教師應為六十歲，女教師應為五十五歲的提案。

又，校長協會主張在現在教師全體未就職前停辦師範學校，從失業最久者起順次使其就職。此外，政府和教師方面推誠協議的結果，有俸給百分之二乃至五減額的要求。更，協議的結果，調查生活費指數，作百分之四俸給的減額，若生活費高漲，則不再削減，反之，就按次遞減而在這協議中有所謂表示贊同的便減薪，不同意的便不減薪等，是很滑稽的。

說得太長了，茲更把美國的事情加上吧！這不僅指教師而言，並也就是被擺弄於大不況之下

各國教師的減薪苦

的美國教育界全般的景況。

美國教育局一九三四——三五年美國教育狀況調查傳說，是為經濟難局，學生數量激減，將教師的俸給極度降低，地方自治縣的教育機關也被縮少到最低限度。即，依義務教育法，在應當就學的兒童中，有二百二十八萬人是失學着的。其中十萬人却並非因個人經濟的緣故，而是由經費無從支出，學校關門，不得已停學的。要之，地方自治體和國民都非常困窮，這是大大影響着教育的理由。現在更把那事情分項說明吧！

學校閉鎖 亘二十四州約三千所的公立學校，為經濟困難關門了，私立學校和教會學校閉鎖的，數亦不少。比起前年來，昨年就有十六間高級學校，千五百間商業學校，商業專門學校停辦了。更，農村學校七百十五所聽說也僅縮開學

「肅清」了的法國音

期為三個月。

學期短縮 美國的學校，教授日數較歐洲諸國為短。一年間的授課日數，平均法蘭西為二百日，瑞士二百一十日，法國二百四十六日，英國二百一十日，丹麥二百四十六日，而美國却不過百七十二日。不但如此，經濟的不況還繼續地再使美國的授課日數愈益縮短。

教員待遇 教員的待遇也異常不好。依一九

三三年——三四年度豫想，則教師三人中一人成百年薪額七百五十金元以下。而達二十一萬人的農村教師（約全國教師的半數）在此七百五十金元以下年薪內的復有四萬人為僅支給着四百五十元以下的。在物價著名高昂的美國，這俸給如何困窮是不難推測的。更，教員失業的也不少。大概當是不難推測的。更，教員失業的也不少。大約當有二十萬人。在都市中，甚至比一九三一年度的教員數目，現在被減少了一萬六千人。

「肅清」了的法國音出界

禹

國社黨政府排斥猶太人，最受影響的是德國音樂界。因為構成德國音樂界的大藝術家幾乎全都是猶太人。國社黨政府在普魯依孫底教育部內設一全德音樂統制委員會，保護德國音樂家，和認定德人底優先權，以統一干涉整個樂壇。委員是

任命有名的樂隊指揮弗魯特溫格拉，鋼琴家巴克好司，提琴家克林剛夫等非猶太系大音樂家。

此外，不僅是優秀的大音樂家，凡是猶太系的音樂教師，都革了職。

應當大書特書的，是把世界音樂界革命家，

未來派音樂將世界的作曲家亞諾法傑恩伯，有名的鋼琴家亞爾道斐修拉伯教授等驅逐，把國立歌劇場底指揮克林倍辣斬首。此後就一陣亂擾，把那些猶太系樂人完全免職驅逐了。

傑恩伯受美國的大歡迎到美洲去，任了波斯頓音樂學校庭教授。修拉伯就把倫敦做了長住地。留下的只有非猶太系的音樂家了。

提琴界的大名家克賴司拉氏發出聲明書說：

「國社黨政府底國家委員興格爾氏雖然聲明：『希特拉政府決不妨礙猶太樂以外的外國音樂家來德演奏，』可是這只是『造成藝術上國界』，不理解藝術的狂人愛國心理，我們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要反對的。」同情于被排斥的猶太音樂家的各國大音樂家，都和克賴司拉共鳴，因此，就把繼續在柏林飛而哈姆尼樂隊作獨奏者底演奏

「肅清」了的法國音

柏林音樂界底中心是飛而哈姆尼管絃樂隊底定期演奏會。數年來，飛爾文格拉每年指揮十次，佛諾羅瓦爾達指揮六次成了慣例，每次還到各國去聘請獨奏者。這些拒絕奏的獨奏者，在指揮者是吐司卡地尼，鋼琴家是霍甫曼，霍爾維茲，提琴家克賴司拉，弗伯爾曼，第波，布西葉等各國大家。

就是名不虛傳的弗魯特溫格拉，也因了這種罷工而絞盡腦汁來編節目單，雖然這季的節目是發表了，但到底不能像從前那樣豪華美滿了。

全德音樂界中央統制機關音樂統制委員會底委員長弗魯特溫格拉是世界知名的大指揮，可是最近被任爲宣吏，而作了政治家，把握着無限權力。他發表了兩個音樂政策，一方面繁榮德國音

「肅清」了的法國音

樂以發揚德國精神，一方面救濟失業音樂家。他並計劃回復昔日黃金時代，準備迎回亞本特羅，飛特納，雪特勞斯，巴息霍塞卡等作飛而哈姆尼底指揮。情形是漸漸在進步了。

從事演奏。

並且決定把那些新進指揮，向來爲飛而哈姆尼所不用的樂隊中失業音樂家也組織呢爲樂隊而從事演奏。

另一方面，國社黨政府之干涉音樂界則不僅是對於歌劇場和音樂家，進而到排除和音樂有關係的猶太人了。

因爲將長于經營才的猶太小經理被驅逐，于是國立和市立兩大歌劇場大受影響。在不馴熟的新手，國社黨官僚經營者那種「士族營業方法」中，是越來越陷于衰落之境了。繼任去年死去的德國國立劇場總經理馬克斯席林斯的，是民肯大作曲家兼指揮飛德拉。將來這劇場將如何辦，還不得而知。總之，國社黨治下的德國樂壇，其振興重任是在弗魯特溫格拉身上。以後他如何從事這任務，倒是很有興味的問題。

半月來之世界（自二月二十一日至三月五日）

各國相互關係之動態

英國調解軍縮問題與倫敦軍縮會議

(一) 英德談話結果——英國掌璽大臣艾登于十九日夜由巴黎抵柏林後，即與德總理希特勒外長牛賴特等商討軍縮問題。其結果，據廿一日德當局所發表之公報，則如下：艾登與德國當軸關於軍縮問題之談話，已于廿二日告竣。艾氏曾與總理希特勒長談兩次，又與外長牛賴特晤商數次，雙方均具誠摯友好之精神，而表明兩國政府均願儘速對該問題獲得一般妥協。此次談話，雖不以切實商妥軍縮公約之內容為目的，但共同之探討，已對該問題獲有充分之諒解，故覺在總結軍縮公約之途中，雖荆棘尚多，然已獲有若干進步矣。據可靠消息，特希勒及牛賴特在與艾登談話之際，均一再聲明德國不欲重置軍備，但主張應許德國自衛的武器，果爾，則德國願放棄侵略的武器，而對於飛機亦然。希氏謂渠願接受管理，德國準備依允置短期軍役之民兵三十萬人，并贊同其他各國所準實行之任何計劃云。

(二) 莫意談話結果——艾登于廿三日午後由柏林抵羅馬。渠與意相慕索里尼談話結果，據廿七日意國所發表之公報。則謂：艾登曾在巴黎與柏林談話情形語意相，俾便重行研究英意之備忘錄，彼此對於各端，意見融合，尤其為覓取一般妥協之基礎云。又據廿七日羅馬哈瓦斯電：艾登與慕索里尼業已同意之點，大致如下：(1) 軍備

擴大之國家暫維現狀；（2）國際上公同放棄化學戰爭；（3）由國際法設法使德國能證明其誠意，易詞言之，即德國于有效監察制之下，實行部分重整防禦軍備；（4）對於正式軍隊以外之軍事團體，另訂特別協定云。

（三）英法談話結果——艾登于廿八日由羅馬抵巴黎。三月一日渠與法總理杜邁格及外長巴爾都作極友好之會議後，軍縮之希望復活。據法政府公報稱：法閣員于會談時告艾登，謂將繼續研究英國軍縮備忘錄，日內將以政府之決議通知之云。又據廿八日巴黎路透電：艾登今日挾其軍縮新建議抵此，而法國擴充國防之計劃適于此時公佈，致使軍縮受一重大打擊。法國各界聞艾登已與意相反德總理商妥調解辦法，而許德國增加軍備，不受有效的管理，不作任何担保，故頗為不滿。

（四）倫敦將召集特別軍縮會議——艾登此次為軍縮問題歷訪巴黎羅馬柏林各地之政治首領，提出英國備忘錄與之商酌。于三月一日由巴黎返英後，英政府即規定于本月底在倫敦召集特別軍縮會議。據可靠消息：此次會議將為歷年來軍縮會議之最重要者，美國將提出全世界締結不侵犯條約之驚人建議，此為羅斯福總統之計劃，闡除限制或取消攻勢武器外，且須担保所餘之軍備亦不能用作侵略隣國之用。被邀參與此會者，為美法意德俄日波蘭比利時西班牙九國，小協約國，即羅馬尼亞，捷克，南斯拉夫，亦將被邀出席。據西門與後德森之意見，如艾登之報告書能受衆歡迎，則此會議至少能以英意之備忘錄為根據商得妥洽云。

明年海軍會議

據廿日內瓦國民社電：一九三五年海軍會議，對於軍艦噸位限額大加修改，擬將最高噸位三萬五千噸減至三萬噸或二萬五千噸。美國雖竭力反對減少軍艦噸位，但目下並無建築大軍艦之動議，且最近政府態度又經改變。前基日法意諸國均在日内瓦商議減少軍艦噸位，僅美國極力反對。英國擬改最大噸位為二萬二千噸，日本則擬改為二萬五千噸，各小海軍國則均擬改以一萬噸為最高限度。惟詳細調查之下，則各國於戰後均未曾建造大噸位之船隻云。英國計有大軍艦十五艘，胡特號最大，為四萬二千一百噸，其餘各艦均有二萬九千一百五十噸左右，英國軍艦總

噸位數為四十七萬四千七百五十噸。美國亦有大軍艦十五艘，以本雪文尼亞號為最大，計三萬三千一百噸，最小之埃根空新號亦有二萬六千一百噸，美國海軍軍艦總額為四十五萬五千四百五十噸。從前美國因顧全各處領土起見，極力主張造大噸位之軍艦，但現據專家之研究，二萬五千噸之船隻，亦頗可應用。日本有大軍艦十艘，噸位總數為二十九萬八千四百噸，日本以美國之強大為虛，故極力主張減少軍艦噸位云。

意奧匈三國準備團結

據羅馬三日合衆社電：奧總理杜爾斐斯與匈牙利總理貢波士將於本月十四，十五，十六等日與意相慕索里尼在此間正式會晤，同時並舉行重要談判，以期團結。該項不久在羅馬舉行之談判，因奧匈兩國國內之形勢，及維也納與柏林間之衝突，故一般認為極為重要。現時意奧匈之談判在準備中。但將來談判之內容，現尚無正式宣言。歐洲各政府領袖，對此項談判，極為注意。又據意國半官報載稱：三國巨頭正式會議，可消除小協約國中各報時評內所載之一切責難，因此種責難，實不能對意大利及其他沿多瑙河流域之兩國政策上（指奧匈）發生任何影響云。

英俄商約內容

英國與蘇俄所訂商約，係一臨時協定。其條文頃已宣布，中有兩點甚為新穎：第一點係由渥大瓦協定而來，即保障英國各自治領所取得之關稅優惠待遇，俾不受蘇俄物價過低之影響，蓋經濟受國家之統制者，能使物價暴落，或使原來價低之物，維持不漲也。第二點為英國與蘇俄，當恢復彼此貿易之平衡。商約對第一點規定「締結甲國輸出之貨物，其價值能使優惠待遇受影響，且使締約乙國之本地產品，感受不便時，則乙國即可以此事知照甲國」。又規定遇此等情形時，雙方即進行談判，如談判不成，則受影響之國，可宣告由第一次通知之日起，三個月以後，對於相關之貨物，得停止適用最惠國待遇。商約對第二點，除規定雙方輸出貨物之最低價外，并限定兩國貿易額之比率，以求彼此商務之平衡，依照此項比率，第一年蘇俄輸出額與英輸出額相比，係一對七，以後逐漸減少至一對

一時為止。此外英國並繼續以外交人員特權，畀於蘇俄商務代表團。商約有效期間，未經規定，惟雙方於三個月以前，預先通知，即可宣告廢止。

英日棉業會議瀕危

英日棉業會議自開會以來，前後雖曾會商數次，但因討論範圍應否包括世界市場，抑或僅以英國與其殖民地市場為限之間題時，雙方均不讓步，致未獲得絲毫結果。據目下情形觀察，會議已至決裂之地步。會議之決裂，非但兩國紡紗業受重大影響，即英日通商關係全體亦受其反響，故日代表團撤退時期及善後問題，現由日當局慎重考慮中。據三月四日大阪電通電：日英會商對策之關係聯合委員會對於日本棉業代表之撤回時期，意見業已一致，即：
(1)為避免會商之決裂，俟觀三月七日第四次會商之經過後，令代表部向英國提議休會，即決行撤回；(2)至屆時止，強硬主張既定方針，絕不讓步。又昨日委員會散會後，河部委員長以談話之形式發表聲明如下：(1)英國於會議之初，即提議不能實行之第三國市場協定，使會商瀕於危殆，殊為遺恨；(2)若以世界市場為協議範圍，應開萬國棉業會議，協定棉製品之生產輸出，僅對日本限制輸出，殊為不法；(3)日本與荷蘭土耳其埃及阿非利加等，亦正在交涉，故第三國之協定，萬不可能，(4)聞英國方面如日本不允第三國市場協定，將由政府對日本棉布人絹徹底防遏，以威脅日本，萬一會商決裂，將更進步與歐洲各國立於共同戰線，防遏日貨，果如此，則於國際通商上，日英關係上，殊為遺恨云。又據日紡績聯合會要人意見，打開局面之方法如下：(1)人民會商以第四次會商為最後會議，暫時停止交涉，由英日兩國政府外交交涉，以期轉換局面；(2)日代表團一時撤時英京，俟經達一定期後，再謀妥協方法。

英法將開商務談判

英法兩國自商戰開始以來，均感不利，故至最近雙方均願開始新商約談判。按法最近限制英貨入口之數額，乃

即爲是項談判。據廿八日路透電：該談判將于下星期中在倫敦開始，法政府決計不實行減低英煤限額十一之前議，以示讓步，而免兩國間商業關係之惡化，此舉已造成樂觀空氣。

白俄關係惡化

(一) 俄兵射擊日機——據廿八日東京路透電：據日本官方之軍事報告稱：二月廿三日俄兵以機關槍向黑龍江松花江合流處附近偵察之日機一架射擊，聞駕駛員僅受輕傷，機身有一子彈穿入。聞二月十二日亦有同樣事件發生，但飛機無恙。又據二日東京電通電：日政府對於上述事件，已電訓太田駐俄大使，向俄當局嚴重抗議，要求徹究善處云。

(二) 俄機俄兵越境——據廿八日東京電通電：據日本朝鮮總督府報告：廿三日上午三時半，咸鏡北道慶源新河山慶興玄基羅津上空，有飛機飛來，上午五時半，入琿春縣向蘇俄方面飛去。廿五日午后三時，有飛機一架，出現慶興之對岸「滿洲國」領六道溝之上空，經七道溝八道溝，由九道溝向蘇俄方面飛去云。又據琿春領事館致外務省電：二十四日上午十一時，克伯烏之騎兵隊八名，突越國境，侵入「滿洲國」之天道泡子，調查該方面之地形而去。

(三) 漁區糾紛——廿日在海參崴舉行之北洋漁區投標，因日本投標。均照每一盧布合日金卅二錢五厘計算，故蘇俄遠東漁業長官，遂認爲與現實不符，而宣告日本投標完全無效，單獨由蘇俄人民投標。換言之，即現在投標之八十四漁區，均已入于俄人之手。至俄方漁業長官所持理由，第一則爲日俄漁業方面：關於盧布與日金之兌換率，則由蘇俄駐日大使脫洛雅羅夫斯基與日外長幣原喜重郎所協定者。當時，日本猶保持金本位制，同時蘇俄亦有發展對外貿易之深意存焉。但自一九卅一年日本放棄金本位後，日金對外匯兌價值，逐漸低落，而今竟無金平價之二分之一，則是蘇俄當有收入減少之勢，即地方財政，亦必感受莫大之影響。復次蘇俄第一五年計劃，既有相當成

對外關係，更次第轉好，于日本帝國主義者之猛進，尤不能不有適當之對策，其宣布日人投標無效，職此之由。又日本方面之理由：（1）盧布兌換率，則爲一九卅一年脫洛雅羅夫斯基大使與幣原外長所協定，確定爲每一盧布合日金卅二錢五厘，蘇俄不與日本協商，不待日本允許，即宣言破棄該兌換率，實違背協定；（2）遠東漁區之租賃投票權，日俄兩國人民共同有之，並無何等差別，現在蘇俄單獨宣言日人投票無效，實違反日俄漁業條約，是種差別待遇，日本決不承認。總之此項問題，恐非短時間所能解決。

日法對滿投資

據廿七日東京電：法國經濟發展協會代表德利維愛氏曾與滿鐵當局交涉多次，關於日法對滿投資設立公司等等問題，現于二十六日午后在東京滿鐵分社與大淵分社長會商之下，意見趨于一致，近擬得到滿鐵與拓務外務兩省之諒解後，即將臨時調印。德氏擬于臨時調印手續辦妥後，暫行歸國，以便取得法國財團之諒解。聞該公司之內容，其資本金共十萬元，日法各半。設本社于大連，社長由滿鐵方面舉出，副社長由法國方面選派。其投資範圍，大致爲都市計劃及水管土木等等事業云。

德波提擣

（一）德波不侵公約調印——德國與波蘭所締結之不侵犯公約，廿四日由波外長與駐波德大使正式調印，故此約從是日起實施有效，以十年爲期，期內兩國不得施用武力，以調節其相互關係。

（二）德波商妥關稅休戰協定——據一日柏林國民電：德波之關稅戰爭，業已停止，蓋兩國已商妥協定，放棄相互之入口取緝也。新協定將于下星期內簽字。德波邦交，將因以愈見增進。新協定許前被禁之波蘭某種產品輸德，德國輸波各品，亦將增加，併未規定具體數量。

德匈德丹商約成立

據十九日匈牙利京城國民電：德匈兩國間之商約，經五星期之談判，今日已正式簽字，惟該約內容，尚未公布。又據二日丹麥京城路透電：德丹新商約，已于今日正式簽字成立。

德意因奧事嫌隙日深

據廿四日倫敦路透電：意德因對於奧國問題意見相左，致兩國間之關係日趨緊張，歐洲各相鄰皆為惴惴不安。兩國爭詐之主要點，雖為奧國之獨立，但多瑙河涿域之經濟解決問題，亦使兩國嫌隙日深。意國近提出關於此事之建議，而以奧國獨立為重要條件，并為奧匈兩國開一經特萊斯特大約或再經阜姆而通海之路。

德奧局勢緊張

(一) 德奧衝突真相——據廿五日維也納哈瓦斯電：據茵斯勃魯克城消息，國社黨黨員二人，由德國巴維耶地方，行入奧境蒂羅爾省格森地方，當地警察欲加逮捕，二人即開槍射擊，警察還擊，二人受縛，卒束手受縛，向警察局長供稱：渠等隸屬國社黨與籍客軍，此次來奧，係為謀害奧國政界某要人云云。又傳：德奧交界之處，國社黨與奧國邊防軍發生衝突，邊境勃羅諾地方亦發生擾亂。惟柏林官方，則表示否認。

(二) 希特勒黨徒在奧擲彈——據廿八日維也納路透電：哈贊赫之哀的美敦書限期既滿，台羅爾省展茵新勃魯克薄暮後，即發生國社黨激烈示威運動，按茵新勃魯克之勞特基特山，高六千呎，山頸有人燃燒極大之火把，同時以煙幕彈到處拋擲，井擲一真炸彈，致茵城著名畫玻璃之店一所大受損失，警察拘獲多人！并下令凡擲煙幕彈一枚，即拘國社黨員二人以示報復。又據維也納二日哈瓦新電：德國國社黨宣傳員哈贊赫前對奧國政府發表哀的美敦書形式之警告，請在一星期以內暫行停止對奧之攻擊，至廿八日以後，如不能得到滿意之答覆，則將重施攻擊云云，

罕月來之世界

凡

乃自期滿之後，除蒂羅爾省境內奧國國社黨小有騷擾外，德國國社黨方面並無若何舉動。此間負責方面謂目下所呈暫呈休戰狀況者，并非由于德奧國交上有何新事實發生，其真正原因，或由于德國正在尋覓他種宣傳方法，國社黨主義能滲入奧國，而不致讓成外交上之困難。此種新方法，尚須相當時日，始能籌議就，其對奧所以暫無舉動者，或由于此。

羅斯福主張重菲島獨立案

羅新福于二日以特別咨文送交國會，主張重行提出菲島獨立案，而附以在前菲島獨立後，美國即放棄該島陸軍根據地之修正文。查此案在一年前由國會通過，但因菲政府不接受，則今年當然失效。原案規定菲島在十二年至十四年內獨立，美國在菲島獨立後，仍可保持其菲島之海陸軍根據地，今羅氏願放棄陸軍根據地。至于海軍根據地，則羅氏主張將來根據雙方悉可滿意之辦法而解決之。羅氏聲稱，渠不信原案中其他條文現須修改，渠確信凡不完善及不平等之處，儘可于適當陳訴後糾正之，而無所損于雙方云。羅氏又曰：余欲聲明者，吾人固欲于最早適當時期完成菲島之獨立，但完成其獨立而不有充分時間，以謀政治與經濟上之必要調整，則直予菲人以不公道，其異于拒絕獨立也幾希，此時若更改原案之經濟條文，徒使吾人爲人輕視耳，吾國不垂誕他人土地，亦不欲違反以戰爭獲其主權的人民之志願而驕縱之云。此案已提交衆院，將審查。

各國內部情勢之趨向

美國

(一) 美國提高銀價案——據二十日華盛頓國民電：今日參院銀行貨幣委員會討論白銀案時，曾有質疑，第十一

出物價值將受影響，但不久以後，中國反受其利，因為此舉可阻制英日之資本家統制中國商務弊病。並謂此舉足以提高全世界物價，且使各國均採用銀貨幣云。紐約統計專家德郎特贊成白銀爲十二與一之比，謂此乃金銀二物天然之比例。渠又謂美國須鑄造與墨西哥洋同樣之銀幣，在中國亦可適用，並可增進美國對外貿易，不獨對遠東及中國而已，銀價提高以後，美國對中國貿易必能增進，中國之經濟狀況可以日臻繁榮之途，且能大批採購外貨矣。

(二) 美國會研究白銀問題——據廿三日國民電：美國白銀問題，業在參統幣制度委員會舉行詢問。據德郎特聲稱，美國現需黃金及白銀一百萬萬元，則物價可以穩定，美財部現有黃金五十萬萬元及白銀八萬六千萬元，尙須增加白銀準備四萬萬元。參議員滿杜克對人云，日來白銀問題已漸呈樂觀；惟據經濟專家強奈之意見，則謂白銀問題，頗為重要，實足以輔助恢復金本位，並能救濟全世界國家入于『統制貨幣之慘劇』云。

(三) 美國商業政策——據廿五日個務鄉赫爾之言，羅新福商業顧問彼此意見不能一致。赫氏稱，白宮已召集會議，擬調和其意見，而成立切實遠大之商業政策，此會議係圓桌會議之情形，當可得議定較寬大的商業政策之結果。其主要目的，在設法增多美國之輸出。會議時并將考慮請求國會授以權力，俾談判互惠稅則協定，而尤注意于戰債問題云。

(四) 美設新銀行發展貿易——美國爲對華及對外貿易關係，將專設銀行兩家，以謀發展，除此以外，美對南美及歐洲亦有分設銀行之可能，惟對於古巴貿易，則因政治關係，將特設銀行一所以管理之，而不與管理其他各國貿易之銀行混合，爲古巴貿易所設之銀行，將以一千一百萬元爲資本，其業務係代替善後銀公司放款。據負責方面言，此行設立之後，將以數百萬元貸與古巴政府云。

(五) 美推動藍鷹運動擬有廣大計畫——經濟復興局主任約翰森將軍對多數實業家宣言，規定有廣大計畫。其計畫要點大致如下：(1)訂立更爲統一更爲公平之規則，以求穩定物價，並以較爲有效之取締方法，使物價不致跌至成本以下；(2)使互相競爭之實業，統一工資率及工作時間，並按照工資之高低，將全國分爲若干區域，務使工作時間重行減少，工資得以增加；(3)保護小企業，使不受專營事業之壓迫；(4)樹立新方式，使各界對

于各種業規能加接受；（5）規定業規事務局，經費撥給條件，使不致受壓迫及其他勢力之影響；（6）將各種業規中互相衝突之規定，加以刪除，使其止于至善；（7）業規事務局如理事會中設置勞工及消費者代表，并由政府代表參加；（8）解決勞資衝突所用各種方式，而普加使用。

法國

（一）法國預算案通過上下院——一九三四年預算案業由參衆兩院舉行第一讀會加以通過，惟兩院表決之條文，不盡相符，因是兩院對預算案于廿八日晚作最後研究，所討論者，純屬技術上問題，並無政治熱情參雜其中。預算案在兩院間往返五次之多，至一日晨衆院以四五八票對一二二票，參院以二八四票對十五票，予以確定通過。國會准許政支動之款項共達四八·三一八·五七〇·〇〇〇法郎，預算收支相抵，尚餘九百萬法郎，但政府荷認為必要時，尚可用代法律命令節省支出。

（二）法海長計畫重建海軍——據三日哈瓦斯電：法海長皮脫利，提出關於建造深質燃料儲藏所之法律草案，要求海軍航空預算，以後歸海軍部管理。皮氏又製定一九三四年之海軍建築計劃，並按照財政情形，採取關於沿海防務之計畫。皮氏謂一九三三年海軍建築計畫，曾經停頓，現已提出法律草案，定于一九三四年重行開始建築，一九三四年計畫內有鄧開克式鐵甲艦一艘，此係遵照兩院海軍委員會所表示之希望而定者，新建築仍在海軍條約所定限度之內，其用途亦只在代替陳舊之軍艦云。

（三）法陸長主張速增兵力——據一日路透電：法陸長貝當上將昨夜對衆院所組織之特別委員會演講，主張儘速增厚國內兵力，謂積極徵兵，縮短軍役時期，及招募更多技術人員，即足達到增厚國內兵力之目的云。

鹽業銀行

資本一千萬元實收七百五十萬元公積金及盈餘滾存五百零八萬圓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兼收各種儲蓄存款

銀行

總分行 天津 北平 上海 漢口 香港 杭州 廣州 大連及各省會商埠均有通匯機關

金城銀行

資本金一千萬圓收足七百萬圓公積金二百八十八萬圓

總分行 南京 天津 北平 上海 鄭州 漢口 青島 哈爾濱 蘇州 大連

中南銀行

資本總額二千萬圓實收資本七百五十萬元公積金一百十六萬餘元
總行 上海漢口路四號 分行天津英租界
中街 漢口啟生路 廈門港子口 北平
南京 鼓浪嶼 辦事處中外各大商埠均有特約代理機關 義政府特許發行鈔票在案

大陸銀行

總行天津 分行北平 天津 上海 漢口等處
營業一項商業銀行業務兼辦儲蓄 貨棧
股本五百萬元公積金二百萬圓營業經理
保管庫信託等附業 其他國內外各埠均有代理店及特約機關

四行聯合營業會儲

庫

定期儲金 每月一圓起碼 二十五個月期滿 年息七厘 二十個月內營業紅利照分
長期儲金 二十五圓起碼 十年五年兩種 年息七厘 紅利照分
活期儲金 甲種週息四厘 乙種三厘 可分紅利 甲種以五百圓為限
乙種以五千圓為限

代理所

各地鹽業銀行 中南銀行大陸銀行(專代收定期長期分期三種儲蓄金)

中南銀行鈔票 由四銀行在津滬漢合設專庫發行十足準備

公開辦理 流通及準備數目每星期公告一次 敬請會計師查帳查庫以昭信實

經政府批准 以四行四千五百萬圓以上之資本 保本保息 期短利厚 又分紅利營業獨立 會計公開 會員儲金種類如下定期儲金 二十五圓起碼 二年滿期年息七厘 兩年内營業紅利照分

文化通訊半月刊社徵求各地通訊稿啓事

我們常聽外人說，「謎樣的中國」，也常聽中國人說，「中國真是一個謎」。

中國真是一個謎嗎？可不是！我們處處覺得矛盾，動亂，混雜，模糊的一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那兒不這樣表現？誰了解，為什麼？怎樣了？可曾湧現一點曙光？誰也不知道！

朋友，你煩惱吧？憂鬱吧？我們也如此，但那是多餘的，我們須要冷靜：冷靜來觀察，冷靜來解剖，追蹤，這謎中的謎。

我們辦這刊物主要的是通訊——各地的通訊，我們希望各地的朋友共同來解答中國之謎，來努力了解中國社會不怎樣的社會，能對各地特殊的社會狀況如：

(一) 各地人民性情與風俗習慣，(二) 各地年來民生與社會現象，(三) 各地自治成績及有朝氣之團體活動，(四) 各地青年之生活思想及其環境內之薰陶勢力，(五) 各地社會黑幕及流行惡習，(六) 各地農民之生活變遷與受時代及外界之影響，(七) 各地學校風氣當局措施及學生之心理與行動。(八) 勞動界生活寫實。(九) 異區人民遭難及劫後心理寫實。(十) 遷省狀況及外患。(十一) 華僑情形，(十二) 留學生情形。如以冷靜的觀察解剖，用活潑簡練的文字，具體地扼要地由小見大地由淺示深地描述出來。投稿本社一經揭載，當即致送每千字二元至四元酬金。(普通每篇以二千字左右為度，至長四千字) 通訊處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國際書局轉。

預告：本報下期出意大利專號